

现代婚姻

申丽霞 著
XIANDAI HUNYIN

北岳文艺出版社
HEBEI YUEWENYI CHUBANSHE





作者简介

申丽霞，女，山西省长子县人。山西农业大学理学硕士，中国农业大学农学博士，太原理工大学任教。业余时间从事文学创作，作品散见于各级报刊，《现代婚姻》系作者长篇小说处女作。

申丽霞 / 著

现代婚姻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现代婚姻 / 申丽霞著. —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9.7

ISBN 978-7-5378-3237-3

I. 现… II. 申…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03972 号

书 名	现代婚姻
-----	------

著 者	申丽霞
-----	-----

责任编辑	席香妮
------	-----

封面设计	张 丽
------	-----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	----------------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	-----------------

邮 编	030012
-----	--------

电 话	0351-5628696 5628697 (发行中心) 0351-5628688 (总编办公室)
-----	---

传 真	0351-5628680
-----	--------------

网 址	http://www.bywy.com
-----	---

E - mail	bywycbs@163.com
----------	-----------------

印刷装订	太原市力成印刷有限公司
------	-------------

开 本	880 × 1230 1/32
-----	-----------------

字 数	182 千字
-----	--------

印 张	7.5
-----	-----

印 数	1—1000 册
-----	----------

版 次	2009 年 7 月 第 1 版
-----	------------------

印 次	2009 年 7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
-----	---------------------

书 号	ISBN 978-7-5378-3237-3
-----	------------------------

定 价	25.00 元
-----	---------

目 录

1.....	1
2.....	17
3.....	31
4.....	49
5.....	62
6.....	76
7.....	89
8.....	100
9.....	111
10.....	119
11.....	128
12.....	139
13.....	152
14.....	163
15.....	172
16.....	183
17.....	191
18.....	199
19.....	208
20.....	219
21.....	228
22.....	236



蒋小雯的睡眠一直就不怎么好。这种不好通常表现为蒋小雯在凌晨两三点钟的时候会突然地醒来，然后便再也不能入睡。从凌晨两三点钟到正常的起床时间，蒋小雯会躺在床上，辗转反侧，难熬万分。

睡不着，那就别睡了，也算一回事。问题是到了该起床的时间，她又特别地想睡。譬如六点钟或者七点钟，蒋小雯必须得起床了，但她又确实非常的疲倦，像一整夜都不曾入睡的严重失眠者，脸色苍白，眼泡浮肿，大脑里更是一片空白。她必须挣扎着起床。她没有继续睡去的条件和理由。她要正常地工作和生活。

毫无疑问，蒋小雯的大半个白天都是在打呵欠、流眼泪中度过的。当然是那种纯粹生理原因导致的眼泪，与心理原因没有任何的关系。

睡眠不佳，兼恶性循环，蒋小雯的身、心都有种不堪重负的感觉。此种状况源于何时，起于何因，蒋小雯自己也说不清楚。

这天凌晨，蒋小雯又早早地醒了，像以往任何一个凌晨一样。



要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蒋小雯现在的地理位置是她一年只来报到一次的某个小山村。这个小山村位于山北省的最北端，距离省城的直线距离在三百公里以上。这个小山村与蒋小雯前二十九年的人生履历没有任何的关联，却在蒋小雯二十九岁那年的某一天，突然地变成了与她的生活密切相关的一部分。

说密切相关，是因为蒋小雯是这户人家的儿媳妇。此时此刻，将蒋小雯与这户人家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那个关键人物李国栋，正呼吸均匀地沉浸在自己的梦乡里。

蒋小雯的睡眠状况，李国栋是很清楚的。不过，他的理论是睡不着的那个人应该尽量地保持安静，不要去打扰另一个能够睡得着的人。否则，一个睡不着变成了两个睡不着，这日子还怎么过下去？

蒋小雯安静地躺着，虽然头皮发麻，脑袋发胀，但她依然安静地躺着。

她只能安静地躺着。当一个人困顿劳累需要睡眠又能倒头即睡的时候，这个“躺着”的动作实在是一种至高的享受。可是当一个人渴望睡眠却不能进入睡眠的时候，这个“躺着”的动作就成了一种酷刑。蒋小雯浑身的骨节都处于酸软困乏疏松状态，像浸入水中而逐渐沉没的一块海绵，那种难以名状的痛苦是没有失眠经验的人所体会不到的。

譬如说李国栋，他永远都不会明白蒋小雯睡不着的痛苦。

周遭一片沉寂，隔壁传来微微的鼾声。说是隔壁，其实并没有真正的“隔壁”，因为那道用来“隔”的“壁”中间有一个门洞，却没有门扇。鼾声来自李国栋的父母。

这就是说蒋小雯睡的这间屋子，跟李国栋父母睡的那间屋子其实是相通的，并且是没有门扇的那种相通，这让蒋小雯多少有些不

习惯。一个好的卧房，首先必须是一个独立封闭的空间，这样才能彻底放松地开始睡眠。可是在这样一个小山村里，所有关于卧房的概念是没有任何实践意义的。

空气中弥漫着煤烟的气息。山里人家烧饭或取暖用的煤炉通常是没有烟囱的，好在门扇窗户都走风漏气，煤气中毒的事倒也鲜有发生。

蒋小雯忍不住打了一个喷嚏，一是因为煤烟的刺激，二是因为这屋子里确实有点冷。蒋小雯上床的时候，只脱掉了外面的羽绒服和长裤，穿毛衣毛裤和衣而卧。之所以和衣而卧，一是怕冷，二是在这样一个似乎永远都无法适应的半封闭环境里，她实在不知道该如何进一步完成脱衣的动作。

蒋小雯的喷嚏在沉寂的凌晨，多少是有一些响亮的。李国栋随着蒋小雯的喷嚏声，就势翻了个身，把一张国字脸朦胧地展现在蒋小雯的视线里。这样的一张脸，蒋小雯对之曾经是漫不经心的；这样的一张脸，于蒋小雯青春时节的所有梦幻曾经是不搭界的。

但，就是这样的一张脸，现在却会随时随地地出现在蒋小雯的视线里。

譬如说现在。

“世事真是难料！”

蒋小雯的心底随即浮起一种感叹。这种感叹在蒋小雯将近十年的婚姻里，不知浮起过多少次。是啊，青春时节的蒋小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她会成为李国栋的妻子，与他结婚，为他生孩子，随他一年一度地回老家过年，同他一同睡在对蒋小雯来说永远都有些生分的、习惯不了的半封闭空间里。

为这一年一度的例行公事式的回家过年，蒋小雯是做了一番准备的，譬如带自己的床单、被罩和枕巾，力图让自己的躯体包裹在



一个相对舒适洁净的小环境内，为的是让自己尽快地入眠，尽可能地在睡梦中缩短对蒋小雯来说煞是难熬的漫漫长夜。

尽管做了一番小小的准备，昨晚的睡眠并不顺利。

这种不顺利是从蒋小雯将自己的那一包卧房行头展现在炕头的时候开始的，李国栋的眉头微微地蹙了两下，脸上明显露出不悦的神色。他虽然没有开口说话，但蒋小雯却感觉到了沉默背后的那种反感。这种反感很快便演变为蒋小雯脸上的更为不悦的神色。

两个人背对着背躺下后，谁也没有开口说话。

李国栋很快进入睡眠。

李国栋的睡眠一向出奇的好，通常是头一挨枕头立马就进梦乡。如果有什么不好的话，那也是受了蒋小雯的“骚扰”。“骚扰”一词的说法来自李国栋。李国栋将蒋小雯自己睡不着就干扰“别人”睡眠的一切可恶行为统称为“骚扰”。当然，这里的“别人”不是“别人”，而是他李国栋本人。

蒋小雯的入睡却很是费了一番周折。

周遭是死一般的沉寂，没有任何声音的参照。没有人声，没有车流，夜与深夜，前半夜与后半夜，在分贝上没有任何的区别。蒋小雯盯着黑漆漆的窗外，那里没有一丝光亮。有刺骨的寒风从木窗的缝隙钻进来，带着一股浓重的土腥味。这种土腥味对蒋小雯来说既熟悉又陌生。

蒋小雯第一次闻到这种浓重的土腥味是在十年前。也是这样的深夜，这样寂静的深夜。也是这爿土炕，这爿很有些年头的土炕。蒋小雯和衣而卧。真正的和衣而卧，因为她连外套都没有脱。

没有脱外套，是因为蒋小雯注意到那些将要与她的躯体密切接触的床上用品泛着明显的污渍，看起来很久没有洗过或者说洗过但

绝对没有洗干净的样子。她的心底有些嫌恶，但又不好意思开口向李国栋说明。不好意思开口说明，是因为她与李国栋的关系还停留在“不好意思期”。

那是蒋小雯第一次随李国栋来见他的父母。从未见过大山的蒋小雯，凭着自己脑子里关于山水画中大山和村庄的描摹，对生养李国栋的小山村做了种种具有文学色彩的想象。譬如弯弯的山路，袅袅的炊烟，春天百花齐放，秋天野果满山，林中小鸟鸣唱，溪边野鸭戏水之类。蒋小雯完全没有料到，她的夜晚要面对的是一爿土炕以及土炕上几件泛着污渍的寝具。

蒋小雯在土炕前磨蹭了很久。虽然屋内灯光昏暗，但那些污渍在蒋小雯眼里却异常醒目。她草草地和衣而卧，被子只象征性地拉过一只角，松松垮垮地搭在身上，并随时注意不让那被头触碰自己的脸颊。

李国栋是个粗人，对蒋小雯心底的嫌恶没有丝毫的察觉，或者说那些问题对他来说根本就不成其为问题。他把一爿土炕指点给蒋小雯后，即很自觉地到另一爿土炕上呼呼大睡了。一路颠簸而来，他也确实累了。

蒋小雯睡不着。事实上她比李国栋要累得多，毕竟她是第一次走那样的山路。先是大客车，后是小客车，最后是三轮车，车子越换越小，山路越走越陡，时而盘桓向上，时而俯冲直下。经过几个小时往复不断的上下颠簸，蒋小雯的骨架都被颠散了似的，整个身体都处于一种失重状态，以至于她躺在炕头的时候仍然感觉自己处于往复不断的上下运动中。

老实说，蒋小雯第一次随李国栋到他家里来，是遭到蒋小雯父母的竭力反对的。蒋小雯的母亲在饭桌上听到女儿底气不足的要求时，先是怔了片刻，接着扶起一副近视眼镜，盯着女儿上下打量了



半天，像打量一件刚出土的文物，没有说行，也没有说不行，但她的神色明显地凝重起来，桌前的那碗饭再也没有动过一筷子。

蒋小雯有些后悔，不该在吃饭的时候提出这样的要求，影响母亲的情绪和胃口。那边的李国栋也像做错了事似的，方才还动得起劲的筷子明显地降下速度来。饭桌上的气氛便有一些僵，蒋小雯的父亲打圆场，招呼大家快吃快吃，但同时也意味深长地瞥了蒋小雯一眼，那一眼透露出的是对蒋小雯草率行为的一种不满和指责。

其实蒋小雯并没有完全打定主意到李国栋家里去，只是经不住李国栋的软磨硬泡、死缠烂打，勉强地应承下来。心想也就只是去看看，什么也不代表。既然什么也不代表，那就去看看呗，有什么大不了的？去你家看了，就一定要嫁给你，做你家的儿媳妇吗？心里这样想着，也就含含糊糊地向李国栋点了点头。

李国栋倒像拣了个大元宝似的，登时脸上笑开了花。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他反反复复在蒋小雯耳边叨咕的一件事，就是希望蒋小雯到他家里去看看。去看什么，他没有说。其实，他家里还真没有什么值得蒋小雯去看看的。他自个儿心里明白，不是让蒋小雯去“看看”，而是让蒋小雯到他的家里去“被看看”。

李国栋在家排行老四，是家里唯一的儿子，上边一溜儿三个姐姐，都没怎么读书，都早早出嫁。用李国栋他爹的话说就是，把赔钱的替别人家养的都早早打发走，围绕一个中心重点培养李家血脉。李国栋爹妈把所有的精力财力都耗在了李国栋身上，对李国栋这唯一的李家血脉自然寄予了很高的厚望。

李国栋倒也争气。在村里读完小学，就考上了乡里的初中；在乡里读完初中，就考上了县里的高中；在县里读完高中，就考上了省里的大学；在省里读完大学，就分配到了省里的政府部门任职。一路绿灯，直线上升，几年一个台阶，几年一个喜讯，直让李国栋

他爹一张嘴高兴得合拢不起来。看看吧，我儿可是咱这穷山村飞出去的，一飞几百里，直飞到省里去，谁说咱这穷窝窝不出人才？我儿就是一个榜样！

有了李国栋这个榜样，邻里乡亲教导自己的儿子，都频繁使用一律的口头禅，你看人家李国栋如何如何！你看人家李国栋怎样怎样！李国栋他爹脸上大放光彩，有事没事，总喜欢房前屋后地转悠，到处是打招呼的声音和艳羡的目光，那滋味别提有多带劲了！

自从儿子大学毕业，在省府大楼里吃上了皇粮，李国栋他爹热切盼望的下一个喜讯就是儿子体体面面地带一个媳妇回来。儿子是在省里头上班的，当爹的鞭长莫及，找媳妇的事帮不上忙。眼见着儿子一年又一年，没有任何动静，便免不了有些着急，私下里跟李国栋他娘念叨，这小子能不能在城里讨上媳妇？那城里的丫头能不能看上咱山里出去的小子？

有一年，李国栋他爹叼着烟袋锅子在村子里转悠，忽听大伙啧啧赞叹东头老周家在新疆当兵的老二提了干还娶了部队首长的女儿，忒有能耐！忒给他爹长脸！忒给咱山里人争气！李国栋他爹听着，耳根子就难受起来，这么说他在村子里至高无上的地位就要受到东头老周头的威胁了，这还了得？铁青着脸回到家中，一屁股坐在灶头，一面将烟锅里的烟渣狠狠地磕在炉火里，一面向坐在对面的“不争气的混小子”下了最后的死命令：明年过年，不带媳妇，不许回家。

李国栋诺诺连声，不知道他爹突然从哪儿灌来一肚子气。老实说，他先前是没把找媳妇的事当回事的。找媳妇的事，是水到渠成的事，刻意地去找，限定时间地去找，为了找而找，找谁呀？哪儿有合适的丫头在等你？

当然，李国栋之所以没把这事当回事，是因为一直以来无法将蒋小雯从自己的脑子里抹去。一直以来，他是把蒋小雯认定为自己



的未来的媳妇的。虽然老天不开眼，铁树不开花，现实差强人意，他在大学里多年追求蒋小雯的种种努力都泡了汤、冒了烟、飞了灰，但他的心思却迟迟无法从蒋小雯身上转移开去。即使找不上蒋小雯，也得找个像蒋小雯那样的。总之，自己还就是被蒋小雯那样的给迷惑住了。

当然，他多年追求蒋小雯不果的事从来都没有跟他爹妈透露过，这可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事。

李国栋被蒋小雯那样的给迷惑住，始于他上大学的第一天起。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万物清新的日子，李国栋第一次坐在山北大学经济系偌大的阶梯教室里，心潮澎湃，思绪万千，久久不能平静。多年读书的终极目标原来就是为了坐在这里，坐在这里就意味着他彻底地从泥土地里拔出了腿，再也不用像祖辈父辈那样面朝黄土背朝天终生都在泥土地里刨食了。这是一种多么重大的改变！这是一种多么重要的改变！这种改变是一种根本的改变！是一种扭转命运的改变！具有质的飞跃！

李国栋的大脑被这种“根本的改变”和“质的飞跃”强烈地冲击着，以至于顶着个秃脑门的经济系主任在迎新大会上都讲了些什么，他一概没有听进去。

就在李国栋的思想频频开小差的时候，一股淡淡的、清爽的、说不出来是什么味儿的气息缓缓地送到了他的鼻子里。他使劲地抽了抽鼻子，有种陶醉的感觉。循着那气息望过去，他看到了一头乌黑发亮的瀑布般的长发。那长发的下面是一张戴眼镜的、看上去挺文静的、颇具书卷气的女孩子的脸。那女孩坐在李国栋前排靠右的一个位置上，李国栋只看到女孩的左半侧脸便做出了如上的判断。

接下来的几个时辰里，李国栋一直盼望着那女孩能够突然地回过头来，似乎只是想对自己的判断进行一下验证。他眼巴巴地等

着，却终于没有等到，而耳边已经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迎新大会结束了。没等李国栋反应过来，那头长发在他眼前飘了几下便不见了。

那个晚上，李国栋平生第一次失眠了，那一头乌黑发亮的瀑布般的长发在他的眼前飘来飘去，飘得他心慌意乱。

那个长发的女孩便是蒋小雯。

蒋小雯却没把李国栋当回事。

当她突然意识到李国栋那双眼睛在时时盯着自己的时候，心里煞是平静。在蒋小雯逐渐长大的这些年里，她体验了太多此类目光的注视。多一个李国栋不多，少一个李国栋不少。毕竟李国栋距离她心目中的“他”还有着一定的差距。事实上，那个“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他”，蒋小雯的心里并没有什么明确的概念，只是隐隐觉得不是李国栋那样的。

像所有情窦初开的女孩子一样，高大、英俊、稳重、潇洒、飘逸甚至幽默、诙谐之类是蒋小雯想到“他”的时候，脑子里总要跳出来的几个词汇，而李国栋的身影是无法与这几个词汇联系到一起的。

也像所有情窦初开的女孩子一样，蒋小雯在心底编织着一个虚幻的七彩的爱情美梦，描摹着一个极度完美却又极度朦胧的白马王子的形象，在意念里静静地期待着一份极度浪漫、极度曼妙却又极度遥远、极度缥缈的爱情故事的发生，是迟迟不愿同现实中具体的人和具体的事联系在一起的。

蒋小雯是家中独女，在山北省省城之外的第二大城市长大，父母都是重点中学的老师，一个教语文，一个教数学。蒋小雯从小即受到严格的家教，人前人后都一副标准乖乖女的模样。她的学习成绩一向很棒，小学，中学，大学，一路走来，遥遥领先，一帆风



顺。大学毕业，一个班的同学都在为分配的事闹心发愁，蒋小雯却像外星人一般没自己的事，她早早即被系里推荐为硕博连读研究生，一下子就把未来五年或者更多年的人生轨迹给规划好了，她只需按部就班循着那道轨迹前进即是。

李国栋是在毕业前的最后一刻才得到那个省府机关的分配名额的，先前他一直做着打道回府的准备，他没有资本挑肥拣瘦。当众多有资本挑肥拣瘦的同学以及同学的父母在为分配上下运作、左右疏通的时候，李国栋的心态却放得相当的平稳，完全一副听天由命的乐天派架势。不听天由命又能如何？李家祖祖辈辈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八竿子够不着一个拿国家俸禄的人，他能够从穷山沟里飞出，已是祖荫有德、造福后世了，还敢有什么进一步的奢望？

当主管经济系毕业生分配的系主任把省府机关的那个名额划到李国栋头上的时候，李国栋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竟然长了一颗如此幸运的脑袋。这个唯一的据说是本届经济系毕业生分配中最好的一个指标，会落到李国栋这个没有任何经济背景和人事背景的山里娃身上，简直是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随后传来的种种小道消息是，为这一个指标，经济系主任至少接到了十个以上的老上级、老领导、老同事、老朋友的电话，至少在家里接待了十批次以上的不同层次的形形色色的客人，其中至少有三个电话和四批次的客人势均力敌，不分高下，无法顾此失彼。经济系主任头大到失眠状态，神情恍惚多日，最后实在无计可施，只好各方的神仙都不得罪，一咬牙，一狠心，这个指标就天上掉馅饼般地砸在了李国栋那颗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脑袋上。

李国栋从经济系主任的办公室出来，晕晕的，一直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仰头看天，那里有几朵白云在飘；他低头看地，那里有几只蚂蚁在爬。他把手指头夹在牙齿间咬了咬，有疼痛的感

觉，确认自己不是在梦中。随即反应过来的第一个念头是，到蒋小雯的宿舍去，把这个消息在第一时间里告诉蒋小雯。

蒋小雯的宿舍在公主楼三层。公主楼是新建的女生宿舍，粉墙红瓦，明艳鲜亮，在一大片灰秃秃的旧楼群里煞是醒目，故而得名。

自从李国栋在蒋小雯那里碰了第一颗钉子之后，李国栋就一直非常憎恶“公主楼”这个讨厌的名字。明明就是个女生楼，非要叫什么“公主楼”，弄得这楼里的女生都眼皮子向上，挺胸抬头，走路发飘，以为自己还真的是什么“公主”！憎恶归憎恶，李国栋的这一套理论可没敢跟蒋小雯透露过。

公主楼把门的是位眼皮子轻易不肯抬起来、但耳朵具有超常特异功能的胖大妈，手里一年四季都织着毛线，别看眼皮子轻易不抬，但你想要从她的眼皮子底下蒙混进去，那比登天还难。李国栋曾经抱着侥幸心理做过数次尝试，但没有一次能够成功，为此可没少挨胖大妈的白眼和数落。

那天因为心情大好，李国栋规规矩矩地站在传达室的小窗口前，低声下气又甜蜜之极地喊了一声“大妈”。大妈的眼皮子抬起来，本来紧绷的脸一下子松弛了许多，语气也柔和起来：“又找蒋小雯啊？人家将来可是博士了！”

胖大妈的语气里“又”和“博士”做了特别的强调。

李国栋讪讪地点点头。他明白胖大妈那话背后的深层内涵：人家都博士了，你还敢找？能找得上吗？

李国栋应声进门的时候，蒋小雯正伏在桌子跟前，面前摊着一大堆毕业纪念册，她正忙着给同学们留言。四年相处，同学情深，分手在即，蒋小雯的心底涌起诸多感叹。方才刚刚写完李国栋的那



一本，李国栋就敲门进来了。

她写给李国栋的祝福是：“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虽然是有些俗气的两句老话，但绝无敷衍性质，她写下的每一个字都非常真挚。

之所以写下这两句话，是因为她觉得像李国栋这样的没有任何背景的山里娃，分配一定不会好到哪里去，这两句话多少含有安慰和鼓励的意味。四年来，她对李国栋的热烈追求一直都冷漠地回绝，毕业之际，想到也许从此便不再相见，竟在心底生出一份隐隐的歉意，这种歉意随即化作一份对李国栋的真挚的祝福。

“蒋小雯——，我留到省里了！”

李国栋说这话的时候，双目放光，声音发颤，明显地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这种激动除了分配本身带给他的以外，还有一份是来自于蒋小雯的。留到了省里，就意味着他离蒋小雯又近了一步。本来他对蒋小雯的那份爱恋，在毕业之际已经无奈地化作一份忧伤，没想到会突然出现这样大的转机，真是老天开眼！

蒋小雯不由得一愣神，这消息来得太突然了。愣神之后的第一个反应是，李国栋那团熄灭的火怕是又要燃烧起来了，这样想着的时候，她的脸颊开始发烫，心底也突突地跳个不停。

蒋小雯的判断一点都没有错。

李国栋从到省府大楼报到上班的第一天起，就给自己制订了两项宏伟明确的目标：好好工作，干一番风风光光的事业出来；再接再厉，一定要把蒋小雯追到手。

按说，在学校的这几年里，李国栋在蒋小雯的身上可没少花费功夫，情书一摞一摞的都不知写了多少，写到最后，实在都没什么可写的了，改作画图。

画一个卡通人物伏在桌前，作屏息凝神、苦思冥想状，面前摊

着一本本字典厚的书，书脊上几个大字“爱情心理学”，意即他李国栋为了蒋小雯在苦苦研读浩瀚如海的爱情专著；画一丛竹子，有的呈蓬勃生长状，有的东倒西歪呈被砍状，旁边一把斧头几滴水珠状的东西，那是李国栋的心在滴血，意即他对蒋小雯的爱恋，像竹子一样砍也砍不断……

但他无论做怎样的努力，蒋小雯始终坚如磐石、冷若冰川。这让李国栋的自尊心与自信心遭受严重挫伤。毕业在即，从此也就跟蒋小雯天各一方了，那份梦幻不得不强行压在心底，李国栋倍感怅然、无奈、失落、抑郁……

但随后出现的巨大转机，实在让他兴奋不已，像溃败而去的士兵突然听到冲锋的号角一般，李国栋浑身来了劲，每个细胞都鼓胀起来。他甚至感觉到这个转机的出现，或许就是他真挚浓烈的爱感动了冥冥之中的命运之神，所以再一次为他创造了一个绝好的机会。他绝对不能放弃，一定要成功。

蒋小雯对李国栋的态度出现缓和的时候，已是她读研究生的第四年。长久单调而又枯燥的学生生活，让她对校园外的一切充满向往。昔日的同窗好友纷纷披起婚纱，迈向婚姻的殿堂，做起幸福的新娘，而蒋小雯依然形单影只形影相吊，这不免让她生出一种孤独感。而这种孤独感在李国栋每次来学校看望她然后离去之后就更为强烈了。

这么说，她是需要李国栋的陪伴？这样想着的时候，蒋小雯的心底有种酸涩而无奈的感觉，她不知道这是不是就意味着她对李国栋认可的开始。

蒋小雯和李国栋就读的山北大学在省城的远郊。李国栋自从分配到了省府机关，他生活的中心也就从城市的远郊转移到了城市的中心。但他每个星期天都会从城中转三趟车，一路摇晃着到城郊



去。路况不好，车内又总是很拥挤，一个往返大约要花掉三四个小时的时间，但他从来都不觉得辛苦，从来都是满怀信心、兴致勃勃。在一趟趟周而复始的往返运动中，他感觉到蒋小雯的心在一点点向他敞开，盼望已久的幸福在一步步向他靠近。他满足、兴奋，为自己多年的付出终于有了点儿结果而谢天谢地。

“功夫不负有心人，铁杵也能磨成针”，“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李国栋的脑海里时时浮起这些励志警言。而在他的脑海里浮起这些励志警言的时候，眼底总不由得有种湿润的感觉，他在为自己的付出而感动，他在为自己的坚持而感动。

自从李国栋他爹敲着烟袋锅子向儿子下了最后的死命令，李国栋就把带蒋小雯回去给爹妈看看这件事当成了必须要完成的头等大事。

当他首次将自己的打算说给蒋小雯的时候，蒋小雯毫不客气地回绝了，他们两人的关系还远远没有达到要见双方父母的那个程度。蒋小雯怪李国栋得寸进尺，为此有两个星期的时间没有给李国栋好脸色看。

李国栋却是很有耐性的，与蒋小雯交手这么多年，他的那一股子脾气早就磨平了。没办法，谁让咱鬼使神差地爱上人家？每当他在蒋小雯那儿遭受冷遇，灰溜溜地从公主楼六楼走下来的时候，他就在心底诅咒数遍“公主楼”这个讨厌的名字。

蒋小雯倒好，原先住三楼，六个人一间，自从上了硕博连读的研究生，宿舍便从三楼直挪到最高层的六楼，两个人一间，成了这栋楼里屈指可数的享受最高待遇的公主之一。待遇见长，脾气也见长，真叫李国栋有火发不出。

倒是楼门口的胖大妈对李国栋的态度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越来越好。每当李国栋风尘仆仆地出现在楼门口，胖大妈总是适时地抬起

轻易不怎么抬起的眼皮，热情有余地冲李国栋打招呼。这让李国栋的心里暖呼呼的。

李国栋在学校的时候，胖大妈对他多少有些不屑，毕竟在所有上楼找蒋小雯的男生中，他是不怎么起眼的，胖大妈心里就极不情愿将蒋小雯与李国栋联系到一起，所以常常寻找借口将李国栋拦截在门外。

可时间过去一年又一年，眼瞅着来找蒋小雯的男生越来越少，最后就只剩了一个李国栋。胖大妈暗自感叹：可见女孩子上多了学，绝对不是什么好事情！

李国栋的打算在蒋小雯那里碰了钉子之后，他并不气馁。这大概就是李国栋的特点。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三次不行，再来四五六……我就不信你蒋小雯不点头。蒋小雯终是架不住李国栋软性炸弹的连续轰炸，终于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

这一点头，在蒋小雯随着李国栋在连绵不断、蜿蜒盘旋的山路上上下下颠簸的时候，就无比后悔了。蒋小雯没有晕车的记录，但那一天她晕得很厉害。胃是翻江倒海般难受，而从车的缝隙处飞扬进来的尘土又呛得她不停地咳嗽。她每咳嗽一下，就解气似的用手指掐一下李国栋的胳膊。咳嗽一下，掐一下。一路下来，李国栋的半条胳膊都有些发紫了。

在李国栋的胳膊不停挨掐的时候，李国栋他爹可正在村子里忙活得满面春光。儿子捎信回来，说要带一个女同学回家看看，他爹心头那个乐呀：什么女同学，不就是媳妇吗？这小子成了国家干部，人也变得讲究了。

李国栋他爹可一点也不讲究，儿子带媳妇回来的消息登时就在山村里传了个遍。这媳妇可不是一般的媳妇，正在读什么“博士”呢！都问李国栋他爹啥是个“博士”，他爹也搞不清楚，只说顶上



好几个大学呢！大伙就起哄说怎么庆祝庆祝？他爹也不含糊，当时就拍板，请乡里的说唱班子来，给大家好好唱几段，热闹热闹。

当李国栋携着满脸倦容、疲惫不堪的蒋小雯走进村子的时候，已是暮色时分。远近的山峦、房屋、树木都展现出模模糊糊的轮廓。却见他家那个方向灯火通明，传来阵阵喧闹的鼓乐声、哄笑声，李国栋心里登时就明白了，暗暗责怪他多多事。

蒋小雯却煞是好奇，不由自主地冲那个方向走去。却不等她靠近，就有几束手电筒的光柱齐齐地向她射来，吓得她下意识地“啊”了一声，身后的李国栋却跟没听见似的，撇开她就跟一群人打起了招呼。

蒋小雯这才注意到，眼前的一大堆人仿佛听到了口令似的一律脑袋向后，几十双眼睛在似笑非笑、莫名其妙地打量着她。她一愣神，那几束光柱又齐齐地向她的身后射去，似乎在她的后背上做了特别的停留。

“这媳妇，俊了嘛！”

人群里不知是谁来了一句，像是夸赞，却腔调怪怪的，带着一种蒋小雯意会不了的特别的意味。

“轰——”的一声，那一堆人显然心领神会，哈哈地哄笑起来，其间还夹杂着几声口哨。

李国栋有点发窘，他当然明白大伙哄笑的缘由，但又不好向蒋小雯解释，匆匆拉着蒋小雯进屋了。



窗外渐渐泛白，天是慢慢地亮了。

蒋小雯安静地躺着，那一截枕头像是铁铸的，坚硬而冰凉，硌得她后脑勺到无法触碰的地步。

躺着也是难受。蒋小雯想起床，又不想制造出动静来，只斜斜地欠了欠身子靠在墙上。

怕是有六点了？蒋小雯心里这样想着，就伸出一只手摸到李国栋的枕头下。

李国栋的手机总是喜欢压在枕头下。蒋小雯说过多少次了，手机辐射对大脑不好。李国栋只说没关系，关了机就没事了。

蒋小雯的手还没有碰到手机，李国栋就一激灵，嘴里嘟嘟囔囔：“干吗……自己不睡……还把别人弄醒……”李国栋总喜欢在蒋小雯跟前用“别人”这个词来指代自己。

“看看几点？”

“看自己的……”

“你的在跟前。”

“在跟前就看？我还没睡醒。”李国栋将手机一把攥在手里，就势蒙住头，钻被子里去了。莫名其妙。



蒋小雯也不跟他计较，想这家伙没睡醒，就这德性！但又忍不住抢白一句：“一个破手机也不能看？有啥暧昧吧？”

蒋小雯说这话的时候，本是无心无意，没有任何所指。那边的李国栋却反应强烈，心底早咚咚敲起了小鼓。一面假装没事、故作镇静、却又急于澄清地对蒋小雯说：“看就看……啥暧昧不暧昧……”一面迅速开机欲把那些绝对不能让蒋小雯看到的短信给删掉。

“好，给我看！”蒋小雯就势掀开李国栋的被子，李国栋的一举一动便完完全全地暴露在她的视线里。她的本意是不想让李国栋再睡了。

李国栋一时慌乱无措，语无伦次道：“你，干吗，你？”硬着头皮匆匆忙忙将手机短信过滤一遍，然后自欺欺人地递给蒋小雯：“看看，啥都没有！”

“算了，我不看！”蒋小雯完全没有料到会是这种状况，心里有些堵，一把推开李国栋的手，穿外套下炕，不再说话。

李国栋也赶紧穿衣下炕，本想对蒋小雯解释些什么，但又一时找不出能够自圆其说的话来。碰巧那边传来几声咳嗽，李国栋知道是自己的父母起来了，便不再吱声。

蒋小雯本来拉着个脸，听见李国栋父母的声音，也舒缓了一下脸上的肌肉，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

李国栋的母亲开始准备早饭，李国栋凑过去，像是在帮忙，其实是想暂时避开蒋小雯，也好想一个法子出来，把蒋小雯给搪塞过去。

早饭很快就弄好了，是小米粥和馒头，外加自家腌制的咸菜。李国栋的母亲招呼蒋小雯吃饭。蒋小雯应声过去，李国栋赶紧端了一碗粥给她，讨好似的干笑两下：“吃吧，快吃！”试图想把早晨的一幕忽略过去。当着李国栋母亲的面，蒋小雯也不好发作，接过

碗，狠狠地白了李国栋一眼，没吱声就走开了。

桌子上有一盘馒头，是邻里亲戚来回走动当礼品送来的。这馒头究竟出自谁的手，无法考究。这样的馒头出这家，进那家，来路迢迢，最后到皮开肉绽的地步，实在有碍观瞻，拿不出手，才会在旅程中完成它本来的食用功能。蒋小雯对这样的馒头没什么胃口，只草草地喝了几口粥，就撂下了碗。

屋子里也是枯冷，蒋小雯索性走到屋外去。

阳光还好，从东面的山梁上斜射过来，晒得人暖暖的，也懒懒的。这样暖暖的阳光在蒋小雯生活的城市是没有机会体验到的。那里的阳光经过重重迷雾般的尘埃和废气的过滤，到达人身体表面的时候，其温暖与舒适的程度已不知递减了多少倍。

空气无比清新，带着一股浓重而湿润的泥土味，蒋小雯深深地吸了一口。这样清新的空气在蒋小雯生活的城市是没有机会享受到的。蒋小雯在每日早晨送儿子上学的路上，通常都会告诫儿子闭嘴，别说话，拿鼻子呼吸。她感觉那样做，氧气经过鼻孔的过滤要比经过口直达肺部要洁净一些。

只是，这里暖暖的阳光，清新的空气，却无法掩盖这大山的贫瘠。从第一次到这大山里来，至今十年过去，这大山依然贫瘠如初，没有任何改变。这贫瘠的大山曾经与自己是毫不相干的，可现在自己却分明是这大山人家的一员。

“这大概就是命吧！”

联想到李国栋早晨的那些个举动，蒋小雯不禁感慨万千。而这种感慨又让她不由自主地想起一个人来，那就是在大学里睡上下床的好友柳婷。柳婷现在一定在北美享受着暖暖的阳光和清新的空气吧？柳婷的命就是好，想要什么的时候，就有什么等着她。而自己呢？苦苦坚持多年，最终还是落入了李国栋的手中。



想当年，柳婷曾不止一次地告诫自己，千万不要轻易做出嫁人的决定。尤其是李国栋那样的，一定要想清楚了再嫁。他可是个山里娃，家庭贫困不说，跟着吃苦受累也就罢了。问题是没有任何社会背景，这什么时候才能混出个名堂来？

柳婷说社会背景的时候，蒋小雯对社会尚没有任何的概念。柳婷就是比自己成熟、聪明、老练、有心机。也真该柳婷享福的。谁让自己这么笨呢？真是自作自受！

“唉——”蒋小雯自哀自怜地叹了一口气，望着远处那一脉脉起伏连绵的群山，她的视野逐渐模糊起来……

李国栋跟了出来：“往远处走走？”

蒋小雯不答话，自顾自迎着阳光走去。

李国栋跟在身后，估摸屋里的人听不到，嘿嘿干笑道：“还生气？真的啥事没有，你尽瞎琢磨。”说着去拉蒋小雯的胳膊。

蒋小雯一把甩开他，依然自顾自往前走。

“这不过年嘛，几条祝福短信，能有啥？”李国栋现出一副无辜的样子，“你不信？我啥时候骗过你——”李国栋拉长了音，以强调他的真实可信。

他顿了顿，拍着自己的脑袋，“不就几个短信嘛，给老婆看看，啥事没有。这不让看，还真说不清。这样好了，以后不论啥短信，统统先给老婆过目，行了吧？”李国栋信誓旦旦地做着保证，并把手机掏出来在蒋小雯眼前晃着。

蒋小雯不吭气。她心里明白李国栋肯定有事瞒着她。她的脑子里迅速地把跟李国栋有交往的女人的名字筛了一遍，一个个猜测，又一个个推翻，觉得都不可能。有的是她觉得对方看不上李国栋，有的是她觉得李国栋看不上对方。对方看不上李国栋的，她可以大大地放心；李国栋看不上对方的，她也可以大大地放心。

那还会有谁呢？李国栋是肯定不会说实话了，这家伙什么时候学会了撒谎？或者说早就已经开始撒谎了，只是自己感觉迟钝，一直也没有察觉？蒋小雯的心不由得一紧，一种自己在明处，别人在暗处，而自己受到愚弄却没有感知的羞辱感强烈地噬咬着她的心。再看李国栋的时候，一种怪异而陌生的感觉向她裹挟而来。

“叮当，叮当。”是蒋小雯手机短信的提示音。

“嘿，快看，你的‘祝福’也来了嘛！”李国栋故意语气夸张地打趣。

蒋小雯面无表情，掏出手机看看，是好友黎美发来的：“在哪儿过年？李国栋家吗？我在海南，好久未见，回去相聚。”

蒋小雯心情不爽，只懒懒地回了一个字：“好。”

“你怎么了？有什么事？”蒋小雯的平淡反应显然让黎美感到意外。

“没事。”蒋小雯不知该怎么解释，那岂是一两句话能够解释清楚的？

“那好，回去见。”黎美不再勉强。隔了一会儿，又发来一则：“祝你快乐！”似乎她感觉到蒋小雯现在正不快乐。

蒋小雯知道黎美跟她联系，通常有两种状况：一种是黎美很快乐，一种是黎美很不快乐。她很快乐的时候，希望蒋小雯分享；她很不快乐的时候，希望蒋小雯分担。这大概就是朋友的意义所在。眼下黎美的状况该是第一种，她在海南一定正玩得痛快。可眼下蒋小雯很不快乐，一个很不快乐的人是很难去分享他人的快乐的。

这时候，蒋小雯和李国栋已经不知不觉走出村东头好大一截子，就见远处一溜儿尘土飞扬行来一辆摩托车，走进了看清楚是李国栋的二姐二姐夫。



李国栋迎上去和二姐二姐夫亲热地打招呼，同时向蒋小雯递个眼色，意思是别那样绷着个脸了，让二姐二姐夫看出来不好。

蒋小雯无奈地换了一副表情，微笑着向两个人问好。几个人寒暄一阵，一起往家里去。

李国栋就势把一只胳膊搭在蒋小雯的肩膀上，蒋小雯不好再甩开，脸部肌肉僵了一下随即无奈挤出笑容。

李国栋脸上现出一副得意的神情，心中暗喜二姐二姐夫出现得可真是时候，只要挨过这一关，蒋小雯也就不好再说什么。蒋小雯这老婆真不赖，甭管两个人之间闹啥别扭，愣是不让他在外人面前丢脸。凭这点，咱也不该对不起人家蒋小雯。这样一想，李国栋的脑门上微微地泛出些许虚汗。

几个人走着。李国栋的二姐夫就说他姐的娃今年大学毕业，没关系、没门路的，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咱山里的娃真是愁，考不上大学是出不了咱这大山；苦巴巴考上了，又发愁一年年的学费；眼巴巴念出来了，又发愁没地方去。唉！这是啥事？这大学还要不要念了？俺村去年毕业的一个大学生娃，现在还在屋歇着呢，打零工吧，也挣不了几个钱，那娃说只能考什么研究生了，这不又闷在屋里念书费老劲，看模样比高考还紧张。这要考上了不得又要花钱？他爹那个愁啊，那么大的娃只能搁在学校里花钱，这啥时候才能开始挣钱？唉！你们说这研究生是不是就好找工作？我听人说也难着呢！要是还找不上不又白上了？要我说还不如把钱早点花在找工作上，反正现在办啥事都得花钱不是？听说眼下在咱城里给娃弄个工作都要这个数！

二姐夫伸出两个手指头在大家眼前晃晃。

国栋啊，俺先给你打个招呼，你在省里头上上班，门路宽识人多，你托关系花钱，好歹帮俺姐那娃找个工作，有份工资挣着，也就去了俺姐的一块心病。钱的问题上，咱不含糊，娃一辈子大事，

咱该花就花，没多有少，总不能在屋里双眼一抹黑干耗。这不，俺姐听说你回来了，这两天正忙着四处凑钱呢。好歹先凑上一个数，回头给你拿上，早点活动打点。咱山里娃奔出大山不容易，咱也不往高处想，就在咱城里找份牢靠的工作就行，有口不晒日头、不粘泥土就能吃在嘴里的饭咱就烧高香！

李国栋含含混混地应承着，心想工作的事多棘手，说花钱，花钱，问题是花钱也得找见门路！没门路，钱往哪儿花？门路不对，花了钱也办不了事。办不了事还白花钱，上哪儿说理去？花钱，花钱，这一套花钱的理论什么时候深入到如此偏僻的山里了？花钱就那么容易？有时候提着猪头肉还真找不着庙门！

走着，说着，想着，几个人就到了家门口。

李国栋的二姐是个热闹人，一进门就张罗大家玩麻将。

蒋小雯不会玩。李国栋、李国栋他爹、二姐和二姐夫四个人在桌子前坐下，稀里哗啦就搓了起来。

“妹子，你还没学会呀？咱这村子里可是七八岁的小孩都会呢。”二姐手动嘴动，“要不你来学一学，我教你，好学着呢！”

蒋小雯推说：“不用，不用，我学不会。”她对麻将没有一点兴趣，况且她现在的心境，根本无法融入到眼前简单而热闹的快乐里。

蒋小雯知道，这村子里还真像二姐说的那样，连七八岁的小孩都会玩。这些孩子从几个月大的时候开始，就被他们的父亲或者母亲抱着坐在腿上，守在麻将桌前，耳濡目染，等到识得数的时候，早就对那一套套路数摸得一清二楚了。

蒋小雯的记忆里，这村子里盛行麻将已经很多年了，经久不衰，输赢的钱数也从几元、几十元一直上涨到现在的百元甚或几百元。麻将山里人唯一的一项休闲娱乐活动。在物质生活贫瘠、精



神生活更贫瘠的大山里，大伙农忙的时候，在庄稼地里起早摸黑地忙活；一到农闲，就都到麻将桌子上没白天没黑夜地忙活去了。说不准现在就家家支着麻将桌呢！

也好，忙的时候是狠劲地忙，闲的时候也是狠劲地闲，有忙有闲，有张有弛，不受任何条律的限制，山里人有的是一份怡然和自在。不像城里人那样，上一份半死不活的班，一年到头没个轻闲。说是有黄金周，出去走走，花钱受累不说，犄角旮旯都是人，没个清静。

蒋小雯在麻将桌前站了站，啥也看不懂，煞是无聊，就开了墙角的电视，却没什么节目可看。山里没有“有线”，更谈不上“数字”，屋顶架一柄歪歪斜斜的天线，能收三两个台。换来换去，尽是县台主持人操着方言味儿浓重的普通话，直着嗓子蛮劲吆喝的卖种子、卖农药、卖化肥、卖饲料的广告，还信号不稳定地闪着纵横交错的斑马纹，越发觉得无聊。

蒋小雯索性闭了眼睛，对着电视屏幕打起了瞌睡。

这一闭眼睛，柳婷那袅袅婷婷的身影就在脑海里浮现出来。

柳婷，柳婷，这名字还真没白叫，柳婷走起路来还真如垂柳般婀娜有致、摇曳生姿。当年那婀娜有致、摇曳生姿的身影曾吸引着无数本土男士的眼球，而今在异国的土地上也一定吸引着无数异族男士的眼球吧。

柳婷在大学睡蒋小雯的下铺，两个人在一张铁架子床上睡了四年。每每蒋小雯在上床翻身的时候，铁床嘎吱一响，柳婷总要条件反射般地接着在下床翻一个身，铁床再嘎吱一响，像是二重奏，配合得很是默契。

两个人睡在同一张床上，呼吸着同一室的氧气，也有很多时候会搅在同一只碗里吃饭，性格却是迥然有别的。柳婷生性活泼外

向，爱说爱笑，整天乐呵呵的，没一点烦心事。蒋小雯却总是一副心事重重、悲天悯地的样子。

也难怪，大学四年，柳婷的男友像走马灯似的换了一个又一个：细腻的，粗犷的；文弱的，强壮的；长发的，光头的；文的，武的，各式各样。而蒋小雯却老大难迈不出一歩。

柳婷婷教导蒋小雯，别那么认真好不好，不就找个男友吗？又不是让你立马嫁给他，有那么难以决定？多找几个练练手，也好积累些经验，多一些经历。不然，就找一个，谈腻歪了再嫁给他，那不太亏？再说，尝试一下不同类型的男士，也好决定究竟什么样的男士才适合自己。知道不，要择优录取，谈恋爱是谈恋爱，结婚是结婚，它们完全是两码事。前者只是一种尝试，后者才真正需要慎重。你不经过尝试，后者也慎重不起来，总得有个比较不是？

柳婷的这一番理论在蒋小雯听来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只是要运用到实践中的时候，她又缩手缩脚起来。她真的不知道该如何迈出这开天辟地的第一步。

其实追随在蒋小雯身后的男士并不见得就比柳婷身后的少。所谓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蒋小雯那样的文静、贤淑的传统女子，也还是很能吸引一些传统男士的目光的，譬如李国栋那样的。只是蒋小雯不敢轻易去接受罢了。

蒋小雯的大学生活过得很是循规蹈矩。上课，下课，自习，阅览。教室，宿舍，食堂，图书馆。日子被几大项内容充盈着，身影被几大场所禁锢着，倒全然没有了思考和实践个人问题的时间和空间。虽说有李国栋之类在她眼前晃悠，但毕竟不是她的心中所想，所以也就波澜不惊、了无痕迹地滑过去了。

柳婷呢？她的爱情系列连续剧，每一幕都像剧烈的短跑，来得猛，去得疾，那叫个红红火火、轰轰烈烈。





大学报到的第一天，柳婷第一次笑嘻嘻地出现在宿舍门口，身后就跟着一位长发飘逸的英俊男生。据说是搞什么摇滚的，与柳婷不久前“偶遇”于出游的列车上。那英俊男生忙前跑后的，把柳婷的一大堆行李一一收拾妥当，才恋恋不舍地与柳婷拥吻而别。一屋子的女生哪见过这种场面，当时就羞红了脸。柳婷倒得意而坦然的样子。

蒋小雯不懂什么摇滚，但那摇滚男生的一头艺术长发却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加上列车偶遇、一见钟情的浪漫背景，蒋小雯对柳婷生出隐隐的羡慕。但后来，那头长发来学校飘过几次之后便再也不见了。蒋小雯替柳婷惋惜，说你的初恋就这么结束了？柳婷却半卖关子半得意地反问，你咋知道是初恋？没有半点痛惜。

柳婷的第二任男友是校篮球队的主力，比柳婷和蒋小雯高三个年级，也就是说，柳婷她们是一年级的新生，那篮球队主力可是即将毕业的大四老生。但凡谨慎一些，考虑周全一些，校园爱情是忌讳在跨三个年级这样的高差上缔造的，因为工作去向的不确定使未来变成一个未知数，这朵爱情之花便很难开得长久，更不用说结果了。

柳婷可不考虑那么多，一场球赛下来，一年级新生拉拉队中表现最惹火的美眉，就与篮球场上的焦点人物对上了眼。那主力肩宽体阔，线条粗犷，大冬天剃一个大光头，绒质运动衣毛面冲外、光面冲里地反穿着，浑身上下毛茸茸，活像一头大北极熊，与长发飘逸的音乐男生无论是外貌还是气质都截然不同。

当柳婷和主力手牵手出现在蒋小雯面前的时候，像一只老鹰攥着一只小鸡，蒋小雯便忍不住去想柳婷的审美取向可真是一种跨越式发展，太刺激人眼球了。

不久，主力跨过毕业那道坎儿，再也没有跨回来过。而柳婷也已投入到新一轮的恋情中了。

柳婷新一轮恋情的出现还真有一些浪漫的味道。

恋情的男主角是校园文学社颇负名气的学生诗人，写一手汪国真式的青春“软诗”，倍受女生的追捧。柳婷是在一次校园活动中认识那位学生诗人的，立刻被学生诗人的文弱书生模样和横溢才华所吸引，频频向那位学生诗人示爱。那位学生诗人却不懂风情，完全沉浸在自己诗的世界里，根本不懂得欣赏窗外的风景。

这也难不倒柳婷，钻图书馆，把汪式“软诗”猛啃一遍，然后七拼八凑，几首歪诗就出炉了。那诗人先读了诗，然后去读诗后的那个人，击案惊呼：知音难觅。从此诗人笔下的诗像是专为一人所写，风花雪月，蝶飞凤舞，让柳婷很是受用，却惹得校园里的一大帮女生心生嫉妒。柳婷受用了一阵子，终于反了胃口，一句“啥破诗？”就把那位诗人还给了校园众多的女生。

说起来还是柳婷的第四任男友在她身边停留的时间较长一些。

与前三任男友鲜明的个性特征有所不同，这第四任男友一不懂音乐，二不打篮球，三不会写诗，其显著的特点就是家境富有。这男友是一家新兴的煤炭私营企业老板的公子，据说其高考分数距离统招分数线还有着一定的差距，但其老板父亲的一笔赞助，就让其成了有专业特长的特招生。

其时，柳婷正从一大片诗的柔情蜜意中抽身出来，备感疲惫，乖乖地窝在宿舍，说很想像蒋小雯那样过一种平静的日子，让蒋小雯有事没事惦记着她。蒋小雯就骂她不够朋友，这时候才想起，一忙起你的二人世界，早把朋友抛在了脑后，一波接一波的，哪还需要什么朋友？再说，你那样忙乎惯的人，突然闲下来，能受得了？可不比我，反正一直都闲着。

果然，柳婷跟蒋小雯一样的平静日子没过几天就开始不平静了。

老板的公子是在柳婷的第三任男友也就是那位诗人的身边发现



柳婷的。他一直弄不明白那位蔫不拉唧、怪不拉唧的诗人究竟有啥魔力，竟然让校园里的一帮小女生跟在身后盲目地追捧。尤其是还有一位模样俊俏、身材窈窕的女生伴在那小子的身边，这着实让老板的公子受不了，立马就让屁股后边的一帮小弟兄打探，那女生哪个系哪个班的。

结果探明的时候，柳婷已从诗人的身边消失了。

柳婷很快就变成了老板公子的女友。

柳婷成为老板公子的女友之后，其生活水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显著的特点是茶炉房的开水不能喝，有着太多的水碱，取而代之的是各式各样的瓶装或罐装的饮料；食堂的饭菜不能吃，杂七杂八的全是一个味儿，经常出入的是校门口一字排开的大小饭店，那样才对得起自己的胃口。

柳婷的着装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开始讲究品牌化、名牌化，经常脱口而出的一句经典语言是某某牌子之类。柳婷从头到脚整个儿被品牌一包装，越发显得窈窕和妩媚了。

柳婷的床头原来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小玩意儿，那都是她的历届男友送给她的。现在那些玩意儿太没水准，一概送了人，换上了价格不菲的上档次的东西。

蒋小雯得到了一只木质的工艺品笔筒，造型独特，做工精良，蒋小雯很是喜欢。究竟是柳婷的前哪位男友送的，柳婷早已搞不清楚。蒋小雯猜想一定是那位长发的摇滚男生，因为那笔筒多少带点艺术的味道。

柳婷开始过隆重的生日。老板的公子一出手就是一个三层高的大蛋糕。一个宿舍的女生全都放开了肚子猛吃两天，全倒了胃口，最后的一大块长出了绿毛。柳婷不仅过生日，还过几个洋节，比如圣诞节、情人节甚至复活节什么的。

柳婷会在学期的中间突然消失几天，回来的时候会有一大摞照

片往蒋小雯的床头一甩，蒋小雯惊叹全国各地原来有这么多好玩的地方呐。

柳婷本来就是个很快活的人，这样的日子过着就更让她快活了。一张嘴乐呵呵的，从早乐呵到晚，没个消停。蒋小雯不无嫉妒，说她被金色的爱情冲昏了头，整个人都被罩在一只金色的罩子里，除了乐呵啥也不知道了。

柳婷的乐呵日子一直持续到毕业前夕，老板公子的家里发生了一件必须要立刻做出决定的大事。老板公子的奶奶，也就是老板的八十岁的老母亲，突然间身体变得很糟糕，老太太估计自己的日子不多了，闭眼之前唯一的愿望就是看见宝贝孙子娶媳妇回来。老板是位极孝顺的儿子，当下命令自己的儿子马上结婚。

柳婷的脑子一下子变得鼓胀。虽然她跟老板的公子在一起，日子过得很快活，但是要她立马做出结婚的决定，她多少还有一些犹豫。

柳婷一贯的主张就是不要把自己轻易地嫁掉。结婚对于女人来说是一种很宝贵的资源，一定要发挥出它最大的潜能来。嫁给一个什么样的人，其实也就是嫁给了一种什么样的生活。跟老板的公子在一起，金钱的优越度无疑是有保障的，但同时也意味着柳婷必须跟着老板的公子回到他的家乡去，一个地下深藏着“乌金”却远离省城的偏远矿区。老板的公子注定是要子承父业的，而柳婷对于她自己将来生活在一个黑乌乌的矿区多少心怀顾虑。

柳婷迟迟不愿就结婚的问题做出爽快的答复。

老板大为恼火，拍着桌子发脾气，骂自己的儿子没出息，什么样的漂亮姑娘娶不到手，在一个丫头身上白下那么多功夫，连句爽快话都不得着，简直太熊了！

儿子被老子一训，也脾气上涨，感觉自己还真像猴子一样被柳婷给玩儿了。这还了得？花那么多钱白花了？费那么多功夫白费



了？随即领着一帮小弟兄就找到柳婷的宿舍。当着一屋子女生的面，让柳婷立马回答他两个问题：一是不是因为钱才跟他在一起的？二花那么多钱你说怎么偿还吧？

柳婷一向的快活在那一刻里土崩瓦解。

老板的公子不仅绝她而去，而且在校园里广布流言，说某某系某某班的某某女生，纯粹就是一骗人玩儿的小妖精。某某在跟男友搞对象期间，吃喝穿用玩，全系男友一人提供，吃喝玩乐够了就想抽身离开，简直岂有此理！提醒广大的男同胞，千万要擦亮眼睛，不要再被那样的小妖精给骗了。也提醒广大的女同胞，千万别学某某那样的，不然，最终的下场就跟某某一样，身败名裂。

柳婷第一次落泪了。

那是蒋小雯见过的唯一的一次柳婷的眼泪。柳婷不仅在蒋小雯的眼前落泪，而且跑到经济系主任的办公室落泪。一个乐呵呵的人的偶尔性眼泪，比一个苦着脸的人的习惯性眼泪，是很能打动人心的。

经济系主任一向对富家子弟不抱好感，本着关爱本系女生身心健康的出发点，经济系主任对柳婷的情绪做了积极的安抚和开导。

不久，柳婷接到了留校任辅导员的通知。



蒋小雯在山里的婆家过完大年，又和李国栋一起返回城里的娘家接儿子。好在蒋小雯娘家的地理位置在省会与婆家地理位置的中间，一线三点，来回顺路，倒也不耽误时间。

儿子李子浩今年八岁，上小学三年级。本来是要带儿子一同回山里过年的，但儿子在年前突患感冒，咳嗽不止，蒋小雯担心儿子一路颠簸，症状加重，就有心把儿子留在娘家。

李国栋也不勉强，他终究是心疼儿子的。但他不能不回山里，毕竟是传统的大年。蒋小雯也不能不回，毕竟她是李家的媳妇。无奈之下，一家三口分作两个地方过大年，蒋小雯和李国栋两口子回李国栋老家，儿子留在了蒋小雯娘家。

蒋小雯和李国栋两口子进门的时候，儿子正坐在电视机跟前，喜眉笑眼地看动画片呢。看到高兴处，又是拍手又是跺脚。见自己的爸爸妈妈进来，只瞄了一眼，立刻又被动画片给吸引过去了。

蒋小雯的心里多少有些失落，几天没见儿子，儿子见了自己竟没有什么激烈的反应。儿子是长大了，对自己的依恋是越来越淡薄了，再也不会像小时候那样，送个幼儿园都拉拉扯扯、哭哭啼啼地



不肯松开自己的手了。

儿子在一天天地长大，总有一天会羽翼丰满、展翅飞离自己的视线，而自己呢，也终会像自己的父母一样，守在空房子里，默默等候自己的孩子回家来一趟。

蒋小雯的心蓦地一酸，想自己多年来巨大的成就就是自己的儿子，而这份成就终有一天将不被自己所掌握，留给自己的还会有什么呢？

蒋小雯的母亲整了一桌子丰盛的饭菜，她知道自己的女儿去婆婆家是吃不到什么的，山里人的日子终究俭朴一些。

蒋小雯的母亲也是从农村出来的，她对农村与城市的那份差距是太了解不过了。她自己经过多年的奋斗，终于在城市里立住了脚，而她的女儿却又倒退回去，嫁给了来自大山的李国栋。这桩婚事从一开始，即遭到她出自本能的反对。

但女儿却一根筋，在自己的终身大事上愣是不开窍，啥也不考虑，硬是让李国栋给软磨硬泡地拿下了。唉，这孩子，嫁给李国栋多少是有点委屈了。论家庭，论学历，论综合条件，哪一点不在李国栋之上？按理应该找一个更为优秀的年轻人，可为什么就偏偏找了李国栋？

对于李国栋，蒋小雯的母亲先前是不怎么喜欢的。当然，她针对的不是李国栋这个人本身，而是他来自大山的家庭背景。她很不希望自己的女儿再倒退回去。说是两个人都在省里工作，回山里去只是做做样子，但你总得去做吧。去做，就得去吃苦。路上要颠簸，夜里要睡土炕，要吃粗糙的饭食，要闻炉子里的煤烟，要忍受寒冷和不洁习惯等等。而最为关键的一点是，你总归是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在父母的身边没受过一点罪，现在却因为一个李国栋而去受那些完全没有必要去受的罪，实在是有点亏！

当然，先前的不喜欢归不喜欢，自从女儿铁了心嫁给李国栋，母亲便再也没有在女儿的面前说过李国栋半个“不”字。她隐隐感觉到女儿对这份婚姻其实也不是百分之百的满意，只是心底的那丝无奈不愿意流露而已。这样的话，她就更不能增加女儿的负面情绪了。既然结了婚，成了一家人，母亲也就爱屋及乌，拿李国栋不当外人，像儿子一样待着了。

李国栋在蒋小雯的家里也从来都不把自己当外人。大口吃菜，大口喝酒，在饭桌上谈笑风生，和蒋小雯的父亲频频干杯，讲笑话，说故事，是饭桌上当然的主角。他打心眼里感激岳父母，把自己优秀的宝贝女儿嫁给他这个大山里跳出来的穷小子，他无论如何也不能让老两口感到后悔不是？

蒋小雯的母亲将一大块李国栋爱吃的红烧排骨夹在李国栋的碗里，李国栋推让：“妈，我自己来，我自己来。”一阵悦耳的手机铃声毫不客气地响起。

李国栋低头看看腰间：“谁呀？这时候打电话？”随即不耐烦地把手机抽出来，很不以为然地瞄了两眼，筷子伸向岳母刚刚给自己夹过来的红烧排骨。

在他瞄着那个电话号码的时候，突然一怔，伸向红烧排骨的筷子在空中做了短暂的停留，随即淡然地说了一句：“噢，小王呀！”然后起身到厨房接电话。

蒋小雯正在督促儿子吃饭，对李国栋的电话本来是不怎么在意的，但李国栋说了一句小王之后，随即匆忙到厨房接听，就让她有点狐疑了。小王是李国栋处里新来的大学生，他找李国栋有什么事？而什么样的事又不能让李国栋当着大伙的面说？

就听见李国栋在厨房时而高、时而低地说着。高的显然是希望餐桌上的人尤其是蒋小雯能够听得见的，无关紧要的客套话，而这



些客套话是根本没有必要离开餐桌去说的。低的却嗡嗡嗡嗡的听不真切，显然这才是具实质性的电话内容。李国栋的声音压得很低，但蒋小雯能感觉到他似乎在很小心地向对方解释着什么。

最后李国栋以高分贝的客套话结束电话，向餐厅走来。

蒋小雯故意低头跟儿子说话，没有向李国栋那个方向膘一眼，但隐隐觉察李国栋的目光偷偷向她射来。

蒋小雯一抬头，李国栋的目光迅速闪开。显然李国栋很在意她目前的反应，但他的在意又不希望被她看出来。

蒋小雯不动声色地给儿子夹菜。

李国栋坐下来，有那么两三秒钟的停顿，见蒋小雯没有什么异常反应，立刻又谈笑风生起来。

联想到李国栋几天前的反常行为，蒋小雯一股莫名的火在胸中熊熊燃烧起来。

偏巧此时儿子不小心将一筷子青菜掉在衣服上，弄了一团脏污。蒋小雯厉声呵斥：“咋回事？又把衣服弄脏了！”

儿子不明白刚才还和颜悦色的妈妈怎么突然就变了脸色，很不服气地顶嘴道：“我又不是故意的！”

“不是故意的？你还想故意不成？”

“你说我故意？那好，我就是故意的！”

“你还嘴硬？有你这样的儿子没有？”蒋小雯气哼哼地把筷子往桌子上一甩，揪住儿子的胳膊还真来了劲。

蒋小雯的父母都过来救外孙的驾，一起指责自己的女儿过分：“小孩子吃饭往衣服上掉不是很正常嘛？发什么火？”

“有话跟孩子好好说，动不动就发火！有什么好？”

李国栋也在一旁附和：“就是，就是，别发火！”但明显有些底气不足。

儿子受到庇护，立刻跟受了天大的委屈一般，抽泣起来，饭也

不吃了。

外孙不吃饭，姥姥和姥爷也不动筷子了。这外孙可是他们老两口的心肝宝贝，别看他们两个在女儿成长的过程中对待女儿一向都以严格著称，但在对待外孙的问题上可是一致的妥协，妥协到娇宠的地步。

蒋小雯意识到自己刚才的发作纯系借题发挥，毫无道理，看儿子那般委屈，心里也难受起来。拿筷子在碗里扒拉着，不说一句话，也不往李国栋那个方向看一眼。

刚才的不看，是故意不看。现在的不看，是真的不想看。

李国栋呢？心里七上八下，眼睛始终不敢去正视蒋小雯。他心里明白，蒋小雯刚才的这一通发作并不是无缘无故的，她刚才的不动声色根本就是装出来的。这么说，他的行为多多少少已经引起蒋小雯的怀疑，这可是一种不太好的端倪。李国栋的心底不由得一紧，今后可是要加倍地小心了。

蒋小雯和李国栋领着儿子从娘家回来的时候，照例提大包、携小包地带了一大堆东西。

蒋小雯的母亲总是心疼自己的女儿吃饭太简单、粗糙，所带的东西大多数都是吃的。有自己亲手做的烧肉、丸子、麻花之类，也有从市场上买来的木耳、香菇、虾仁之类。有给大人吃的零嘴儿瓜子、花生、糖果之类，也有专门给外孙解馋的果冻、雪饼、薯片之类。

蒋小雯是很不情愿带这些东西的，一是觉得自己都这么大的人了，总是沾父母的光，让她心里不好受；二是她嫁给李国栋的时候虽然很贫穷，但现在终归是好起来了，她不希望自己的父母因为她嫁给了李国栋，就认为她永远都过得很窘迫似的。

蒋小雯不愿意父母为自己担心，对父母的种种体恤便出自本能



地拒绝。在母亲为她收拾一包包东西的时候，她跟母亲推来搡去的，还故意不屑地、毫不领情地说：“这些东西哪里买不到？非要大老远的从这儿提到省城去？”

相比较之，李国栋倒很坦然的样子。这些东西提在手里，扛在肩上，对李国栋而言，是一种重量的负荷；对蒋小雯，却是一种心理的负荷。

一家三口返回省城的第二天，蒋小雯和李国栋去上班，儿子留在家写作业。

早晨出门前，蒋小雯立在衣柜跟前左挑右选，拎不出一件合适的衣服来。这才懊悔年前只为自己添置一件羽绒大衣实在是有些失策，光想着回山里过年，冷，首要任务是防寒，没想到回来上班，那样的羽绒大衣已经有些过时节。大家都穿得单薄精干，自己穿那样一件笨重的衣服是不是有些可笑？

这样一想，蒋小雯就把去年的一件薄呢短大衣穿在身上。骑车上路，又有些后悔。羽绒大衣是有些笨重，但毕竟是件新的。身上的这件倒是单薄，但终归是件旧的。年前已经穿它很久了，这过节后的第一天，大家都簇新一团，脑袋都恨不得换个新的，自己还一副旧模样，不免有些寒酸落伍。

果然到单位的时候，眼前是眼花缭乱的一团锦绣。

单位里女同志多，女同志中讲究穿衣打扮的又多，大家有事没事总喜欢聚在一起，就各自的衣着细细品评一番。被评得好的，喜气洋洋，信心大增；被评得不好的，颜面无光，灰头土脸。这是年后上班的第一天，一群女人好多天没开服装展示会了，早就憋足了劲。

蒋小雯从电梯里出来，一群提暖瓶、拿拖把的女人正聚在楼道里，唧唧喳喳地说着。提暖瓶的是要去茶炉房打开水，拿拖把的是

要到卫生间去涮拖把，但现在都聚在楼道口，抢着先把肚子里的话倒一倒。

小孙弄了个新发型，一头漂染成栗色的大波浪卷披垂而下直抵腰际，整个身子都罩在一层古铜色的光晕里，妩媚，张扬。小白上身穿玫瑰红低胸羊绒衫，下配黑色超短皮裙、黑色高筒长靴，是眼下年轻女孩子最热衷的时尚装束，虽然穿在已不能算是年轻人的小白身上，多少有些装嫩的嫌疑，但毕竟给人以眼前一亮的感觉。

蒋小雯走近，大家的目光不约而同向她射来。蒋小雯笑着打招呼，但笑得有些勉强，她宁愿这群人现在都待在各自的办公室里。

小白的嘴总是有些快，冲着蒋小雯大惊小怪：“你咋还老样子？”当然，今天的“快”与她那身颇为自得的着装有关。

蒋小雯尴尬地笑笑：“没顾得上买。”

“没顾得上买？你呀，就是舍不得给自己买，看你家李国栋倒常穿得光溜溜。贤妻，标准的贤妻！光知道打扮老公，不知道打扮自己。这么一副好坯子，不好好装潢，多浪费！”小白拍拍蒋小雯的脸。

一群女人哄笑。

随后，一群女人的中心议题由穿衣打扮问题演变成女人如何关爱自己的问题。

这可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说穿衣打扮只是一种浅层次的物质追求，那么如何关爱自己则已经上升到精神层面。这事关女人的生活品味和人生价值。

这个说做女人一定要自私，先把自己管好，再去管老公孩子，别傻乎乎一个劲地埋头奉献，到头来孩子飞走了，老公喜欢上别人了，自己也老了，想为自己活都来不及。

那个说现在的男人，根本就不知好歹。你在家没头没脸地干活，他还嫌你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左右不是。索性懒点，端端架



子，啥也不管他，他倒挺把你当回事。

蒋小雯若有所思地点头，觉得大家说的不无道理。

说得正热闹的当口，电梯门一开，《展望山北》编辑部熊主任绷着脸从里边走了出来。《展望山北》编辑部隶属于新闻信息处，承载着山北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省内外宣传任务。编辑部熊主任挂新闻信息处副处长。

大伙面面相觑，噤声鸟散，打开水的打开水，涮拖把的涮拖把。蒋小雯注意到，熊主任也还穿着年前的那件素色棉袄，浑身上下灰邋邋。

熊主任绷着脸径自走向自己的办公室，开门进去，不再出来。编辑部新来的年轻小伙子进熊主任的办公室去为她打扫卫生。

多年前，蒋小雯刚分配来的时候，也曾这样子地为前任主任打扫过卫生。那时候的熊主任还不是熊主任，还只是前任主任属下的一名普通打字员，大家都叫她小熊。那时候的小熊正如蒋小雯现在的这般年纪，也坐在蒋小雯现在的那间大办公室里。

小熊当年是这栋大楼有名的美女，而且是很有头脑的美女。说有头脑，是她善于将自己美的资质发掘转化为一种可以升值利用的资源。蒋小雯刚来的时候，小熊正处于蒸蒸日上期，那时候的小熊是现已退休的某位前副秘书长身边的红人。

关于小熊如何将自己演变为某位前副秘书长身边红人的典故，大楼里流传着数种版本。

一说小熊前夫的老爹即小熊的前公公跟那位前副秘书长是一条沟里长大的同乡，小熊的前公公托同乡的前副秘书长多多照顾自己的儿媳。前副秘书长果真多多照顾小熊，结果照顾得过了头，以至于辈分错乱，把可以做自己儿媳的小熊照顾得成了自己的枕边人。

一说小熊的前公公和那位前副秘书长是同乡没错，但同乡不同

村，隔着两座山，况且小熊的前公公只是一名卡车司机，与前副秘书长是搭不上茬的。是小熊自报家门，自套近乎，与前副秘书长拉上了老乡。一来二往，成了忘年交；再一来二往，就成了心上人。

再说，什么同乡？根本瞎扯。小熊为了接近大楼里的重量级人物，可没少费心机。天天打扮得花枝招展，顾盼生姿，就站在电梯里不停地上下。不停上下的目的就是为了与那些重量级人物不期而遇。不期而遇的目的就是为了钓大鱼。功夫不负有心人，一条大鱼还真让小熊给钓着了。

自从小熊钓到了前副秘书长这条大鱼，小熊很快就不打字了，很快就成了熊主任助理，再很快就去掉了“助理”二字。其时前主任尚不到退休的年龄，熊主任助理在一边覬覦良久，渐渐失去耐心，为了去掉“助理”二字，三天两头向前副秘书长使小性子，最终前副秘书长拗不过“助理”，动用权力将前主任平调到别的处室去了。

小熊如愿以偿，坐在主任的宝座上，审时度势，运筹帷幄，身影从此便从蒋小雯她们的那间大办公室彻底消失了，与之一同消失的是与蒋小雯她们之间的平视和交流。

“小熊”变成了“熊主任”，“熊主任”开始覬覦“前副秘书长夫人”。

小熊还是小熊的时候，是没有做前副秘书长夫人的打算的，她一直甜甜地管那位前副秘书长夫人叫阿姨。那位阿姨是位糊涂得相当可以的阿姨，一度把小熊认做自己的干女儿，对于小熊与前副秘书长之间的亲密关系毫无认知。

倒是小熊的前夫，大楼里的一名普通司机，对于大楼上下的纷纷议论和背后的指指点点忍无可忍。终于在一次醉酒之后，一脚踹开了前副秘书长办公室的门，指着前副秘书长的鼻子破口大骂。大骂的结果是小熊的婚姻彻底解体，前夫领着儿子调离了机关大楼，



小熊成了离异的单身女人。

一个单身女人，形单影只，顾影自怜，自然会生出种种的欲望，这种欲望是主任这个头衔所无法满足的。

据说前副秘书长在小熊的婚姻走向解体之后，开始有意识地疏远小熊，并且语重心长地劝导小熊，要把自己托付给一个成熟而又稳重的人，千万不要找那种没头脑又意气用事的，譬如你的前夫云云。

前副秘书长的劝导在小熊的耳朵里变成了一种不负责任的推卸，因为小熊心目中成熟而又稳重、有头脑又不意气用事的人，除了前副秘书长，没有别人。那时候秘书长的位置刚刚空缺下来，前副秘书长是竞争那个位置的有力人选。前副秘书长对小熊的疏远和劝导与他仕途的利害关系密切相关。

小熊心知肚明，但她又很不情愿失去前副秘书长这棵大树，自然对前副秘书长的疏远和劝导置之脑后，依然一心一意地围绕在前副秘书长的身边，并且渐渐地滋生出荣跃为前副秘书长夫人的念头。

就在这当口，一封匿名信辗转到正牌前副秘书长夫人手上，信中对小熊的“行为”、“野心”披露无遗。前副秘书长夫人勃然大怒，大骂小熊狐狸精转世，狼心狗肺，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竟然在暗地里打起了她的主意。真是痴心妄想，登鼻子上脸，以为自己长得有几分姿色，就想什么也兜在自己怀里？

前副秘书长是典型的“妻管严”，别看他在背地里跟小熊如何如何，那完全是基于夫人不知情的基础上。一旦被夫人察觉，他还真的不敢再有什么不轨行为了。要知道他能混到今天这个份上，完全得益于夫人家族的坚硬后盾。这个坚硬后盾，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

熊主任一下子变得落魄起来。

当然，是属于生活的那种落魄，而不是工作的。

当然，是属于女人的那种落魄，而不是主任的。

单位里，她依然坐在主任的宝座上，依然可以对着手下的人颐指气使、发号施令。但离开单位，她就变成孤独的一个人。前夫领着儿子离开后，她就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儿子。以前是自己忙得顾不上见，等她突然闲下来后，是前夫不让她见。

熊主任的性情一天天变得乖戾刁蛮、莫名其妙起来。

原先跟蒋小雯坐在一个办公室的时候，熊主任也就是原来的小熊，也如平常的女人一般“庸俗”，喜欢坐在一起聊聊家常什么的。譬如聊老公、聊孩子、聊服饰、聊美容等等，也说东家长西家短的闲话，说单位里的是是非非。

但小熊最初演变为熊主任助理之后，虽然办公室和办公桌都没有改变，但熊主任助理的行为做派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蒋小雯她们几个小一拨的女同事坐在一起没心没肺、没头没脑地闲聊的时候，熊主任助理“出淤泥而不染”，“洁身自好”，不再参与进来。不仅不参与，有时还皱着眉头故意咳嗽以表示反感。

到后来，熊主任助理演变为熊主任，从大办公室搬离，搬到了前任主任腾出来的单间办公室。坐在阔大的老板桌后面，熊主任变得更加“脱俗”、更加“高尚”、更加莫名其妙起来。

熊主任的莫名其妙表现为，无论手下的人在嘀咕什么，她总觉得是在嘀咕自己。为此，她要么待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不出来，要么就是蹑手蹑脚地出来，贴在蒋小雯她们的大办公室门口，听听她们在说什么。

有一次蒋小雯因为有急事匆匆外出，门一拉，熊主任那张冷冰冰的脸一下子突兀地暴露在一屋子人的面前。一时大家都有些尴尬，僵得像雪地里的大白菜。还是小白反应快，笑呵呵道：“哎



呀，熊主任，你看蒋小雯多有眼色，知道主任要进来，赶紧给开门！”大家也赶紧跟着呵呵笑了几声。

知道熊主任有这样莫名其妙的举动之后，大家在办公室说话都加倍小心，但也免不了开开玩笑，说蒋小雯别看你是个博士，要想在这大楼里混出点名堂来，你就得向熊主任学习。说小白你打扮得花枝招展，光给我们看有什么用？你得学习熊主任给重量级人物看！

玩笑三传两传的，还真传到了熊主任的耳朵里。这下蒋小雯在熊主任眼里贴上了标签，一道熊主任不时想磕打两下的标签。

关于小白的玩笑其实也传到了熊主任的耳朵里，只是熊主任不敢轻易去触碰小白罢了。小白的老公可是在省纪检委任要职，熊主任可不敢拍着胸脯说自己清清白白、规规矩矩。他要是收到什么不明不白的信还不给你整个水落石出？要再夹带点个人恩怨还不给你整个落花流水？蒋小雯的老公呢，也就这大楼里的一名普通干事，孰重孰轻，孰碰得孰碰不得，熊主任是很分得清楚的。

蒋小雯是这大楼里唯一的博士。

一个博士，混在机关大楼里，还真混不出什么名堂。蒋小雯混了多年，至今仍是熊主任手下的一名工兵，干一份识几个字就能干了的、但识字太多却不一定能够干好的活儿。当然，在这大楼里混得好与赖，与活干得好与赖，没有直接的、必然的关联。

蒋小雯心里明白，她在熊主任手下干活，无论她干好干坏，熊主任都会有一番说辞。她干好了，那是她应该的，你不是博士吗？博士干活就得有点水平，不然也不能叫“博士”。她干坏了，那就更有说辞了，还博士呢？就这点水平？“博士”，“博士”，其实就是啥也“不是”。

蒋小雯觉得自己真有点识字太多，这扣在脑袋顶上的无形的博

士帽，没有带给她任何实质性的东西，反而给她带来许多负面的影响。譬如熊主任对她的态度，颇有些鸡蛋里挑骨头的刻薄，虽然熊主任对手下一向刻薄，但对蒋小雯似乎更甚一些。

这当然与那些玩笑有关，但出炉玩笑的肯定不是蒋小雯，而熊主任为啥单单要拿她开刀？还不是她脑袋顶上的那顶博士帽，无形中刺痛熊主任的软肋？熊主任的第一学历是高职技校，第二学历是电大专升本，那是她坐上主任的宝座之后，匆匆为自己充电充来的。

其实，她坐上宝座与学历没有任何的关联，而坐上宝座之后的充电与能否坐稳宝座也没有任何的关联。她充电或不充电，都没有人能够将她从那个位子上捋下来。但坐在宝座上的熊主任，却要为自己坐宝座的那个屁股粘贴上一些相应的粉饰。

事实上，在这样的机关大楼里，没有人整天惦记着你的学历，就像没有人惦记着蒋小雯是个博士一样，也没有人惦记着熊主任是一名后天的电大生，但熊主任却似乎很惦记的样子。

因为很惦记，所以她就很不舒服。因为她很不舒服，所以她就得拿让她很不舒服的人开刀。熊主任很不舒服的时候，就会召集属下全体人员开会。

熊主任当主任多年，终究是练就了一套通过治理属下而让自己很舒服的本领。

蒋小雯刚刚坐定，对面的小白就冲她翻白眼：“一会儿开会肯定磕打人！”

“这刚过完年，没啥不愉快吧？”

“熊头儿不愉快。你有老有少，热热闹闹，人家熊头儿就孤孤单单一人。刚才没见熊头儿那脸？阴着呢！这都憋一个年了，还不发泄发泄？”



“老冲咱们发泄也不管用啊!”

“是啊，可不冲咱们发泄，冲谁发泄？要不，你给熊头儿介绍个老伴，让她转移一下注意力，咱们的日子也好过点？”

“你能耐，还是你给介绍，我可没那个本事。”

“我是想给介绍呢，可咱熊头儿好歹也是副秘书长身边的人，我手头那个级别的老干部还真没有。”

正说着，刚才为熊主任打扫卫生的年轻小伙子进来通知大家开会。蒋小雯和小白起身走出办公室后，又返回来拿笔记本和笔。

熊主任开会有个特点，她喜欢手下的人做做笔记。即使没什么可记的，也得拿着笔记本和笔，做出要记的样子。

熊主任说了，好记性不如一个烂笔头。她讲的话，你现在记着，不一定明天还记着；明天记着，不一定后天还记着；后天记着，不一定大后天还记着。总之，你总有一天会不记着。但是，如果写在本子上呢，那么你无论什么时候翻开它，就会看到那些话，看到那些话，也就等于你记着了。

熊主任还说，不是说她讲的话就一定要强迫大家记下来不可，也不是说她非要强迫大家做笔记不可，这关键是涉及到一个工作态度和工作习惯的问题。我们大家都是做文字工作的（熊主任说到文字工作的时候，总自豪地一挥手，似乎只有做文字工作的人，才能被称为文化人；而只有文化人，才是真正高尚和尊贵的人），什么东西对我们最重要？那就是一个良好的工作态度和工作习惯。什么是良好的工作态度和工作习惯？那就是严谨、认真，不能有一丝一毫的马虎。譬如说（熊主任再一挥手），我们开会，就要有一个开会的样子。不能说你两只肩膀扛一个脑袋，左耳朵听听，右耳朵冒冒，完了什么事都没有，那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态度和习惯。这种态度和习惯很不好，严重地影响着我们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我们要坚决地改掉（熊主任最后一挥手，这最后一挥手的动作幅度和强度

都远远大于前两个动作)。

为了培养大家良好的工作态度和工作习惯，熊主任开会之前的一个习惯动作是，环视一周，冲着她环视的目标点头或摇头。她冲着点头的是手里有本有笔的，她冲着摇头的是手里空空如也的。然后熊主任微蹙眉头，干咳两声：“哦——，看看还有哪位同志忘了拿本拿笔？”那几个被她盯着的目标只好返回去拿本拿笔。

蒋小雯做学生的时候，是做笔记的一把好手，那些笔记主要是为了应付考试的。可现在做这个笔记是为了应付什么呢？那就是熊主任的目光了。蒋小雯被熊主任的目光盯过几次之后，也终于记住了拿本拿笔。

熊主任盯着一屋子的属下，都规规矩矩地拿了本、拿了笔，脸上的肌肉微微松了两下，随即又紧绷起来。她干咳两声道：“哦——，这个年已经过完了，大家的心呢，该往工作上收拢了。哦——，为了这个年，一些同志从年前就忙活上了，心思没往工作上操。这个不怨大家。哦——，过年嘛，可以理解。但是，现在呢，这个年已经过完了，哦——，心思要是还不往工作上操的话，那就很不像样了。哦——，今天开这个会呢，就是要提醒大家，要赶紧收心了。我们这一年面临的任务还很艰巨，哦——，我们大家要齐心协力，把我们的工作干好。哦——，大家知道，我们现在的经费很紧张。哦——，只有把工作干好了，我们才有可能去争取领导的扶持。哦——，为了干好我们的工作，就要求大家从上班的第一天起，就要有一个良好的工作面貌。哦——，我们这里女同志多，女同志多，闲话就多，大家喜欢聚在一起聊天，拉家常。哦——，不是说，不让大家聊，是说，大家聊要分个时间。哦——，工作的时候，心思要操在工作上的话，大家可能就没时间聊，或者说没心思聊。哦——，聊过来聊过去，东家长西家短，哦——，大家都是知识女性，知识女性，要让知识在工作中发挥出作用来，不能像家庭



妇女一样，哦——，就是聊老公、聊孩子，哦——，哦——。”

熊主任突然有些语塞，脸一下子涨红。她顿了顿，拿过面前的杯子喝水。水显然有点烫，熊主任张嘴猛吸两口凉气。

小白用手指戳戳蒋小雯的胳膊，蒋小雯心领神会。

熊主任总是这样，在提到老公和孩子的时候，情绪总会不由自主地出现一些波动，虽然她在竭力掩饰，但还是能被在座的人看出来。蒋小雯心底涌起一种感触：熊主任这个人虽然挺刻薄，但其实也挺可怜。

熊主任调整好情绪，继续开始讲话：“哦——，刚才讲到哪里？哦——，说知识女性，要让知识在工作中发挥出作用来。哦——，尤其是我们的高知女性，更要在工作中发挥出巨大的作用来。哦——，高知，高知，一定要让这个‘高’字在工作中体现出来，‘高’在哪里？怎么样就是个‘高’？哦——，不是你自己认为你‘高’你就‘高’，你得让大家都说你‘高’你才‘高’。哦——，尤其是，哦——，这里强调一下啊，尤其是，你得让你的上司你的领导说你‘高’，你才可以算得上是真正的‘高’。哦——，关于这个道理，不多讲了啊。”熊主任停顿一下，朝蒋小雯那个方向瞄了一眼，然后转换了话题。

熊主任总是这样，在讲到她特别想讲的问题时，总是以“不想多讲”作为结语，以此来加强大家对这个问题的反省。

“哦——，我们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哦——，尤其是我们的女同志，大家都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来上班，这当然是好事。哦——，但是呢？如果你把心思都花在穿戴打扮上，是不是往我们工作上花费的心思就要少一些。哦——，今天我弄一个新发型，明天我穿一套新时装，后天她拎一个新皮包，再后天她又穿一双新鞋来。哦——，大家聚在一起，就谈论比较个这些东西？是不是很有价值？哦——，不是说不让大家讲究仪表啊，关键是我们这样的大楼

里，工作是第一位的，哦——，社会上那些个时髦了、潮流了，我们不能盲目追随。我们毕竟是知识女性。哦——，关于这个道理，也不多讲了啊。”

熊主任又停顿一下，又朝蒋小雯那个方向瞄了一眼。

当然这一眼应该是瞄向小白和小孙的。小白坐在蒋小雯的左边，小孙坐在蒋小雯的右边。小白又用手指戳戳蒋小雯的胳膊。

蒋小雯感叹，熊主任果然是熊主任，短时间内就把让她不愉快的几个因子高度概括，一一磕打一遍。不指名，不道姓，却又让你们个个心里明白，所谓软刀子杀人不见血，却刀刀直抵命门。

蒋小雯搞不明白的是，熊主任还是小熊的时候，其实跟大家是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的。当年的小熊那也是顾盼生姿、花枝招展，不然也攀不上前副秘书长那棵大树，却为何在她做了主任之后，突然反感起女人的穿着打扮来？是因为她主任的头衔曾经是与花枝招展联系在一起的，而现在却想竭力扭转这一曾经的事实？还是那令她花枝招展的历史人物早已退出权力的舞台，令她失去了花枝招展的原动力？或是女人的日益衰老令她意识到自己无论再怎样地花枝招展，也不可能压过她手下的年轻人了？

蒋小雯审视着眼前的熊主任，一个地地道道的中老年妇女的形象，服饰远离时尚，神情疲惫拖沓，远没有当年花枝招展、风光无限的影子。这种改变，除了岁月，除了年龄，还会有什么呢？真像大家背后嘀咕的那样，是一种心理的改变吗？一个女人以失去家庭和孩子为代价换回来的锦绣前程，也不过如此而已。

熊主任又就男同志们玩网络游戏、小年轻人在办公室里煲电话粥等等的若干问题展开了长篇大论。

会议一直持续了两个多小时。

散会的时候，蒋小雯在笔记本上只记了两个字：“收心”。



小白的笔记本拿过来，上边写着：“最新吉尼斯记录，589个哦。”



李国栋在综合五处工作。综合五处在这栋大楼的十八楼。十八楼是这栋大楼的最高层。

楼层高，李国栋的职位可不高，至今仍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干事，至今仍没有在姓氏的后面熬出一个能够彰显身份的称呼来。

算来李国栋在这栋大楼也混了十来年了，可一直都没有混出个名堂。不是他不想混出个名堂，他做梦都想。不是他没有努力，他做梦都在努力。可是，做梦归做梦，努力归努力，李国栋就是没有混出个名堂。

想当年，热血沸腾的李国栋从踏入这栋大楼的第一天起，就豪情万丈地给自己制订了宏伟远大的奋斗目标：一定要干一番风风光光的事业出来。当年他心中认定的风风光光的事业，无非就是把自己的本职工作踏踏实实地做好。只要把自己的本职工作踏踏实实地做好了，他的事业自然就风风光光了。

后来的李国栋终于明白，在这栋大楼里混，没个一官半职，你的事业就永远都不能说是风风光光。而风风光光的事业，与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是没有什么必然的因果关系的。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是有可能让你的事业风风光光的一个前提，



但不是一个“必然”的前提。很多时候，这个前提可以被一些其他的东西所取代。而且，你单单有这么一个前提，它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导致“风风光光”那个结果的。

李国栋发现自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太致力于“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这个单一的前提。因为太致力于这个单一的却又不是必然的前提，一些更为必然的前提被他疏忽了。这是导致他至今还混不出名堂来的重要原因。

在大楼里混的这些年，李国栋不是没有遇到过可以让自己风光起来的机遇，只是李国栋没有很好地把握住而已，或者是说李国栋把握的方式和方法不对而已。是谁说过，机遇是永远留给有准备的人的！这种准备落实到李国栋头上，那就是应该时时刻刻注意跟领导同志、尤其是主持全面工作的领导同志保持一种密切的联系。这种密切联系是指生活中的联系，而绝不是指工作中的联系。有了生活中的密切联系，在机遇来临的时候，那个机遇才有可能在你的脑袋上炸开花。人都说：“不跑不送，原地不动”，“跑”就是要在日常生活中跑出一条亲密联系的路子来，“送”就是要在机遇来临的时候沿着那条路子送上具有足够杀伤力的“金色炸弹”。这二者缺一不可。前者是一种铺垫，后者起决定性的作用。

大楼哲学，李国栋经过多年观摩学习也算吃透一二，只是实际运用起来还相当笨拙。学习是一码事，运用自如是一码事，其间还有相当的距离。这种距离的缩减绝非一朝一夕之事，需要某种天赋和能力，而李国栋身上恰恰缺乏这种天赋和能力。

李国栋他爹说过，天下的人有两类，一类是赶车的，一类是坐车的。说白了就是，一类是干活的，一类是指挥别人干活的。而李国栋和李国栋他爹一样，都是那第一类。只不过跟他爹不同，他干活的地点从山里转到了省里，从地里转到了楼里。

李国栋盘点自己踏入这栋大楼的成就，那就是把蒋小雯也弄到

这楼里来了。但后来他发现那简直是他人生中的一大败笔。

多年前他曾经对着做了自己新娘的蒋小雯暗暗在心底发誓，一定要让眼前这个女人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可多年过去，眼前这个女人既不幸福也不快乐。她不幸福，是因为她嫁给了李国栋，而李国栋至今都没有混出个名堂；她不快乐，是因为她随李国栋来到这栋大楼，她自己也混不出个名堂。

当年蒋小雯到省府大楼来上班，还真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新闻。作为大楼里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博士，女博士，蒋小雯被大楼人士作为新闻人物议论了好一阵子。不过，新闻归新闻，议论归议论，她很快就被淡忘了。蒋小雯像投入水中的一粒石子，激起些许惊奇的浪花涟漪，随即没入深层，再也没了声息。

蒋小雯既不幸福也不快乐的这个事实成了李国栋心中的一个症结，他时时被这个症结所折磨，却又出于男人的自尊，不能流露。

当初把蒋小雯软磨硬泡地追到手里，现在却不能给她幸福和快乐，不能不说是他李国栋的失败之处。蒋小雯要是嫁给一个比他李国栋优秀的男人呢？要是不随他李国栋来到这栋大楼呢？现在的蒋小雯会是一种怎样的生活状况？像柳婷那样嫁个老外出国定居，从头到脚彻底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还是像黎美那样嫁个有钱土著，随心所欲地享受物质生活？

柳婷是蒋小雯读本科时的密友，黎美是蒋小雯读硕士时的密友，这两个密友目前的生活状况不用说都在蒋小雯之上。蒋小雯每每提起这两个密友，口气与神情无不流露出一种羡慕。这种羡慕让李国栋心里很不好受。这不明摆着她对自己的生活状况不满意？对自己的生活状况不满意，也就是对他李国栋不满意。

当年蒋小雯从山北大学博士毕业，面临着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



一是留校任教，讲师，副教授，教授，一路走下去，生活简单，日子平静，但也不免枯燥和劳心。当然这还有另外一种极大的可能性，那就是公派出国，到美国、到英国、到澳大利亚什么的。不想回来就一直在外耗着，国内待遇照常；想回来那就是“海龟”，金光闪闪。

二是像李国栋那样，进一家机关单位当差，坐办公室，风不吹，日不晒，春夏秋冬，旱涝保收，上班下班，稳稳当当，不慌不忙，悠闲自在。女人有这样的一份工作干着，尽可以让自己过得更“女人”一些。但也不免有混日子之嫌。

也许因为书念得太多，在学校待得太久，校园生活早已令蒋小雯感到枯燥和乏味。也许因为校园外的社会对蒋小雯而言，全然陌生，所以便存在着更大的诱惑。蒋小雯在去留问题上犹豫不决、徘徊不定。

李国栋却坚决希望蒋小雯做出第二种选择。

他的考虑很切合实际。

因为他和蒋小雯两个人的家都不在本地，两个人结婚后将面临着一大堆实际的问题。首先就是这个家将安在哪里的的问题。如果蒋小雯留校，那么无论这个家安在远郊的学校，还是安在李国栋工作的城中心，都相当于一种短距离的异地分居。李国栋跑了多年的学校，想来也是跑怕了，跑烦了，实在不想再跑了。其次，待有了孩子呢？那问题就更多了。是蒋小雯一个人带？还是李国栋一个人带？一个人带孩子要遇到多少困难和麻烦？想想都头大。还有，孩子的上学问题呢？……

李国栋把与家庭相关的一大堆问题罗列出来之后，蒋小雯也意识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她很快做出选择，离开学校，到社会上去。

这个到社会上去的选择，落到李国栋的头上，就成了一项如何

把蒋小雯弄到社会上去的艰巨任务，相当艰巨。

别看蒋小雯是个博士，念那么多年的书，其最终的结果是将自己的职业半径缩减到最小。除了留校任教、为人师表这个光明的前程在等着蒋小雯涉足之外，社会上的任何一种职业似乎都没有为博士而设。

而李国栋呢？他的双臂张开，所能够得着的最大轮廓也就是他脚下的那栋大楼。为了把蒋小雯也弄到这栋大楼里来，李国栋也算是费了一番心思。

蒋小雯毕业比李国栋整整晚了五年。这五年，毕业分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李国栋那个时候，有什么单位要人，会把指标拿到学校，由学校选择推荐学生。简单说就是我需要怎样的学生，你给我分配过来就是。

到了蒋小雯呢？似乎人才爆满，更似乎商品社会的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甭管你是硕士博士，无以数计的毕业生都在门口挤着、哄着想进去，人家单位自然要拉拉脸、摆摆谱。没个关系，没个门路，能让你白白进去？

当然，这些单位都是大家眼里的所谓的好单位，也就是那些早涝保收、吃不饱饿不死的机关单位。想进这样的单位去，你脑袋上顶个硕士帽或博士帽，没有任何比较优势，人家才不稀罕你那顶帽子。那工作交给一个硕士或博士去做，与交给一个本科生甚至专科生去做，没有任何本质的区别。既然本科生或专科生就能做了的工作，为什么要交给硕士或博士？

李国栋把蒋小雯弄到这大楼里来的唯一理由，就是希望解决结婚后的异地分居问题。这理由，比蒋小雯头上的那顶帽子更具有说服力。

那时的李国栋好歹也在大楼里混了五个年头，虽然分管综合五处的前副秘书长不认识李国栋，这表现为李国栋每每恭恭敬敬地向



那位前副秘书长问好时，那位前副秘书长从来就没有正眼瞟过他。但李国栋却晓得主管自己的顶头上司、综合五处老处长与那位前副秘书长是数年前一同来到这省府机关的同班同学。

那位前副秘书长同学混得好，早早坐上了副厅的交椅。老处长同学混得差，一直蹲在处长的位置上多年不动。但两个人的私交一向还好。别看那位前副秘书长见了这楼里的属下一一般都端着架子，表情严肃，不哼不哈，但见了老处长这个属下还是很给面子的。

老处长人不错，正直厚道，平和豁达，爱好书法，写一手行云流水般的狂草，空闲时间常常伏在办公桌前一展笔艺。李国栋也爱好点书法，那是当年为了给蒋小雯写情书而仓促练就的。因为书法的缘故，李国栋在工作之外，与老处长的接触多了一些。接触多了，李国栋那桩忧心忡忡的事便对老处长说了。

老处长很是仗义，说李国栋这小伙子是块实干的料，组织上为他解决点实际的生活问题以解除他的后顾之忧完全是应该的。况且他的准媳妇还是个博士，这大楼里来一个博士，那是好事啊。是好事，当然要办。老处长立马表态，这事包在他身上了。

这事经老处长向主管自己的顶头上司、那位前副秘书长同学一提，还真八九不离十。那位前副秘书长除分管综合五处外，还分管新闻信息处、继而《展望山北》编辑部，偏巧那时编辑部小熊正处于雄心勃勃、蒸蒸日上期，编辑部人员结构正面临重大重组，原编辑部主任即将“老萝卜”让坑于“漂亮萝卜”小熊，小熊腾出来的那个“坑”就顺水推舟送老处长一个人情，由蒋小雯这只“博士萝卜”来填了。

当然“萝卜填坑”一说印在那位前副秘书长的脑子里。老处长没往这个层面上去想，李国栋也没往这个层面上去想，蒋小雯就更不知道其中个理了。

蒋小雯告别学校，随李国栋踏入这栋大楼的时候，心情无比激动。站在垂直上升的电梯里，她的心突突地跳个不停。这不仅是因为她学生生活的终于终结和崭新生活的重新开始，还因为她和李国栋竟然会在同一栋大楼里上班，而且这栋大楼它不是一栋普通的大楼，它是这座城市里最富权力与地位象征意义的大楼。

蒋小雯的眼前似乎展开了一幅美妙无比的画卷，一种奇异、新鲜、光明而激荡人心的感觉在蒋小雯的心头充盈着。

李国栋倒显得相对平静。

他毕竟是个机关干部，在这大楼里磨练了五年，显然成熟而沉稳了许多。

看来学生就是个学生，无论你是个硕士还是个博士，无论你念了多少年多少年的书，你终究是个学生。你身上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那股稚嫩的气息，不经过社会这个大熔炉的好好冶炼，是永远也不可能散失殆尽的。

当然，李国栋第一次由学校踏入这栋大楼的时候，其心情激动的程度与蒋小雯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那时的他，滑稽性地肩背一个大铺盖卷，手提一兜书角全部翻卷外翘的书，热血沸腾、心潮澎湃、兴致勃勃地出现在这栋大楼的面前。那肩上背的，手里提的，是他从学校出来的全部家当。若不是他手中提着的那兜书，比他怀里揣着的那张派遣证，对他的来历做了一个更为直白的诠释，门卫早把他当成了进城上访的民工而拦截在门外。

李国栋携带着他那一堆带在身上太多、放在地下太少的全部家当戏剧性地走进电梯，对着那现代化玩意儿的一排排按钮现出一副茫然无措的神情。

李国栋是第一次见电梯，更是第一次乘电梯。每一个第一次乘



电梯的人都可能会遇到与李国栋同样的问题。问题是，那时站在电梯里的人都早已乘坐了成千上万次、数不清的无数次，大家早已忘记了他们曾经的第一次。李国栋便结结实实地领教了众多双目光的怪异注视，结结巴巴地道出了他想要到达的楼层。

李国栋在十八楼的一间办公室里安顿下来，这一安顿就是十多年，像被定格的电视画面，再也没有丝毫改变。他像一株小树苗，被人定植在应该定植的地方，从此埋头生长，发根长叶，暑热冬寒，无人关注。

李国栋闭着眼睛就能摸到自己的办公室。他精确计算过距离，从电梯出口到办公室门口十八步，从办公室门口到办公桌八步。十八楼，十八步，八步，都是大吉大利的数字，只是李国栋一直没有大吉大利起来。

李国栋安顿下来的主要任务就是写材料，没完没了的会议材料。召开会议是大楼里各级领导工作的主要内容和主要方式，撰写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会议材料是李国栋工作的主要内容和主要方式。所谓文山会海，李国栋这些年所撰写的文字材料堆在案头，那也是一座颇为壮观的小山了，他这些年所历经的大小会议也浩淼如海了。

李国栋写材料越多，越觉得自己除写材料之外，再无其他技能。假如有一天领导不开会了，材料不宣读了，他还真不知道自己该干吗去。说是在省府大楼混事，可真要下岗，还不如一个技工，人家起码有一定的技术在身，还可以凭技术来个二次就业。他李国栋呢，除了写材料之外再无他长。那些材料，说它有用也算有用，说它没用还真是一堆废纸。

李国栋的办公桌，李国栋的办公椅，被李国栋的身体摩擦得锃明瓦亮。李国栋的头发，被一堆堆文字材料挤压脱落。李国栋的脑

门，被大大小小的各级会议浸泡发亮。李国栋坐在办公桌前，其显著的特征就是两个亮：桌子亮，脑门亮。

老处长退休了，新处长又熬成了老处长，李国栋的形象和位置都没有改变。比李国栋晚来三年的小于，一年前正式升任为于副处长，而李国栋还是一个“小李”。

“小李”其实不小了，过了这个年就满四十周岁了。

小于没有变成于副处长的时候，李国栋的心态尚处于平静、祥和状态。这大楼里混事，就是个论资排辈，急不得，躁不得。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你干着急也没法子。眼看四十岁的人了，没个一官半职，脸上不光彩。但那个一官半职不是说你想要就能要来的，那得有适当的机遇出现。机遇不常有，就像伯乐不常有一样。没有伯乐，千里马照样得跑路。没有机遇，李国栋也照样得干活。李国栋一如既往地、踏踏实实地、兢兢业业地工作着。

当然，也眼巴巴地盼望着机遇的出现。

一年前，这样的机遇终于出现。

处里前副处长提拔到别的处室当一把手去了，副处长的位子空缺下来。李国栋心中那个激动啊，掐来算去周围几个人，论资历，论工作，论年龄，也就数李国栋最为靠近那个位子。李国栋私下探同事口风，一致看好李国栋。

仿佛一只成熟的苹果就要砸在自己的脑袋上，李国栋那几天神清气爽、情绪高昂，身上每一个细胞都处于亢奋状态，走路、做事都忍不住哼着小调，在电梯里遇到认识不认识的都打招呼，回到家就跟蒋小雯抢着干活。整个儿就一句话：李国栋由内而外地高兴。

李国栋高兴，蒋小雯也高兴。任何一个女人都希望自己的丈夫出人头地，蒋小雯当然也不例外。更何况蒋小雯一来到这大楼就遇到熊主任这样的顶头上司，她知道自己无论怎么做都不会有出头之



日，自然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李国栋身上。现在李国栋终于要熬出点眉目来了，她还不是打心眼里高兴？

她一高兴就拉着李国栋上街，给李国栋买衣服买鞋，把李国栋从头到脚收拾一新。

可高兴劲儿没持续几天，大楼里就传出新消息来了：小于被分管综合五处的副秘书长推荐为综合五处副处长提拔考察对象，李国栋榜上无名。

李国栋是在早晨上班的电梯里突然听到这个消息的，当时就像被强电流猛击一下，立马就懵了。这么多年苦苦等来的一线曙光居然不会在自己的头顶上闪耀，那简直是命运跟自己开的一个冷酷的玩笑。就像当年李国栋不敢相信自己被分配到这大楼里一样，如今也不敢相信自己在大楼里踏踏实实、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工作了这么多年，居然连一顶小小的帽子都混不到头上，真是太冤屈了。

多年的付出一笔勾销，真是太亏了！

多年的辛苦付之东流，真是太不值了！

悬在李国栋头顶的一片幻影被彻底无情地摧毁，期待多年的梦想化为泡影，坚持多年的信念彻底动摇，李国栋像一只泄了气的皮球，人整个儿地蔫下去。

蔫了的李国栋，精神萎靡，情绪低落，无精打采，信心丧失，在他那张锃亮的办公桌前坐下来，锃亮的脑门黯淡下去。

好事的同事聚在李国栋发亮的办公桌前，总结李国栋失败而小于这匹黑马暗地杀出的诸多种缘由。

这个说别看小于同志平日不声不响，不显山不露水，人家用的是暗功，走的是捷径，知道不？你们说分管综合五处的副秘书长最大爱好是什么？搓麻将！副秘书长同志也是肉身，天天开会，日日讲话，能不头疼心烦？别看他在咱们脸前抬头挺胸、爱理不理，那

见了管理他的人不也满脸堆笑、点头哈腰？头疼心烦的事指不定比咱们还多。怎么办？放松调剂搓麻将！人说管五处的前副秘书长喜欢“小熊”，现副秘书长喜欢“小搓”。人家小于聪明，打听到副秘书长有这么一个爱好，不知怎么努力就混到那个圈子里去了，天天陪着副秘书长搓麻将，好事还不往小于身上掉？你说你李国栋，天天趴在桌子上写材料，那些材料恐怕副秘书长早就看烦了，你说你写得烦不烦？你是让副秘书长心烦的，小于是让副秘书长放松的，好事给谁？这不明摆着？

那个说有道理，不过光搓麻将就好事往身上掉，没那么简单。搓麻将只是与副秘书长联络感情的一种方式，但不具有决定性。知道不？小于逢年过节就要给副秘书长老婆塞红包。一年大大小小的节日有多少？得多少红包？你舍得吗？小于舍得，那是一种长效投资！你混不好，是你舍不得投资，有钱想着给老婆孩子买肉吃，所以混不出样。你说你李国栋，又想混出个样，又舍不得投资，能行？光凭工作就想混出个样，万万行不通。工作算啥？那是你应该做的，你领公家的钱就得给公家干活不是？

还有的说搓麻将和平日塞红包也算不了什么，统统都是一种铺垫，关键还要看最后的“一炮轰”。你们知道不？小于前几天跟我借钱急用，我还纳闷，一没买房，二没买车，也没听说家人生病，突然需要一大笔钱干吗？这不出来结果了，大红包。听说咱楼里的官帽儿现在都明码标价，肥的“两巴掌”，瘦的“一巴掌”。咱处里这顶副帽儿，也不知道几巴掌。看来小于这次大出血，家里的老底儿都捧出去了。不说咱几个混得差，是咱几个鼠目寸光，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又想混得好，又不想出血，上哪儿等好事？

说到最后，大家一致的结论是，小于出那么多血弄顶副帽儿也没逮着大便宜，李国栋一滴血不出就想戴帽太过天真。小于能混到麻将圈子里小搓，那是一种能力。李国栋整天伏在桌子上写材料，



那叫没出息。李国栋你不值得同情，社会在发展，世事在变化，跟不上潮流，撵不上时代，当然要被淘汰。

李国栋心里那个难过啊。自己混得差不说，末了还得不到大家的同情和认可，真是冤枉又可气。

闷闷地回到家，蒋小雯也跟大家一个腔调。

说李国栋我不是没有提醒你，你也活动活动，给人家领导同志进点儿贡，别傻傻在那儿等好事往身上掉。你说没那个必要，不就一个副职？多大一顶帽？辛辛苦苦工作多年，一顶小帽都混不上？那成啥了？看看处里的几个人，我估摸怎么也该轮到我了，埋头苦干这么多年，还不给顶小帽戴戴？没功劳也有苦劳呢！

你倒挺自信，结果怎样？现在后悔了吧？马上四十的人了，过了这个村没那个店，好不容易一次机会，你抓不住，笨不笨？不是我说你，你就是没那个能力！人家现在的小年轻都知道上下运作，左右协调，到处打关系，找门路，就你只知道趴在桌子上写你那些个破材料，谁稀罕？你还挺得意，以为就自己有那两下子。顶啥用？关键时候啥也不顶！

还有，你的麻将不是挺顺溜？你们村不是七八岁的小孩都会玩？你咋就没想到这麻将也能派大用场？看人家小于不就是因为麻将跟副秘书长同志搭上线的吗？你呢，就等着伯乐发现你栽培你，哪有这样的好事？现在的状况你也不是不清楚，跟上形势就行，可你死脑筋不开窍，吃亏都没地方申诉。

蒋小雯跟李国栋怄气，家里的气氛紧绷绷。

儿子做作业，遇到不会的数学题，去问蒋小雯。蒋小雯没好气地说：“问你爸去！让他以后多操心你的学习，别整天写个破材料，啥也不管！”

儿子去问李国栋。李国栋心不在焉，数学题拿在手里，琢磨半天只想出一种解法，按题目要求至少要三种。

儿子很不满意，说：“爸，你咋这么笨呢！我还是问同学吧。”完了又说：“你不是说要领我到大海里游泳吗？多会儿去？”

李国栋不耐烦道：“再说吧。”

“就知道你是骗人，说话从来都不算数！”儿子撅着嘴离开。

李国栋是许诺过儿子，放了暑假带儿子去青岛游大海，可那是在李国栋戴上那顶帽子的前提下，哪曾想那顶帽子他李国栋会戴不上？

这下可好，蒋小雯怨自己没出息，儿子嫌自己笨还说话不算数。

李国栋越发郁闷了。





5



郁闷无比的李国栋开始到网络里去寻求寄托。

开始是玩一些简单的网络游戏，什么猫游记、街头篮球、跑跑卡丁车之类，玩着玩着没了兴趣。后来就泡聊天室，跟陌生人叙说自己的失意和愤懑。聊着聊着，渐渐在一个叫“中年情怀”的聊天室里聚了一些人气，网友们对李国栋的际遇颇为同情。

人到中年，生活的压力、工作的压力、人际关系的压力，诸多压力的挤压下，中年的人们个个都有一肚子牢骚和苦闷，大家活得都不轻松，在这虚拟世界里发泄发泄，似乎是一种很有效的舒缓和调剂。

李国栋在那里找到了一丝安慰，尽管那是虚无中的一种安慰，但也让李国栋的郁闷情绪渐渐缓和下来。这还不算什么，李国栋发现自己只要在聊天室一出现，就有一位网名为“知心爱人”的女士跟自己频频打招呼，李国栋的心里很是受用。

那位“知心爱人”颇善解人意，对李国栋的际遇不仅深深抱以同情，还好言好语劝解李国栋。人活在一辈子很不容易，别给自己太大压力。许多事情不是自己想做就能做得到，别跟自己过不去。人生要学会放弃，不要太难为自己。一切要随遇而安，不要太

强求自己。

这些话在李国栋听来真是舒坦极了。像一个极度口渴的人突然饮得一杯甘泉，像一个极度饥饿的人突然食得一块面包。李国栋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都活跃起来，每一个毛孔都舒展开来。

是啊，为什么一定要出人头地？世上的人千千万万，能够出人头地者又有几人？芸芸众生还不是平淡中来，平淡中去，人生苦短，何必太为难自己？想我李国栋山里娃一个，从大山里拔出泥腿，在城市里娶妻生子，扎根发芽，也算小有成就，何必再给自己制订些个目标要求，实现不了，自寻烦恼？我李国栋就一个普通人，普通人就过普通人的日子，要那么多抱负和想法干吗？

这样一想，李国栋心头释然，倍感轻松起来。但不知怎么又突然想起蒋小雯。一想到蒋小雯，李国栋的心头又沉重起来。

李国栋顿然明了。

这么多年来，自己踏踏实实、兢兢业业地工作，盼望有朝一日混个一官半职，说起来耳朵好听，走出去颜面光彩，与其说是为自己，不如说是为蒋小雯。

想当年，蒋小雯的两个死党女友柳婷和黎美，在蒋小雯选择李国栋的问题上坚决一致持反对意见。尤其是精明过人的柳婷，一向不把李国栋放在眼里，觉得蒋小雯找李国栋实在是太亏了，简直就是吃错了药，昏了脑袋，没谈过恋爱，啥经验没有，稀里糊涂就把自己的一辈子断送了。李国栋当时颇不服气，说柳婷眼里有水，就知道朝上看，朝钱看，肤浅得很，对他李国栋根本就是门缝里看人——把人看扁了的一种歧视。

为什么歧视李国栋，还不就因为李国栋贫瘠大山的背景，一没根基二没钱，两眼一片黑，兜里还空空如也。空空如也就咋了？照样也有谈恋爱、娶媳妇的权利。莫不是我李国栋还要打一辈子光棍不成？或说我李国栋就该回山里找个大字不识的山妹子？偏就不服



这口气，有朝一日混出个名堂，一定要让那些不把李国栋当回事的人都看看，山里出来的就咋了？照样也有出人头地的一天。

憋着这样的一口气，李国栋这些年来老黄牛般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工作着，一心一意地盼望着出人头地的一天的出现。可是没想到竟会混得这么差，落得这么惨，连那么一顶小小的帽子都混不到脑袋上，还能有什么大的盼头？这辈子就这样子完了？这般状况，蒋小雯能没有怨言？柳婷呢？黎美呢？她们怎么看？还不说蒋小雯当初不听她们的劝告，现在想后悔都来不及？

李国栋心里难受啊！

一难受就上网，一上网就期待那位“知心爱人”的出现。而那位“知心爱人”也似乎专门在候着李国栋似的，只要李国栋一出现，那位“知心爱人”也就随即出现。竟不自觉中形成了某种默契。

那位“知心爱人”在李国栋的心目中还真可以说得上是“知心”。李国栋满腹的郁闷和牢骚向“知心爱人”一倾诉，还真能松快一阵。像沙漠里行走多日的人突然遇见一片绿洲，李国栋把这片绿洲当成了释放自己身心压力的一块宝地。尽管那是虚无中的一片绿洲，但对郁闷中的李国栋来说却是作用非凡。

李国栋耗在网上的时间越来越多，也就是说他耗在办公室里的时间越来越多，待在家里的时间越来越少。

这在蒋小雯来说早已习以为常。

这么多年，家里的一切活计都由蒋小雯一人单挑。不是李国栋懒惰，是李国栋的前程比活计重要。为了保证李国栋的前程，蒋小雯早把自己练成一个理家高手。买菜，做饭，洗衣，拖地，照料孩子，这些活儿算什么？蒋小雯念书能念到博士的份儿上，干这些简单的体力活儿岂不小菜一碟？比起她在图书馆翻阅那些大部头的外文资料实在是容易得多了。

用蒋小雯的话说就是，干家务活儿脑子不累，也就耗点儿力气，歇一歇力气就又回来了，可不像脑细胞，耗一个少一个。

蒋小雯的骨子里是很传统贤淑的女子，“家”在她心目中占据相当的分量。去菜市场买菜，混身在一大片喧闹嘈杂中，她与普通的家庭妇女没什么两样。她曾经引以为豪的当年吸引李国栋的瀑布般的长发，在生儿子之后就剪成清汤挂面式的短发，好打理，她没有太多时间给自己。两个家都不在本地的人，赤手空拳在这座城市里打造一个小窝，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了维持这个小窝的正常运转，蒋小雯不知付出多少辛苦。

当然，这辛苦一份来自于精力，还有一份是来自于经济的。

蒋小雯和李国栋缔造小窝的时候，没有任何经济积淀。以李国栋的家庭状况，是根本不可能给这个小窝以任何经济上的资助的。蒋小雯的家庭状况是好一些，但蒋小雯却极不愿意接受父母的资助。父母供养她念那么多年的书，她无论如何也该独立了不是？再让父母为自己操劳，实在不是蒋小雯所情愿的。

蒋小雯不太注重物质，更确切地说，是她没有条件去注重物质。她主张钱多就多花，钱少就少花，穷人自有穷人的活法，精打细算，细水长流，照样能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

精力上呢？两个人过日子还好说一些，待有了孩子，随之而来的就是一大堆做也做不完的杂务。在儿子出生不久的那几年里，蒋小雯真恨不得自己有三头六臂。为了挤出照料儿子的时间，她每日上下班的路上都心急火燎，车子骑得飞快，而在办公室处理案头事务也快马加鞭，为此可没少受熊主任的责难，但那样的日子终究熬了过来。

艰难归艰难，辛苦归辛苦，蒋小雯从来没有怨言。

家里的活儿总得有一个人承担不是？何况李国栋的工作比她辛



苦，日日趴在桌子上写材料，那得浪费多少脑细胞？她的工作好在只是看别人的材料，改别人的材料，这比自己亲自写材料容易得多了。既然李国栋的工作比她辛苦，那她在家里多辛苦点也是应该的。

看儿子一天天长大，蒋小雯心里备感欣慰。李国栋有朝一日再混出个名堂，那她蒋小雯多年的付出也算值得。

可谁又能想到，李国栋辛苦多年，竟然没有一点起色。

蒋小雯心里比李国栋还难过。

虽说李国栋混成这个样子较之他多年的付出很不符合正常的逻辑，可现在好多事情都已经失去本来的规则。什么是应该的？什么是不应该的？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不正确的？根本没有确切的断论。你得去适应新逻辑，适应新规则。世界不会因为你而改变，而你却必须因为世界而改变。这些道理，李国栋不是不清楚，可他改变的步调怎么就那么慢？好不容易等到的一次机会就这样从眼前一闪而过，咋能不让人痛惜？

蒋小雯心里难过，在家里忙碌的时候便觉得自己是如此的庸常无为，生活又是如此的枯燥无味。她像开在角落里的一枝无名野花，纵是满园春色，春光无限好，大千世界，景致无限美，却统统与自己无缘。

一天她在屋里收拾一堆杂物，一张旧照片从一本旧书里滑落出来，她拿在手里看了半天，几滴眼泪竟不知不觉从眼角溢出。

那是她多年前的一张毕业照。

照片里的蒋小雯身穿博士服，头戴博士帽，秀发披垂，英姿飒爽，笑容自信从容，目光宁静深远。那时候的蒋小雯是多么满怀信心地憧憬着未来，那时候的蒋小雯是多么心潮澎湃地希冀着明天。

现在呢？只不过是庸常、无为、枯萎、失落而已。照片中的蒋小雯这时候出现，简直就是来嘲笑眼前的这个蒋小雯的。

蒋小雯狠狠地把那个旧日的“蒋小雯”塞在书页里，又把那本书狠狠地塞在一堆旧书里。她再也不想看见“她”。

但她终究还是受到“她”的刺激。

那个“她”像会念咒语的女巫，微笑着向她走来，微笑着向她轻启朱唇。她在“她”的微笑下，在“她”轻启的朱唇下，濒临崩溃的边缘。她动用意志，动用理念，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力量，与那个“她”对决，但终究溃败下来……

蒋小雯的情绪变得很糟糕，睡眠也开始出现问题。有时候是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有时候是好不容易睡着了，又在凌晨两三点钟突然惊醒。

为了解决第一种睡眠状况，蒋小雯故意晚睡，故意找活儿做拖延时间，故意把自己弄得筋疲力尽。第一种问题解决了，第二种问题就成了一个大问题。蒋小雯无论睡得多么晚，无论有多么疲倦，她始终会在凌晨两三点钟突然惊醒。一旦惊醒，便很难再次顺利入睡。在沉寂的凌晨，当所有正常的睡眠者都深深地沉浸在梦乡，一个想入睡却不能入睡的人，心境之烦躁程度难以用言语形容。

蒋小雯躺在床上如烙饼般辗转反侧，难熬万分。困倦、烦躁像一袭纵横交织的粗制黑袍，裹挟着她，挤压着她，头晕目眩，疲乏无力。李国栋倒沉沉地畅游在自己的梦乡，时而响起鼾声阵阵。

蒋小雯带着几分嫉妒，把埋头大睡的李国栋弄醒，刚开始李国栋会应付几句，展示一下自己的关心，次数多了，就变得很不耐烦。他不明白蒋小雯为什么会好好地睡不着。我李国栋遭受这么大的挫折都照样一觉睡到通天亮，你说你蒋小雯多啥事？莫不是嫌我李国栋没出息，你蒋小雯嫁给我李国栋后悔了？

有了这样的心理芥蒂，李国栋觉得蒋小雯睡不着纯粹就是给他好看的。



你说你蒋小雯睡不着，我李国栋心里能好受？我本来就够难受，你再那样，不是让我的难受更甚一层？我李国栋是没出息，可我已尽力。只能说我不适应现在这个世道，不能说不努力，我没有付出辛苦和努力。我那样辛苦，那样努力，为啥？不就为有一天混出名堂，你蒋小雯脸上光彩？我没那个能力，让你失望，可日子还得照样过下去不是？你天天睡不着，折磨你自己不说，还来折磨我，真是愚蠢！

愚蠢！

李国栋第一次在脑子里用“愚蠢”这个词来形容蒋小雯。他蓦地想这个词是从哪儿学来的？竟是那位“知心爱人”。用从别的女人那里学来的词来评判身边的这个女人，李国栋的心底不由有些惭愧。

不过，惭愧归惭愧，他觉得那位“知心爱人”说的话，真的不无道理，甚至很符合他目前的心境。譬如说他李国栋，既然已经到了现在这种地步，就没必要再追求那么多，该放弃的放弃，换一种生活方式，变一种生活态度，人生苦短，及时享受眼前才是聪明之举，否则就太“愚蠢”。

李国栋像一名曾经勇往直前的勇士，开始怀疑自己曾经勇往直前的意义。这种意义的怀疑让他感觉自己多年的付出其实很不值得。即使不付出，现在也就这个样子；付出了，又能咋样？他追寻这种付出的根源，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蒋小雯给他的压力。他这么多年，活得太累，一心一意巴望自己能够怎样，还不都是为了蒋小雯？他辛苦付出的时候，蒋小雯能够睡得着；他现在遭受挫折失败，蒋小雯就睡不着。她的睡不着对他来说，又何尝不是一种更甚程度的压力？

李国栋烦躁无比。

他一烦躁无比，就对蒋小雯睡不着还把他弄醒的行为甚为恼

火，他没好气地冲蒋小雯发作：“睡不着就安静点，非把别人弄醒才甘心？”

蒋小雯一听更睡不着：“别人？你是别人？我睡不着不跟你说跟谁说？”

“跟我说又能咋样？非得看着我也睡不着，你才高兴？”

“你咋这样说话？”

“那我咋样说话？”

“你咋这样？”

“那我咋样？”

发生过几次争执之后，蒋小雯感觉李国栋在她睡不着的问题上，表现得还真像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别人”，不关自己的事，当然漠不关心。

蒋小雯倍感失落，睡眠状况更加不堪。

李国栋呢？满肚子的牢骚和委屈，却不能向蒋小雯诉说。

不能向蒋小雯诉说，却可以向那位“知心爱人”诉说。李国栋搞不明白，为什么有的时候，真正的“爱人”却不能做到“知心”？“知心”的却又偏偏不是真正的“爱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其中的辩证关系如何解释？

上升到“知心”非“爱人”，“爱人”非“知心”的理论高度，又频繁接受各种传媒关于“红颜知己”对眼球耳膜的刺激，李国栋的心痒痒起来，这大概就是所谓的“网恋”？李国栋的脑子里闪出这个词，心顿然狂跳起来……

怀着几分好奇，几分沉醉，李国栋在屏幕上发出约见“知心爱人”的邀请。

“知心爱人”回复：“我认识你”，后边跟着一个挤眉弄眼的鬼脸儿。





李国栋不信：“别开玩笑。”

“你叫李国栋。”

“啊？”李国栋吃惊得喊出声，呼吸有几秒钟的停滞。

“我们在同一栋大楼上班。”

李国栋回过神来，硬着头皮问：“真的？你哪个处？”

“我在档案室，你去拿过资料。”

“你是？”李国栋脑子里迅速闪过几个人影，但他确实不知道她是哪一位。

“我姓蔡，你不记得？”

“噢，记得！”李国栋故作轻松地回答，其实他根本记不起来。

“谢谢，很高兴你记得我！”

李国栋一时语塞。

他万万没有料到，牵动心思的“知心爱人”，竟是同一栋大楼的同事，怪不得她那么善解人意，说出话来那么顺耳中听，那么吻合他的心境。很显然她是在完全知晓李国栋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与他进行交流的。

就像她知道李国栋渴了就给他一杯甘泉，李国栋饿了就给他一碗佳肴，而李国栋瞌睡了就给他唱一首催眠曲一样，李国栋骨子里中庸脆弱、缺乏自信却又渴望关爱的一面完全显露出来。而且，这份关爱注定是不能从蒋小雯那里获得的。蒋小雯的关爱只会让李国栋更加不自信。

而李国栋却全然蒙在鼓里，对“知心爱人”的状况一点都不了解，就冒失发出约见邀请，是不是太轻薄、太草率？关键还有蒋小雯，也在这大楼里，“知心爱人”一定也都知晓，这岂不是太尴尬？李国栋的心不由一紧，脸颊开始发烫，手心开始冒汗。

“你后悔了？”屏幕上跳出几个字。

李国栋不知该如何回答。这个时候说“是”或“不”都没有意

义。

“你怕了?”屏幕上又跳出几个字。

李国栋还是不知该如何回答。手指胡乱敲击,屏幕上显示出没有任何意义的一串字符。

“你怕什么?我们只是朋友。”屏幕里“朋友”两个字用了特别的字体、字号和颜色凸显出来。

是啊,我们只是朋友,我怕什么?紧张什么?至于吗?李国栋这样一想,顿然轻松起来。他迅速给“知心爱人”打过去几个字:“朋友好!”并附上一支玫瑰花,试图掩饰自己刚才的迟疑和失态。

“再见。”“知心爱人”打过这两个字后,就先行下线了。

李国栋一时没有领会“知心爱人”的意思,是“再见”还是“再不见”,悻悻关掉电脑,枯坐一阵,起身离开办公室,乘电梯从十八楼下来。

此时较大楼正常的下班时间已经过去好一阵子,电梯里只有李国栋一个人,他思绪复杂地推测着关于“知心爱人”的一切。

电梯在十楼停下,一位四十岁上下的女人冲李国栋笑着走进来。李国栋也礼貌地笑笑,脑子里继续想着那位“知心爱人”。

“你好,我是蔡玉芬。我都等两趟了,你怎么才下来?”

“你?噢!”李国栋一时明白过来,不由有些慌乱。却见眼前的“知心爱人”跟她的名字“蔡玉芬”一样再普通不过。李国栋的心里多少有些失落。他没有想到,牵动他心思的“知心爱人”,竟是这样一位普普通通的女人。

接下来李国栋不知该说什么,就尴尬地冲蔡玉芬点头。蔡玉芬也点头。气氛一时有些沉闷。李国栋盼望电梯在哪层停下,进来一两个人缓和气氛,可电梯一直不停地向下,却又像是比平时下降得缓慢似的。

好不容易到一楼,李国栋做个手势,请蔡玉芬先走,自己跟在



后边出来。两人相隔三四米远，一前一后走出大楼。离开大楼一百米，走在前头的蔡玉芬停下脚步，回头冲跟上来的李国栋说：“去我家里坐坐？”

李国栋有些迟疑，含含混混说了句什么，他自己也没听清楚。

“我家就我自己，单身。”蔡玉芬及时消除了李国栋心中的顾虑。她真的很“知心”。

李国栋放下心来。

拦了出租车，李国栋开后门请蔡玉芬先上，他本想坐前排，一为方便付钱，二为突然跟一个只是虚拟亲密的女人坐在一起有点突兀，但想想这时候无论如何拘谨，也不可能再否定既往关系，就硬着头皮上了后门。

出租车停下，李国栋四下看看，都是陌生的面孔，神经松弛下来。他随蔡玉芬上楼，弄不清楚是几楼，蔡玉芬开门把李国栋往里让：“没有男式拖鞋，你不用换了。”李国栋犹豫一下，看看脚下杏黄色的复合地板也不算太干净，就径直走了进去。

房间是旧式的两室一厅，厅很小，放了餐桌算做餐厅，主卧放了沙发茶几算做客厅。李国栋在一张长沙发上坐下，蔡玉芬给他倒了一杯水，坐在旁边的短沙发上。两个人都有些不太自然。李国栋想如果眼前的蔡玉芬不是他的同事，他是不是就可以放得开？

蔡玉芬打破沉默：“你不问我为什么一个人？”

“想问，没敢。”李国栋实话实说。单身女人背后一定有故事，他不敢轻易触碰。

“我离了，他结了。”蔡玉芬声音低沉下去，有点抽泣。

李国栋不知该如何安慰她。一直以来，在“知心爱人”面前，他是一位弱者、受伤者，他在向“知心爱人”述说自己的苦闷和伤痛，“知心爱人”在安慰他、开导他。现在角色突然间倒置，李国栋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做好，看见茶几上有一盒纸巾，就抽了一张递

过去。

蔡玉芬拭拭眼角，情绪好转：“过去的事，不说了。在我这里吃饭吧，你不是喜欢吃饺子？我们包饺子。”蔡玉芬边说边站起来向厨房走去。她很自然用了“我们”这个词儿，像是在征求李国栋的意见，其实她已做出了不容李国栋质疑的决定。

李国栋迟疑一下，他担心蒋小雯待会儿会打电话问他回不回去吃饭，他该怎么回答？可现在就离开显然有点不合适，说到底是自己先提出来约见“知心爱人”的，这会儿又犹豫的有点反悔，是不是太不仗义？

他想想，决定先给蒋小雯打电话，告诉她自己晚上加班不回去吃饭。可当着蔡玉芬的面，公然地跟蒋小雯撒谎，又有些难为情，于是就给蒋小雯发了一个短信，说他在外边有点儿事，要晚回去一会儿，不用等他吃饭了。

李国栋说他在外边有点儿事，是怕蒋小雯给他办公室打电话，而他又不在办公室；还有就是他想让蒋小雯觉得他确实是因为在外边办事，电话不方便，所以才发短信，这样就不会让蒋小雯觉得有什么不妥。

隔了一阵，蒋小雯给他回了一个字：“好”。

李国栋的心蓦地有些失落，他莫名地希望蒋小雯问问他在哪儿？有什么事？在哪儿吃饭？多会儿回去？可是蒋小雯什么都没有问。

他一时有些悻悻然。他到厨房看蔡玉芬有没有什么要帮忙的。

蔡玉芬很麻利的样子，三下两下和好了面，放在一边醒着，又动手做几个菜。饺子馅儿是预先做好了放在冰箱里的。

李国栋插不上手，就拿起几瓣蒜剥皮，他恍然感觉自己像在自家厨房一样，可想想自己有很久没有这样子站在厨房了。家里的事一直都是蒋小雯在忙活，以前是他工作忙，现在是他心情糟，他



待在家里的时间越来越短，而蒋小雯也不跟他计较。可是她越不跟自己计较，越让他觉得自己没用、无能。

蔡玉芬做好菜，开始擀饺子皮，李国栋说声“我来包吧”，就动手包起来。

厨房里的气氛融洽得像是一家人，李国栋恍然感觉站在身旁的似乎就是蒋小雯。

多年前，他跟蒋小雯刚结婚的时候，也曾这样子地站在厨房里，一门心思做饭，什么也不问，什么也不想，就是做饭吃饭，简简单单居家过日子，那样的感觉多好。可现在呢？他能这样子心平气和、从从容容地站在蒋小雯身边吗？

“压力！”李国栋心底冒出这个词，手下一使劲，饺子被他捏了个扁，放在案板上，蔡玉芬呵呵笑起来。

李国栋也跟着笑，一边笑一边想他很久都没有这样笑过了。

一切准备妥当，蔡玉芬招呼李国栋在餐厅坐下，倒两杯红酒，举杯道：“来，干杯，为了我们的相识。”

“干杯，为了我们的相识。”李国栋附和着，举杯一饮而尽，随即夹一个饺子塞嘴里，大赞：“好吃好吃。”刚见蔡玉芬时的那份拘谨和不自然早已一扫而光。他也奇怪，怎么一点也不拘谨了？怎么一点也不觉得不自然了？就因为眼前的蔡玉芬是位很普通很平常的女人，李国栋在她面前一点儿都用不着端着架子，做出很有抱负很有作为的样子？

“好吃就常来，我给你包！”蔡玉芬一边笑盈盈地说着，一边把几个饺子夹在李国栋的小碟子里。

李国栋推让，他的手便触到了蔡玉芬的手，有那么一瞬间的停顿，一种异样的感觉袭上心头，李国栋的心“咚咚”地狂跳起来……

从蔡玉芬那儿回来，李国栋那天晚上也失眠了。蒋小雯在不停地翻身，变换姿势。李国栋也不停地翻身，变换姿势。

蒋小雯的睡不着由来已久，睡不着就自己忍着，不要找李国栋的麻烦，是李国栋在蒋小雯睡不着这个问题上给蒋小雯的态度和答案。

蒋小雯就不说话。事实上李国栋进门的时候，她正处于欲睡未睡的朦胧状态，可李国栋的开门声把她彻底惊醒，她一下子睡意全消。

李国栋进门之后，一点也不顾忌，开灯，上卫生间，洗脸，刷牙，趿拉着拖鞋来回走动，弄出很大的声响。蒋小雯有些窝火，本想问问他去哪儿了？怎么现在才回来？看他那个样子，就懒得开口。

李国栋呢，一门心思被蔡玉芬牵扯着，也就没有想到蒋小雯睡眠不好，他的动作要多少压低点声响，或者说他回来的这么晚，应该多少跟蒋小雯解释些什么。

他完全处于一种亢奋状态，一种久违的亢奋状态，脑海里现出的是关于蔡玉芬的种种影像。见蒋小雯对他的晚归没有什么疑问，也就就坡下驴，不多说一句话了。





6



蒋小雯下班，顺便到菜市场买菜。

她心里有些不快，像塞了一团脏污的棉花似的，又堵又闷。上午熊主任在会上的那般言语，虽说对蒋小雯来说早已习以为常，对大家来说也早已见怪不怪，她在单位和大家一样，照样有说有笑，该怎样就怎样，不把熊主任的话放在心上，可她独自一人的时候，那些言语就像鞭子一样，抽打着她的心。

熊主任乖戾刁蛮，那是熊主任的不是，可想想自己这么多年，庸庸碌碌，无所作为，上班下班，买菜做饭，吃饭睡觉，大把日子不经意间从指间流过，到头来两手空空，一无所有，真是令人痛心。

可自己究竟又能做些什么？这样的日子除了混着，还是混着，又能怎样？也许当初不该鬼使神差地随李国栋来到这大楼？离开学校，放弃专业，在这人际关系纷纭复杂的大楼里，她那顶博士帽不名一文，又哪里能找得见自己的位置？岂止是她找不见自己的位置？李国栋比她早来几年，又是个男同志，这么多年奋斗过来，不照样找不见自己的位置？

“人真是活得累！”蒋小雯一边感叹，一边挑了菜放在秤盘里，

心想人要是像猪一样，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问，活着就一定很幸福了。人为什么不快乐？为什么有烦恼？不就是因为除了吃喝之外，还有头脑？还有思想？要是没有头脑、没有思想，不就简单快乐了？可不能为了简单快乐，下辈子就生成一头猪呀？猪，最终也摆脱不了走向屠宰场的命运，也很悲壮。还是得活人，再累也得活人！

蒋小雯被奇里古怪的想法占据头脑，一时走神，提了菜就走。

菜摊师傅冷不丁一吆喝：“哎——，你还没付钱！”蒋小雯一激灵，手中的袋子差点掉在地上。周围的目光迅速投射过来。

蒋小雯涨红了脸说：“对不起，忘了。”赶紧付钱走人。

蒋小雯骑车到自家楼下，人先上去把买来的一堆菜放在家门口，又返回楼下搬自行车。

蒋小雯住在五楼，她的自行车也搬到五楼。这对蒋小雯来说是一项艰巨的工程。不搬不行，搁在院子里马上就丢了。搁在楼道里也不是绝对安全，只是相对安全而已。遇上一些腿脚勤快的不怕麻烦的偷车贼，自行车搬得再高也照丢不误。蒋小雯前前后后丢掉的自行车，她自己也搞不清楚有几辆。

蒋小雯开了家门，手里提着的一堆东西还没来得及放下，她的手机就响了。

蒋小雯掏出手机看看，是黎美打来的。她一边换拖鞋一边接电话，就听见黎美爆豆子似的声音：“小雯在哪儿？晚上一起吃饭，好久没见，好好聊聊。”

蒋小雯刚说了一句：“我刚回来，准备给儿子做饭……”

那边的黎美就打断她：“李国栋呢？让李国栋做，这小子娶个博士老婆放家里当保姆啊？他在不在？让我跟他说。”

“他还没回来。”



“那我给他打电话，你出来吧，我在‘心情’等你。”黎美不等蒋小雯再说就挂了电话。

蒋小雯知道，黎美是立马就要给李国栋打电话了，倒好，省得她打。

黎美就这样，风风火火，大大咧咧，一副男孩子性格，爽快麻利，干脆利落，绝不拖泥带水。

蒋小雯安排好了儿子出门去。想想自行车刚搬上来就再搬下去实在太费劲，干脆打个车吧，省点儿力气也方便快捷。而且黎美约她去的地方，通常都不存自行车，骑自行车的人是不去那些地方的。

蒋小雯想起有一天上街，路过一家新开业不久的大商厦，想进去看看，可转悠半天就是没地方存自行车。她纳闷这么气派的大商厦，怎么连基本的为顾客提供存放自行车的服务都没有呢？保安就过来了，眼神怪怪地问她到哪儿去？这一问还真把她给问愣了，到了商厦门口不是到商厦去，难道还有什么别的地方？

后来蒋小雯明白过来，这样的商厦压根儿就不打算接待骑自行车的顾客，而车场里停放着的轿车也都是“重量级”的。后来听黎美说，那儿的商品都是国际精品，贵得令人咂舌，随便一件小东西都上万，根本不是面对老百姓这个层面的。

蒋小雯说那么贵的东西谁买？早晚得关门。黎美说这你就不用操心了，那儿的東西卖得火呢！都不用现金，全刷卡，知道吗？人家的顾客群就两类：一类是大大有钱的，钵满盆满，富得流油，有钱没处使的；一类是大大有权的，有人送卡在这儿豪爽消费的，白来的钱花得不心疼。

坐在出租车里，蒋小雯不由得想起怀儿子那会儿，挺着个大肚子，自行车骑不了，公车又挤不上，出租车还舍不得打，只好憋屈

在李国栋的自行车后座上。不敢走大街，只能钻小巷，有好几次被警察给逮着，又是批评又是罚款，丢人现眼不说，坐在后座上一点都不舒服，屁股硌得生疼，腿悬得酸麻。那会儿咋就舍不得打车？没钱二字。现在的日子终究是好多了，生活总是在一点点地进步，真不该抱怨什么了。

李国栋没本事归没本事，可他一不抽烟，二不喝酒，每天按部就班，上班下班，钱挣得不多，可他花得也不多，也算个本分的男人。黎美嫁得是好，不愁吃不愁穿，不用工作，还不缺钱。你骑自行车，人家黎美打车；你打车，人家黎美开车。总是先进好几步。可黎美也有她不容易的地方，当她老公前妻留下的一对双胞胎儿女的后妈，黎美也真够难为的了。

就像当年的蒋小雯没有想过，她有一天会嫁给李国栋一样；当年的黎美也没有想过，她有一天会嫁给一个有婚史的男人，并直接做两个孩子的后妈。真是一人一个命，上天早就安排好了似的，不由自主就各就各位了。

当年蒋小雯跟黎美刚搬到同一个宿舍的时候，两个人都还待字闺中，无人约会，经常互相挤对说书念得多了嫁不出去，老姑娘了没人要。可没过几年，蒋小雯嫁给了李国栋，黎美嫁给了有钱的刘杰。

在蒋小雯找李国栋的问题上，黎美持反对意见；在黎美找刘杰的问题上，蒋小雯持反对意见。

黎美反对蒋小雯，是因为她觉得蒋小雯念到博士的份儿上，怎么着也得找个志同道合的，不说博士也得硕士，而李国栋就是个本科，还在机关工作，走的根本不是一条路。

蒋小雯反对黎美，是因为那个刘杰膝下有一对不满三岁的双胞胎儿女，黎美一做新娘就得做后娘，而且不是给一个孩子做，而是给一对孩子做，那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



反对归反对，两个人谁也没能把谁的反对回去，终究是那样子的嫁了。

蒋小雯嫁得悄无声息、风平浪静，人家黎美嫁得可是大张旗鼓、风风光光。

黎美是硕士毕业结的婚，比蒋小雯早两年。黎美做新娘的时候，蒋小雯做伴娘，也跟着黎美去美发馆做个新潮的发型，穿着漂亮的礼服，伴在黎美的身边吸引了不少目光。

到了蒋小雯自己做新娘的时候，一切从简，没有花车，没有乐队，没有婚纱，没有酒席，删繁就简到让人搞不清楚哪个是新娘。用黎美的话说就是蒋小雯白白把自己给嫁了，李国栋那小子平白无故逮了个大便宜。

那时的蒋小雯很不以为然，婚礼只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已，绚烂怎样，黯淡如何，最终不都要归结为平淡琐碎的生活。平淡琐碎是生活的本质，也是婚姻的本质，绚烂铺张的婚礼形式只不过是一种及时的表象，并没有什么长久的实质意义。

可这么多年平淡琐碎的生活过来，青春远逝，年龄倍增，蒋小雯越来越感到了某种遗憾，越来越觉得婚礼那个形式还是很有必要注重的，毕竟对一个女人来说，那是一瞬美妙动人的时刻，哪怕曾经绚烂一时，也可以让她铭记一生。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蒋小雯走在街上，开始特别留意那些站在酒店门口恭候客人的新娘，被她们漂亮的婚纱、美丽的身影、绚烂的笑容、幸福的神情所吸引。当然，吸引的背后，是深深的遗憾和由衷的羡慕。

蒋小雯在“心情咖啡”外搜寻黎美的那辆红色本田，那醒目的颜色足以让她在一大堆车中迅速辨认出来。可今天的蒋小雯从左到右，又从右到左，搜寻两遍，也没看见那团红色。莫非这家伙还没

来，开车还不如打车快呢。

蒋小雯掏出手机给黎美打电话，就看见二楼落地玻璃后有人向她招手，看不清楚面目，只看见一头乱蓬蓬的卷发。蒋小雯盯了半天，正是黎美，直发不知什么时候弄成了卷发，还染了色。

“怎么不见你的车？”

“换了，那边白色的那辆。”黎美手一挥，向一个方向指指。

蒋小雯冲那个方向看看，那里有好几辆白色的，也不知道黎美指的是哪一辆。想红色就挺漂亮的，干吗换白色？纯粹有钱没地方花，自己不挣不心疼。

屋内光线幽暗，朦朦胧胧的，营造出一种意境。

蒋小雯以前跟黎美来过一次。老实说她不太喜欢这里，那种幽暗和朦胧让她感到憋闷。她说这地方适合谈恋爱的小年轻，咱们来这儿纯属浪费。黎美说谈恋爱的小年轻哪有那么多闲钱往这儿花，这儿适合情人幽会。

黎美很老练地点了西式套餐和咖啡。价格不菲。

蒋小雯撇撇嘴。那意思是咱俩谁跟谁？根本没必要吃这些个又贵又不见得怎么好吃的东西。碍于服务生在场，她不能明说。

黎美明白她的意思。服务生一离开，黎美就开口了：“又嫌人家贵？咱要的是这儿的环境，又不单单为了吃。”

“别酸了！反正是你掏钱，我才不嫌贵。”蒋小雯白黎美一眼，撩撩她的卷发，“什么时候弄的？臭美！”

“换个发型，换种心情，”黎美从包里掏出一面小化妆镜，夸张地左照右照，“老了，赶紧臭美几天。谁像你，百年不变。”黎美把镜子反过来，在蒋小雯眼前晃。

“我没你日子好过。本人，地地道道的劳动妇女。你呢？衣食无忧的小资女人。”

“谁小资？别忘了，蒋小雯同学当年可是最具小资情调的。”



“是吗？我怎么不知道。我就知道自己现在是一普通的家庭妇女。”

“家庭妇女？谁的家庭妇女？李国栋！那是你自己的选择，别跟我说你后悔！”

“后悔又能怎样？都这把年纪了。”

“这么说你还真后悔？”

“也许吧，谁知道？”蒋小雯的语气不轻松起来。

黎美开始老生常谈：“你说你呀，自己都博士了，也不找个比翼齐飞齐头并进的，非要找个李国栋。不是说李国栋不好，是你完全可以找个更优秀的。看人家柳婷，玩那么多年，啥也不耽误，最后找个老外直接移民。多牛！看咱两个，都家庭妇女了。我还好，反正就混了个小硕士。你呢，可是辛辛苦苦攻读出来的大博士，多可惜！”

“哪壶不开你提哪壶？别说了，我心烦！”

“你心烦？我才心烦！”

“你烦什么？又不上班又不缺钱，日子过得多舒坦！”

“你就看见我舒坦？张手跟别人要钱，那滋味好受？你去试试！我又不是傻瓜白痴，自己养活不了自己？我好歹也上了那么多年的学，念了那么多年的书，大小也混个硕士，坐在家里吃白饭，脊梁骨软。那时候年轻，怕穷，偷懒，就想一步到位，不用自己奋斗就什么都有了。可现在看看这日子过得多空虚。你好歹有份工作，自己挣钱心底不虚。我呢，靠人养活底气不足。以前觉得日子挺美，现在越来越觉得无聊。可出去工作，这把年纪干啥去？对自己没有一点信心！特自卑！你知道我为啥换车？那红车太醒目了，人说是专给二奶设计的。我不是二奶，可嫁了个二婚，做人家后妈，跟二奶差不离。”

黎美激动起来，叉子碰得盘子砰砰响。周围投来怪异的目光。

跟黎美在一起，一向是黎美说，蒋小雯听。蒋小雯很少说什么，或者说黎美从来就不需要她说什么，黎美只是需要一个听众，一个能够理解她的听众。她像竹筒倒豆，稀里哗啦，把肚里的话倒完，人也就没事了。这点是好，比蒋小雯好，蒋小雯许多事都闷在心里。

“你说我是不是老了？人一老许多想法就会变。我现在不知怎么的，特别想要一个自己的孩子。一个女人一辈子不要自己的孩子是不是挺遗憾？那时候年轻，想不生孩子挺省事，刘杰说不要就不要吧，好端端就放弃了自己做亲妈的权利。现在反悔了，刘杰也不买账，说当初说好，他这辈子就一对双胞胎，不要别的孩子，愿意就嫁，不愿意就不嫁。也是，人家当初也没强迫我，是我想法简单，以为不用自己生孩子跟逮了个便宜似的。真是傻！傻到家了。我羡慕你，你有你儿子，你比我有成就！”

“别那么想。你带那两个孩子不也亲了吗？”蒋小雯心想再亲也不如自己亲生的亲，可这话不能说出口。

“亲是亲，我这个后妈怎么说也是个好后妈。可说到底还是自己亲生的亲，从自己肚子里掉出来的肉，感觉总是不一样。”黎美把蒋小雯不能说的话说了出来。

“那就自己生一个。年龄大了点，可要剖腹产也不是问题。看人家女明星，生孩子不都挺晚。”蒋小雯避重就轻。

“你说的倒远，剖腹产？刘杰压根儿就不打算让我生，为这事生好多回气了，刘杰一点都不肯让步。当年我就想找年龄大的，成熟会疼人，凡事让着我，有经济基础，跟上不受罪。以前刘杰是让着我，好歹肚里墨水比他多。刚结婚那会儿他四处炫耀自己娶了个硕士老婆，一对双胞胎有硕士当妈还愁什么？现在可好，孩子大了，我没用了。忙碌多年，回头一看一无所有。我当初不该辞职，好歹有份工作，挣一个两个是自己的。现在不挣花着不舒心，花人



钱看人脸。刘杰现在说啥？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气死我！他懂狗屁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不是我给他灌输的？现在反过来用我身上。”

蒋小雯想起黎美原来也是工作的，只是她多年不工作，已经没人记得。黎美在学校读生物系研究生，搞葡萄酒发酵工艺，毕业后分到一家国营酒厂。工作辛苦，效益不佳。刘杰开装潢公司，钱挣得多，就鼓动黎美辞职回家做全职太太，黎美就辞职了。

黎美与刘杰的相识是很偶然的。黎美读研二，父亲被查出晚期癌症。母亲没有工作，父亲是唯一挣钱养家的人。顶梁柱一倒，家像散了架似的，原本胖嘟嘟闹腾着减肥的黎美一下子变得清瘦，她唯一能做的是陪伴父亲度过最后的时日。在急救室，黎美第一次遇到刘杰，他的妻子因为车祸在那里走完自己的人生，身后留下一对哭声震撼的双胞胎儿女。

父亲去世后，黎美应邀到父亲的一位旧友家散心，在那里再一次遇到刘杰。父亲的旧友与刘杰的父亲是老街坊，那位旧友在心底萌生出一个念头。两个孩子都不错，都是他看着长大的。现在一个没了父亲，家里塌了天。一个没了妻子，家里乱成粥。何不给这两个孩子撮合一下？长辈一片好心，两个小辈也就朋友般开始交往。

刘杰念书不多，早早参加工作，又早早辞职下海，聪明，勤恳，早早就创下一片业绩。因为读书少，所以对硕士黎美自多了几分敬佩。黎美书念得多，却涉世不深，对于前途一片惘然，刘杰丰富的社会阅历和卓越的个人成就深深吸引着她。两个人很快坠入爱河。

黎美到研三，已不能专心于学业，枯燥无味的学子生活让黎美大伤脑筋，好不容易熬至毕业，与刘杰谈婚论嫁。刘杰提出一点要求，他已有一对双胞胎儿女，不打算再要第三个孩子。他不希望因

为第三个孩子的介入，让前两个孩子的心理再受伤害，失去母亲已经让他们承受不能承受之痛。

这点要求对未婚的黎美来说，本来是有些苛刻的。不想那时的黎美，对生孩子一事感觉陌生，很遥远似的，想都没想就爽快答应了。倒是黎美的母亲担忧，说女人年轻时一个想法，年纪大了又是一个想法，将来指不定后悔。这话还真让黎美母亲给说着了。

蒋小雯不想就孩子问题刺激黎美，就把话题岔开：“你给李国栋打电话，他说什么？”

“他说有事，问咱俩能不能改天再约。我说不行，我俩好久没见面，友情支持一把。”

“他有事？就是磨蹭着不想回家。”

“都是你惯的。谁让你贤妻良母？”

“贤妻良母谈不上，工作没得混，回家理家务。”

“你们熊主任还那样？啥玩意儿？你真不该到那种地方去。博士白上，没用。博士没用，我这硕士更没用。我呢，反正混出来的，没用就没用，不可惜。你可是认真学过来的，派不上用场，多可惜！”

蒋小雯没话说了。本来她不想就孩子问题刺激黎美，黎美倒就工作问题来刺激她了。

“你过年忙什么？给你短信都不怎么理我。”黎美意识到什么，也把话题岔开。

“没忙啊！”蒋小雯掩饰。她不想把将李国栋手机短信的事说出来。她心里没谱，不知道李国栋究竟有什么瞒着她，也许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她跟黎美一说，黎美再去拿李国栋开涮，倒显得她有点小题大做。

“以后过年别回山里，冷飕飕的受罪。跟李国栋商量平常回去



看他父母，过年就不跑了。出去转转玩玩，散散心。辛苦一年，年头上还不犒劳一下自己？现在大家观念都变了，过年都不在家待，都出去玩。管它什么烦心事，一玩就什么都忘了。”

“站着说话不腰疼，说玩就玩，钱呢？就你嫁个有钱的。”

“少来，当初反对你找李国栋，偏不听！”

“我倒想听，怕自己嫁不出去！”

黎美不吭气了。她在心底感叹蒋小雯找李国栋实在是有点亏，可蒋小雯找谁就不亏了？这个优秀的更适合蒋小雯的男士在哪里？她回答不出来。

当年回答不出来，现在也回答不出来。

当年为了“拯救”蒋小雯，她和柳婷可没少费心思，暗地里给蒋小雯捃摸男友，把周围的男博士男硕士筛了个遍，只筛出两个没对象的。先不说这两个自身综合指征如何，人两个都一门心思锁定大学生妹妹，硕士以上不考虑。“有好马没好鞍，有好女没好男”，黎美和柳婷都如此感叹。

有舒缓而略带忧伤的音乐传来，蒋小雯有些伤感。她用长柄的勺子一圈圈地在咖啡杯子里转着，看搅动的泡沫一圈圈生出，又一圈圈破灭。当年她做出接受李国栋的决定的时候，心底带着几分无奈的那种复杂的感触又何尝能够说得清楚？

往事不堪回首。

哪个女孩不希望自己的男友得到自己周围朋友的首肯和认可？哪个女孩不希望自己的男友出现在自己朋友面前的时候被大家艳羡和称赞？一切平平的李国栋显然没有给蒋小雯带来任何心理上的满足，而这种心理上的满足是任何一个女孩都万分渴慕的。

在这一点上，李国栋的分值显然抵不上刘杰。刘杰一副成功男士的做派当年还真是为黎美赚足了面子。蒋小雯本来是不怎么看好刘杰的，因为他是两个孩子的父亲的事实，可这个事实掩藏在丰厚

的物质之后便不被人们所看重。

沉默良久，黎美开了口，她安慰蒋小雯：“话说回来，人家李国栋也差不多，这么多年对你忠心耿耿，也行了吧。你也知道，当年我和柳婷都打心眼里佩服你，就想你这么一朵鲜花不知道要插在一个什么样的花瓶里才算值，觉得李国栋那样普普通通的男生根本就配不上你，这小子平白无故逮个大便宜，我俩都替你不值，所以对李国栋一直都存有偏见。其实人家李国栋这个人也不错的，至少没有花花肠子，满眼里就你一个蒋小雯，要不能锲而不舍追你那么多年？这也是一种幸福啊！我可没有享受过。哈哈，我嫉妒你。”黎美故意怪怪地笑出声来，逗蒋小雯开心。

“死样的，没正经。我还嫉妒你呢，把你花不了的钱分我一半。”

“算了吧，还是我嫉妒你。你说你们家总是你说了算吧？李国栋什么都得听你的吧？可不像刘杰，现在大变样了，老觉得他在养活我，我什么都得听他的。老想把我攥在手心里，他说往左就往左，他说往右就往右。早知道这样，我好赖也干自己的工作，自己养活自己，才不稀罕他那几个破钱呢。不是为了他的两个孩子才这样？现在用不着我了，就觉得我吃白饭。我说我出去工作，他又不让，嫌我丢他人，我连工作的自由都没有，窝火不窝火？哪天我看一本杂志说家庭组合都是一强势一弱势的，我可怜呐！是我们家那弱势，可赶不上你，是你们家那强势。下辈子我也找个李国栋那样的，咱做强势过把瘾！”

“去你的，你原来不是超强势啊，刘杰不是鞍前马后让着你，现在倒拿我来开涮了！”蒋小雯把手里的一团纸巾砸向黎美。

两个女人笑作一团，心情都松快起来。

吃了，喝了，又聊了一些无关紧要的闲话，两人回家。





黎美要送蒋小雯，蒋小雯不让。她知道黎美是近视眼，为了臭美，从学校出来后就坚决不戴眼镜了，看人的时候总眯着眼，到了晚上眼神就更不济了。晚上开车，蒋小雯为黎美捏把汗。

她让黎美先走，自己打车回去。

7



蒋小雯到自家楼下，仰头看看，窗口没有亮光。她想李国栋和儿子都已睡下。

她放轻脚步上楼。钥匙插门锁里，轻柔转动。屋内一片黑暗，打开廊灯，却意外发现李国栋的拖鞋赫然摆在那里。

李国栋不在家？

蒋小雯匆匆走进卧室。儿子一个人睡在大床上，被子踢向一边，小身体缩成一团，裸露在外。蒋小雯一阵心疼，给儿子盖好被子，紧张地摸摸儿子的额头。

到厨房看看，锅勺碗筷都堆在水池子里没洗，垃圾桶里有方便面的包装袋，一个。李国栋和儿子的晚饭只是一包方便面？再看看用过的碗具，她断定只是儿子一个人吃，李国栋没吃。有什么事让李国栋忙乎到回家都顾不上吃饭？他干什么去了？这么晚不回来？

蒋小雯拨李国栋办公室电话，没人接。拨李国栋手机，关机。

平常李国栋回家晚，那是相对下班时间而言。比如说单位六点半下班，李国栋通常都在八点以后回来。晚饭做好，总是蒋小雯和儿子先吃，李国栋回来以后再吃，或者说他回来的时候通常都吃过饭了。他回不回家吃饭，一般都不跟蒋小雯打招呼，好像他自己也根



本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在外头吃饭似的。

刚开始的时候，蒋小雯会打电话过去问，日子久了也懒得开口。有时蒋小雯觉得他不回来吃饭了，干脆少做点，他就偏偏回来吃了。只好餐餐都多做，却是餐餐剩饭的几率大一些。

剩饭不能给儿子吃，儿子在长身体。李国栋胃口不好，也不能吃剩饭。剩饭由蒋小雯来吃。蒋小雯窝火，做饭的倒要常常吃剩饭，什么事？也赌气不吃。剩饭放冰箱里，半天，一天，两天，然后倒掉。

蒋小雯家冰箱的主要功用就是贮存剩饭。剩饭当时倒掉有些可惜，于心不忍，放冰箱里耗耗电，然后再倒掉就忍心了。

现在都快十一点了，李国栋在干啥？她晚上出去，是黎美给李国栋打的电话，她没再打。平常都是她在家照料儿子，今天偶尔出去一次，李国栋还不在家，也不知道在忙啥。蒋小雯再拨李国栋手机，还是关机。

蒋小雯只好先睡，她跟儿子睡大床。

蒋小雯家的卧室格局是一张大床外加一个白天收起来坐人晚上展开来睡人的两用沙发。蒋小雯说给儿子买张小床放小卧室，可儿子拒绝独睡，小床也就一直没买。儿子睡在大床上，有时是蒋小雯陪着，有时是李国栋陪着。

陪儿子睡的一项主要任务是给儿子盖被子。儿子睡觉很不老实，三下两下就踢掉被子，还会向一个方向翻身，直翻到床下。李国栋说他小时候睡觉也不老实，不过山里的土炕三面环墙，左翻右翻，翻不到地上。儿子遗传了他睡觉不老实的特点，却睡在三面没有遮拦的床上，平生出许多麻烦。

蒋小雯躺在床上睡不着。楼梯里有脚步声，她想是李国栋回来了，等了一阵，有门响的声音，却不是自家的。

她心烦意乱，越心烦意乱越睡不着，越睡不着就越心烦意乱，就不由想起李国栋手机短信的事。这家伙有什么事瞒着她？这么晚了都不回来。年后上班第一天，单位能有什么事？把儿子一个人撂家里睡觉也放心？招呼都不跟她打一个？

心烦意乱之际，李国栋回来了。

偏偏李国栋进门后若无其事，也不先到卧室看看儿子，就自顾自到卫生间洗漱，毫无顾忌地弄出很大的声响。

蒋小雯心底那个气呀，她“啪”的一声把卧室的灯打开，怒冲冲地瞪着卧室的门。

李国栋自顾自地、不慌不忙地、一样一样地洗漱完毕，满身轻松走进卧室，就看见蒋小雯一张怒气冲冲的脸，他心底不由“咯噔”一下，随即下意识地攥紧口袋里的手机。

“你干吗去了？把儿子一个人撂家？”蒋小雯竭力压低声音并强压住怒火。

“单位有点事。”李国栋有些底气不足，但还是做出一副轻松样子。

“我打单位电话没人，打手机又不开。”

“跟单位的几个人出去了，手机没电。”

“没电？早晨刚充的。”

“手机出毛病了？”李国栋有些支吾。他忽略了早晨是蒋小雯帮他拔的充电器。

“你最近有什么事瞒着我？”

“没有啊，啥事瞒你？”

“你最近有点不对劲。”

“哪儿不对劲？”

“你把手机拿过来。”

“拿手机干吗？你是警察？我是犯人？”





“心虚了?”

“我心虚什么? 尽没事找事! 不说了, 睡觉, 睡觉。”李国栋摆摆手, 现出一副不耐烦的样子, 他的样子进一步激怒蒋小雯。

“不行, 我睡不着。”蒋小雯不依不饶。

“我瞌睡了, 我得睡觉。”李国栋在沙发床上躺下, 用被子罩住头。

“你也不能睡。”蒋小雯提高了声音。

“你怎么不讲理, 烦死人!”李国栋也提高了声音。

“好, 我不讲理, 今晚咱们就说清楚, 你到底有什么事瞒着我?”

“什么也没有!”

“没有? 那把手机拿来我看。”

“不行!”

“你有事瞒着!”

“没有!”

“那拿来我看!”

“不行!”

“那就是有!”

“没有!”

“有!”

“没有!”

“好, 我去网上查!”蒋小雯从床上跳起来, 冲到电脑跟前。

“你有完没完? 我要睡了。”李国栋并不示弱。

蒋小雯开了电脑, 很快登陆本地移动通讯公司的查询网页。输入手机号码, 又输入手机密码。页面提示密码错误。

再输, 再提示。

又再输, 又再提示。

蒋小雯懵了。她没有料到李国栋会来这一手，什么时候已经把密码偷偷改掉了。那个密码是蒋小雯和李国栋一起设定的，他俩的手机用的是同一个密码，都是儿子的生日，为的是好记一些。

她的心凉了下来。方才的那份怒气倏忽间化作心底的一丝悲凉。她懵在电脑跟前，不再说一句话。

这下是李国栋着急了。他不知道该如何收场。他没有料到蒋小雯今天会这么较真。看来事情是再好再隐瞒下去了。可也不能和盘托出啊。怎么办？怪只怪他今天回来得太晚了，要是赶在蒋小雯的前边回来不就没这回事了吗？

今天是蔡玉芬的生日。

李国栋一早就收到蔡玉芬的短信，说中午请他吃饭。李国栋中午到蔡玉芬那儿，看见桌子上的生日蛋糕明白过来。他当即脑子发热，承诺下午去给蔡玉芬买礼物。

蔡玉芬整四十了。她比李国栋大一岁。李国栋比蒋小雯大一岁。

别小看这一岁的差别。正是因为这一岁的差别，使李国栋在蔡玉芬面前像个处处受关爱的弟弟，蔡玉芬嘘寒问暖的，弄得李国栋的心里暖烘烘。而蒋小雯呢，李国栋在蒋小雯面前只能表现出男人的责任、义务和刚强。

李国栋下午从蔡玉芬那儿出来，就没往单位去。他逛街去了。

必须说一下，李国栋在购物方面存在着先天的愚笨，并且缺乏后天的锻炼。这在多年前他跟蒋小雯谈恋爱的时候就展露无遗。他从来不会像柳婷或黎美的男友那样，不时给女友买点什么小玩意儿讨她欢心，更不会在一些特别的节日送女友礼物哄她高兴。

蒋小雯唯一的一件来自男士的物品是柳婷淘汰给她的那只工艺品笔筒，连柳婷自己都搞不清楚是哪一任男友送的，却被蒋小雯当



宝贝放在床头。为此，柳婷和黎美都看不过眼，不止一次地旁敲侧击李国栋。说蒋小雯生日快到了，你就不想表示表示？说你好歹也是国家干部，比学生有钱是吧？无奈李国栋脑子里像缺根儿筋，只当是玩笑说闹，并不见任何反应。

蒋小雯暗地里抱怨命运不济，有时看见柳婷、黎美手里的什么她也特别喜欢的东西，还蒙在被子里掉几滴眼泪，但又碍于面子和矜持，她一直都不好意思跟李国栋挑明了说，李国栋也就一直都傻愣愣的，不把那当回事，甚至觉得蒋小雯这样的女孩子比柳婷和黎美“懂事”、“明理”。

婚后，家里一切大大小小的用品物件以及李国栋由内而外、由上而下的一切穿戴所需都由蒋小雯一手操办，李国栋更是不在这方面操心了。两个人都过生日，因为从来没有过生日的历史，自然也没有生日礼物这一说。生日之外的其他日子，譬如结婚纪念日、情人节、妇女节之类的就更谈不上了。

有时蒋小雯故意矫情，向李国栋讨要什么，李国栋也会硬着头皮上街，但蒋小雯会接到至少十个以上的电话。李国栋会问她到底要什么？在哪儿买？要哪一种？多少钱的？什么牌子的？哪种款式的？什么颜色的？哪个尺码的？十多个电话过去，以为就要了结，却还有最终的一个电话打来你要不要过来看一下？蒋小雯烦不胜烦，头胀欲裂，只好冲李国栋大喊你回来吧，我什么也不要。

从谈恋爱到结婚多年，李国栋几乎没有给蒋小雯买过什么。蒋小雯心情不好的时候，会拿这说事，但李国栋会说什么你买我买的？你买和我买不都一回事？你不知道我不会买？蒋小雯说你买是你买，我买是我买，买的东西一样，感觉不一样。李国栋会说买东西就是买东西，还要什么感觉？蒋小雯气得答不上话来。

李国栋在街上漫无目的地逛了一阵。因为没有给女人买礼物的

经验，李国栋很伤脑筋。他搞不清楚蔡玉芬究竟喜欢什么。包？他想起来年前蒋小雯念叨自己的包磨掉皮了，想买个新的，又说太贵，后来也没见她买。

他去看女包。五花八门、形形色色的包看得李国栋眼晕，而且一些包还真的是价格不菲，要不蒋小雯念叨了一阵没买。哪种款式的好看？李国栋担心花了钱也买不到讨蔡玉芬喜欢的包，磨蹭了一阵，没买。

他又去看别的東西。化妆品？琳琅满目、林林总总的化妆品，李国栋根本搞不清楚它们的具体功用。蔡玉芬好像不化妆，素面朝天，很普通随意的一个女人，想来她也不太喜欢化妆品之类。

家饰品？花瓶、插花、装饰画、挂毯，李国栋看了一阵，又觉不妥。这些东西太过于实用，女士用品特征不明显，而且体积都比较庞大，提着这样一件东西往蔡玉芬家里去，难免会招来邻人的目光。最好是体积小点的，不显山不露水。

李国栋去看胸针、发夹之类，晶莹闪亮、花花绿绿的一大摊，更是不知道选哪一款好，看看周围尽是一些唧唧喳喳的年轻女孩子，想这些小玩意儿是年轻女孩子喜欢的，蔡玉芬那样的中年女士倒不一定喜欢了。

李国栋继续搜寻。路过女士内衣专柜，瞟了几眼，五花八门，五彩缤纷，脸蓦地有些发烫，迅速转身离开了。

李国栋转悠了大半个下午。最终敲定买一件“脖子上系的东西”。不是他觉得“脖子上系的东西”就如何的合适，是因为可以供他犹豫、选择的时间不多了。

女士围巾专柜。毛的，棉的，纱的，丝的，方的，条的，三角的，长的，短的，宽的，窄的，一色的，图案的，有流苏的，没流苏的。李国栋又眼晕起来。但时间紧迫，他不能再犹豫徘徊了。他决定买丝的。因为丝给人的感觉高档一些。他看看价格，高低不



等，但大多三五百元，在他的经济承受范围内。买哪一款呢？急中生智，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搜寻和蔡玉芬年龄相仿的女人，指给售货小姐看。

售货小姐马上会意：“大哥，给爱人买？您看这一款长巾，戴流苏，百分之百重磅真丝，花色既简单大方，又显高档富贵。既能围脖子上当围巾，又能披肩膀上当披肩，一巾两用。卖得可好了，这是今年最流行的款式，前两天都断货了，这是今天刚调来的新货。大哥要买赶紧买，要不我们这批货马上又卖完了。不信大哥买回去看，准保大姐喜欢。”

李国栋看看价格，五百多，是这些围巾中比较贵的一款。贵的自然错不了，李国栋不再犹豫，也没有再犹豫的时间，立马开票交钱。售货小姐笑意盈盈地把那款长巾小心叠好包好，李国栋特意强调要一个漂亮的礼品袋。

李国栋提了袋子走人，心中暗想原来买东西就这么简单？以前怎么就不会买？就在这个时候，他的手机响了。他想当然地认定是蔡玉芬打来的，急急把手机扣在耳朵上。没想到，却是黎美。他一时反应不过来。黎美连报了自己的名字两遍之后，李国栋才慌慌掩饰道：“黎美啊，好久不见你过来。”

黎美却不跟他客气，半句废话不说，只说她约了蒋小雯出去吃饭，让他回去照料儿子。言简意赅。黎美不容置疑的口气，让李国栋心底多少有些不悦，不过黎美这个人一向大大咧咧，跟他说话从来都这副语气，他也见怪不怪了。谁让她是蒋小雯的铁杆女友呢！

李国栋哼哼哈哈地应承下来。本来他推说他还有点事，她们能否改天再约，可黎美根本不给他商量的余地。不过想想也是，人家蒋小雯天天在家，忙活张罗家里的一摊事，偶尔出去会会朋友，自由活动一下，你还能反对？

挂了黎美的电话，李国栋刚刚从围巾专柜前挪动的双腿又折了

回来。还没等他开口，售货小姐就满面堆笑：“大哥，那一款真的很好看，不信您回去给大姐看，肯定喜欢。”

李国栋点头：“知道知道，我想再买一条。”

售货小姐大喜：“好啊，再给大姐买一条，换着系多好。”

李国栋忙说：“不是不是，给我妹妹买。”

既然蔡玉芬变成了大姐，那蒋小雯就只能是妹妹了。李国栋因为自己的慌不择言而有些发窘，但同时又为自己的急中生智而沾沾自喜。促使李国栋突然决定给蒋小雯也买一条丝巾的，正是黎美的那个电话。

没有黎美的那个电话，李国栋满脑子萦绕的是蔡玉芬和蔡玉芬的生日，根本没有想起来蒋小雯。黎美的电话让李国栋有那么几秒钟的惊悸，随即恢复平静。因为那几秒钟的惊悸，他决定给蒋小雯也买一条。

给蒋小雯买东西自然用不着那么考究，自家人没必要那么客气，要以少花钱多办事为原则，经济实惠第一。李国栋说来条便宜点的就行。售货小姐心领神会，妻子和妹妹自然是分属于两个不同重量级的。她给李国栋推荐了一款普通方巾。

李国栋提着两条丝巾，一条五百多的，一条二百多的，从街上回来，他先到单位去晃悠一圈。几个同事在玩扑克。都是下了班不想回家的男人，在办公室里磨蹭。一来乐呵乐呵赢俩小钱，二来回回家晚点不用做饭。

李国栋看看没事，提着丝巾准备回去给儿子做饭，又担心儿子看见，就都锁在了办公桌的抽屉里。本来蒋小雯的那一条可以先拿回去，可突然送一条丝巾，不仅蒋小雯会莫名其妙，而且他自己也觉得莫名其妙。他需要一个借口。他算算过不了几天就是情人节，去年这个时候蒋小雯去鞋摊钉鞋，回来跟他发牢骚，说街上钉鞋的、卖烤红薯的都知道给老婆买玫瑰花，你给我买过什么？李国栋



就拿老话噎她，你要啥就自己买，不知道我不会买？自己买的跟你买的能一样？咋就不一样？花的不都是家里的钱？从我口袋里出去和从你口袋里出去不是一回事？蒋小雯就翻他白眼，不再搭理他。

他想今年要是蒋小雯再发牢骚的话，他就可以拿这条丝巾去堵蒋小雯的嘴了。看来也不是不会买，主要是没那个心思也没那个必要。他没心思也没必要去讨好蒋小雯，她是自己的老婆，讨好不讨好，都是自己的老婆。是谁说的？已经到手的鱼了，谁还费心思下诱饵？何况蒋小雯这条鱼，他当年都不曾给她下过。不也这样过来了。

蔡玉芬就不同了。不能让人家看我李国栋小气又没有情调不是？

李国栋先回家去。路上接了蔡玉芬的电话，他心里酥痒痒的。

给儿子做啥饭？蒋小雯倒是买了一堆菜回来，李国栋皱皱眉头，不想动手。他问儿子吃方便面好不好？儿子也不挑剔，说吃啥都行。李国栋就给儿子煮方便面。方便面煮好，他一边搅和一边吹气，巴不得那碗面骤然冷却。督促儿子吃完，他把碗筷往水池子里一丢，就匆匆忙忙出门了。

他先到单位去拿丝巾。那几个玩扑克的同事还没有散场。大伙正玩得热闹，没人注意李国栋刚才走了现在又返回来，更没人注意李国栋刚才往抽屉里放了什么，现在又从抽屉里拿了什么。

李国栋提着丝巾兴冲冲赶往蔡玉芬家，三步并作两步往楼上冲，不经意同下楼的一位女士撞了个满怀。那位女士毫不客气地瞪了李国栋一眼，脸上露出狐疑的神情。李国栋也不介意，一路冲上去。

蔡玉芬已开了门候在门口。李国栋把丝巾递过去，蔡玉芬露出一脸的惊讶和惊喜。她急急去了包装，长巾展开，松松披在肩上，冲李国栋微笑，几分甜蜜，几分幸福，眼睛里有晶亮的东西在闪。

李国栋倏忽间觉得自己是如此的“伟大”！如此的“成功”！

他关掉手机。

他害怕突然有蒋小雯甚至黎美的电话打来。

他留恋眼前的这份“伟大”和“成功”……





蒋小雯一夜无眠。她的头痛得厉害。天麻麻亮时，她从床上起来，披衣站在阳台上。远处的山峦、楼群透过早春薄薄的雾霭展现着模糊的轮廓，灰白色的，像她此刻的心境。时近时远，有汽车的呼啸声划破黎明的寂静，她的心也随着那呼啸声，紧一阵松一阵地难受。

看来李国栋真的是在心底有了属于自己的秘密，而且这份秘密是决意不让蒋小雯知道的。这说明这问题相当严重。严重到哪个程度？她不想想下去。

昨天晚上，她在电脑跟前呆坐很久，李国栋避重就轻，始终不肯涉及焦点问题。她心里冷冷的，也不再追问下去，就上床躺下，一只胳膊揽住儿子的小身子骨，眼泪刷刷地流。

李国栋见蒋小雯上了床，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一头倒在沙发床上就睡着了。

他的表现越发让蒋小雯的泪流得汹涌。蒋小雯也搞不清楚，她突然从哪里来那么多的泪水，似乎并不单单是为了眼前的这一件事，积攒多年的委屈、不甘、无奈和忧伤，在那一刻里统统流泻了出来，为昨天，为今天，也为明天。

李国栋醒来，见蒋小雯不在床上，就去阳台上找。

“老婆，你早起来了？”他有些讪讪，故意把“老婆”两个字加重了语气。

蒋小雯白了他一眼，像白一个陌生人。

“呀！你眼睛怎么肿了？”李国栋说完，感觉自己明知故问，又讨好道：“我帮你请假，今天就别上班了。”

蒋小雯没理他，径自到卫生间去洗漱。

她盯着镜中的自己，头发乱蓬蓬，眼睛红肿成两个大核桃，无精打采，蔫不拉几，像霜打的茄子。可这样的“茄子”也得上班去。刚刚过完春节长假，上班没两天就请假，不是给熊主任提供话柄？

蒋小雯用毛巾蘸了热水，在两只眼睛上敷。敷一敷，看一看，巴不得那两团红肿迅速消下去。一会儿到单位让快嘴的小白看见，准得大惊小怪地嚷嚷一番。

蒋小雯什么东西也没吃就先出门了。她先出门在她来说是鲜有的事。别看她跟李国栋在同一栋大楼里上班，却很少同出同进。通常她出门比李国栋晚，因为她要管儿子。通常她进门比李国栋早，因为她得做饭。今天她什么也不管了，让李国栋管去吧。

蒋小雯骑车在路上，胳膊、腿发软，冷风吹来，禁不住打了一个寒战，车子左右摇晃几下，身后一个骑车的年轻人紧急用急促的口哨声向蒋小雯报警示意。蒋小雯心里发慌，干脆下了车推着往前走。她感觉自己像走在棉花堆里，虚飘飘的，摇晃而无法保持平衡。

到大楼，电梯里没人，走廊里也没人，这倒不错，她快快打开办公室的门，在桌前坐下。她开始工作。许多书上都说过，排解内心伤痛的一种最有效方式，就是转移注意力。眼睛涩得难受。她闭



上左眼用右眼，又闭上右眼用左眼。两只眼睛轮换着用。两只眼睛都睁不开了，她就两只眼睛都闭上，趴在桌子上。

“小雯同志你好！怎么一大早就瞌睡？”声到人到，是小白。“快看，昨天买的毛衣，怎么样？五折，划算吧？年前我就看上了，一折不让，幸亏我没买，不然又当冤大头。下午咱俩逛去，我还没买过瘾。这两天商场打折挺厉害，赶紧去淘淘，你给我参谋参谋，我还看了两件，拿不定主意。下午咱俩早点走，逛街去！听见没有？”

“我懒得逛。”蒋小雯有气无力地抬起半个头。

“又没睡好？你这人可真麻烦，想那么多干吗？老熊婆又不是跟你一个人过不去？理她干吗？看我从来就不把她当回事！”小白以为蒋小雯为昨天熊主任的话而糟心。每当她想解气的时候，就把熊主任称为“老熊婆”。

“不是。我睡眠不好。”蒋小雯忍不住打一个哈欠。

“好好的能睡眠不好？还是心里有事。”小白见自己的新毛衣激不起蒋小雯的兴趣，有些扫兴，她一边嘟囔一边在蒋小雯对面坐下，这下，她看清楚了蒋小雯红肿的双眼，立刻弹跳起来：“妈呀！你眼睛咋了？肿那么厉害！”

“别嚷嚷！你播报新闻？”蒋小雯双手捂脸伏下头去。

“好好，我不嚷嚷。”小白一脸坏笑，“说，是不是跟李国栋吵架了？”

蒋小雯不答话。

小白自顾自道：“我说，能吵架也是一种幸福。你知道不，我跟我那口子现在根本就吵不起来，狗东西不理我，当我纸人，空气，不存在，跟我打冷战，那才叫急人！我这么能嚷嚷，人家不跟我嚷嚷，我自己跟自己嚷嚷，嗓子都破了，人家一点反应没有，你说急死人，急得我自己都想打自己。我看过书说这叫婚姻冷暴力，

比真正的暴力还暴力。那个难受啊！”小白说难受，却没有一点难受的样子，像在叙述一件很有趣的事。

小白就是这样。什么都能想得开。什么都不放在心上。可眼前自己遇到的这桩事，能想得开吗？能不放在心上吗？

大半个上午，她没有从座位上挪开过身子，也不跟小白说话。一是她确实有一大堆活儿忙着，二是她不想更多的人看见她的眼睛。对面的小白煞是无趣，进出好几次，到其他办公室去展示自己的新毛衣。

临近中午下班，编辑部新来的小伙子进来通知说熊主任要开个短会。小白一撇嘴：“开狗屁短会。”又冲着蒋小雯：“走，你也动动屁股。”

蒋小雯无奈地伸了伸腰，起身跟在小白的后面。

还真是个短会，十来分钟。主题就一个，熊主任要去海南参加一个全国性的研讨会，走五六天，希望她不在的这几天里，大家要严格要求自己，各自把手头的工作做好，不要浑水摸鱼，吊儿郎当。还有就是为了积极扶持年轻人，她要带新来的小伙子一起去。

“啥研讨会？说得也不嫌臊，不就公款旅游、游山玩水？狗屁扶持年轻人？不就摆谱拿架子，跟个倒水提包的？哼！咱没公款旅游的机会，咱自己花钱自己游。”小白一回到办公室就嚷嚷上了，一副愤愤不平的样子。

研讨会熊主任每年都要参加几个。参会地点大体遵循夏候鸟路线，冬天去南方，夏天去北方。会议有时开在山上，有时开在海边，有时开在古城，有时开在水乡，有时还会开到国境线外。会议的主题和宗旨倒一直不曾改变。

蒋小雯很平静。反正有啥好事都不会轮到自己头上，也用不着着急上火。她收拾东西下班。小白气呼呼地冲她嚷：“下午逛街，不旅游还不逛街？”



蒋小雯上楼，腿像灌了铅一般沉重，她用手撑着护栏，栏上尽是灰尘，她也顾不了那么多，一步一步蹒跚而上，像八十岁的老太太。好不容易攀到家门口，钥匙塞锁孔里，还没转动，门就自己开了。

“回来了？”李国栋满脸堆笑。他今天太阳西升，先到家了。

蒋小雯不搭理他。换了鞋去找儿子。

李国栋跟在身后：“我买了小笼包小菜，还做了汤。你啥也不用管。都现成。”

儿子已经开吃。桌子上摆着几盘包子，几碟精致小菜，几碗汤。

李国栋把一盘外形似麦穗状的包子推到蒋小雯跟前：“快吃，香菇馅儿的。”又把一碟小菜推过来：“酸豆角。”

包子和小菜都来自街上的老字号“包子煌”。“包子煌”的包子确实好吃，小菜味道也不赖，蒋小雯特爱吃那里的香菇包子和蒜蓉酸豆角，只是老字号离蒋小雯住的地方有点远，去买一次挺费劲。看来李国栋今天是专门去买了。

蒋小雯勉强吃了两个包子，几根豆角。吃完了喝汤。汤却不是个味道，黑糊糊的，不知放了多少酱油。李国栋的厨艺实在不敢恭维。她放下碗，有点支撑不住，顾不上招呼儿子，就去卧室睡觉。

蒋小雯醒来，李国栋已经走了。她看看表，比上班时晚一个小时，匆忙爬起来。儿子挺乖，在客厅自己看书。她给儿子倒了一杯水，叮嘱儿子喝水，就出门到单位去。

一进办公室的门，小白就嚷嚷：“看看都几点了？人家熊头儿还没走，你就不好好上班了？能说你是好同志？不磕打你能行？我等你都长出白头发了，快走，逛街去。”

“等我喘口气好不好？”蒋小雯把包往桌子上一扔，坐下来喘气。

“看看，这包儿都成啥样了？待会儿给你买一个。”小白边说边把蒋小雯的包打开。“呀，还藏着好东西呢，多会儿买的？不系脖子上，放包里干吗？”小白一把扯出来一条丝巾。

蒋小雯愣了一下。她还真不知道自己包里装了一条丝巾。

“在哪儿买的？我也去买一条。看看，配我这毛衣咋样？”小白站起来左右前后扭动。

“见不得穷人过年。一条丝巾也眼馋。在哪儿买的？不告诉你。”蒋小雯卖关子，事实上她确实不知道。

“你这家伙，买了东西也不吭气。哪像我？一逮了便宜就赶紧告诉你，还不领情。走了走了，逛街去。”小白不由分说把蒋小雯从椅子上拖起来。

“好了，就走。你不是说熊主任还在吗？”

“骗你的。老熊婆已经飞机场的干活了。”

商业街，两人一家一家大大小小的商店挨着逛。个体小店，蒋小雯一个人是从来不进去的。那里的东西都漫天要价，需要买主使出浑身解数、大刀阔斧地砍。砍价是一种心智、勇气、胆略和嘴皮的较量，会砍价的高手买起来得心应手，不会砍价的就难逃被蒙被宰的定律。蒋小雯不会砍价，那样的小店从不涉足。有了小白就不同了。小白是砍价高手，三言两语就能让老板乐哈哈地把东西按小白商定的价格出手。这是一种能耐，蒋小雯自叹弗如。

很快，小白为蒋小雯以很低的价格买中一款女包。银灰色，或小白说的太空色，今年春夏的流行色。钱花得不多，包看上去时尚新潮，不同于蒋小雯一贯的中庸风格。蒋小雯很高兴。这包要是放在大商场里怎么也得两倍的价格，多亏小白的眼睛和嘴巴。



小白越发得意，又拉着蒋小雯一人买了一双鞋。蒋小雯的还是银色系，鞋头上闪闪晶晶地亮着一朵银色大花。

蒋小雯说：“像三仙姑穿的。”

小白就嚷嚷：“你别老土，这鞋跟你那包绝配。”

遛着，说着，两人就到了一家大型综合购物中心。这儿的东明明码标价，没有讨价还价之说，自然也就卸去了很多心理负担。蒋小雯喜欢来这样的地方，但又常常因为东西贵得离谱而什么也买不到手。现在倒好，通通挂着清仓打折的招牌。这一打折，女人们的神经就跟受了刺激一般，纷纷涌了来。商场里煞是热闹。

小白一踏进旋转的玻璃门，立马就兴奋起来：“走，先看毛衣去，我这件就在这二楼买的。我还看中两件，你赶紧给我参谋参谋。”两人坐扶梯直奔二楼。

小白在繁繁复复的毛衣群里开始疯狂试穿。她忽儿让售货小姐拿这件，忽儿让售货小姐拿那件，长的，短的，黑的，白的，套头的，开口的，素色的，大花的，方口的，圆领的，传统的，时尚……全然没有主题。她每试穿一件，就在镜子跟前左扭右扭、左照右照，还逼着蒋小雯一件一件地发表意见。她试穿得越多，情绪便越高涨，却也越来越没有主题。售货小姐被她指使得团团转。

蒋小雯有点不好意思起来。她注意到售货小姐的脸上多少现出些不耐烦。

好不容易等到小白过足了试衣瘾，最终买了她原先看中的那两件。

蒋小雯抱怨：“知道你还是买这两件，费那么大劲儿试那么多干吗？也不嫌麻烦？”

“不试白不试，过过瘾。你还没试，来来，该你了。”小白边说边把蒋小雯手里的东西抢过来，指使售货小姐给蒋小雯拿毛衣试

穿。

蒋小雯推脱：“不试，不试，我看看再说。”事实上，她是因为小白试得太久便不好意思再麻烦售货小姐。尽管那是售货小姐分内的工作。

“试，试，给她拿这件。”小白毫不客气，一屁股在候客椅上坐下来，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蒋小雯推不脱，抬眼草草搜寻一遍，选了一款，上身草草一试：“行，就这件吧。”

“试试再说，你着急啥？”小白嗔怪蒋小雯，回头又指使售货小姐：“给她拿那件。”

“不试了，不试了，我嫌麻烦。”蒋小雯又摇头又摆手。

“人家售货小姐都不嫌麻烦，你麻烦啥？真是的！”小白狠狠剜了蒋小雯一眼。

“不试了，不试了，就这件。”蒋小雯抢着去收银台交钱。

“真没劲！爱买不买，又没人逼你，跟欠人几百吊大钱似的。”小白嘟嘟囔囔。

离开毛衣柜组，两人又奔三楼。下扶梯一转身，小白就嚷嚷起来：“哎，小雯，你那丝巾是在这儿买的吧？”

蒋小雯扭头一看，还真看见了她包里的那款丝巾，很显眼地披在塑胶模特儿的身上。

“看看，一模一样，就这儿买的？”小白把那条丝巾从蒋小雯的包里揪出来。

“没问题，肯定从我们这儿买的。我们是这个品牌的总代理，就此一家，别无分店。”售货小姐笑脸相迎，看看蒋小雯面生，又补充：“大姐，不是你自己来买的吧？”

蒋小雯模棱两可地点头，又摇摇头。



“帮我选一条，我都看得眼花了。”小白情绪再次高涨起来。

“我们这些款式卖得都挺好的，昨天一位先生还一下子买两条呢。你看，这条怎么样？”售货小姐指给小白看。

蒋小雯一时没了兴致。“一位先生一下子买两条”像一枚炸弹，霎时间在她的心头炸开。她游离起来。忽儿想男士买丝巾的多了，就不见得是李国栋。忽儿想李国栋怎么会突然想起来给自己买丝巾？其中必有蹊跷。

小白最终买了哪一条，蒋小雯根本没有看清楚。恍恍惚惚的，她跟着小白又转悠到四楼。小白热情高涨地试穿外套，蒋小雯却像个纸人，不再发表任何意见，急得小白大喊：“你说，到底是好看还是不好看？”

终于，小白也没了兴致。两人返回。

蒋小雯在骑车回家的路上，急切地在心底酝酿着一个行动计划。她被心底的这个计划催促着，双腿不知不觉中来了力气……

李国栋一上午坐在办公室里心神不宁，昨晚的那一幕叫个有惊无险。好悬！多亏他留了一手，早早把手机密码改掉了，不然蒋小雯一下子就把他的秘密戳穿了。他不敢想象蒋小雯知晓以后会是什么样的反应。

自从跟蔡玉芬的交往从网络下载到现实生活，交流工具也就从电脑变成了手机，从QQ变成了短信。手机这个东西真是害人。手机查询这个东西更是害人。它记载着你阳光下的生活，也显示着你黑暗中的行踪。你想清除，你想磨灭，还不由你做主。多少地下情的曝光，都是手机这玩意儿告密的。

正想着关于手机的事，蔡玉芬的短信就来了。李国栋有一搭没一搭地回应。蔡玉芬似乎意识到什么，问怎么了？有什么事？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就推说自己有事正忙。蔡玉芬也不勉强，停顿了

一阵，又给他发来几条安慰祝福之类的短信。其中有两则语意暧昧，流露着一个女人对自己心爱男人的殷切关怀和深切挂念。

李国栋的心痒痒起来。这种感受从蒋小雯那里他是从来都没有得到过的。

这种痒痒的感觉，促使李国栋浮想联翩。

当年下那么大功夫把蒋小雯追到手里，受尽柳婷和黎美的“藐视”，今天看来或许还真是一个错误？莫非他真的像她们认为的那样，优秀度不够，蒋小雯找他是委屈了？可他当年确实是那样地迷恋蒋小雯，下功夫把自己迷恋的女人追到手，有什么错？跟蒋小雯结婚的这些年里，他不是一直都在很努力地工作？辛辛苦苦多年，一个中心目的还不就是为了让蒋小雯扬眉吐气一些？这一点蒋小雯心里应该清楚。昨天晚上黎美把她约出去，也不知道说什么？两个女人在一起，还不尽声讨自己的老公？黎美也是的，嫁个有钱的，班也不上了，年纪轻轻开一辆车到处晃悠，也不知道显摆啥？

他这样一想，又觉得自己有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的嫌疑。你有本事，你也给蒋小雯买辆车，让她开上到处晃悠、到处显摆啊？当今这个社会，硬东西就是硬东西，硬东西比什么都具有说服力。他突然泄气起来。也许他当年该规规矩矩地回归大山，在那里找一位普普通通的女人，譬如说蔡玉芬那样的女人，没上过什么学，没读过什么书，没什么想法，没什么追求，就是结婚生子过日子，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比，也就没有那么多生活的压力，人生也就简单了许多。

蔡玉芬这样的女人，究竟是什么吸引他？他一时想不出来。他只感觉跟蔡玉芬在一起，他是中心和主题。他很随意，他很轻松；他很“伟大”，他很“成功”；他接受呵护，他享受关爱；他没有压力，他没有重任。他就是他，他不需要证明什么。可是跟蒋小雯在一起，他为什么一定要证明自己？



李国栋脑子乱哄哄地想了一个上午，不到十一点他就提前下班了。

早晨蒋小雯一声不吭地走了，李国栋在后面招呼儿子起床吃饭，收拾好家里的一切才匆忙出门。平常这一切都是蒋小雯打理，他还真没操过什么心。很久不操持家务，他还真有些笨手笨脚。想蒋小雯平常比自己承担那么多家务，他还真有点对不住她。他想起那条丝巾，还等什么情人节，得赶紧送给她，她一高兴，说不定就什么也不追究了。

回家的路上他开始构思午饭，想了半天，也不会做啥，干脆买点现成的。他想起来蒋小雯爱吃“包子焟”的香菇包和酸豆角，就特意往“包子焟”跑了一趟。因为赶时间，他车子骑得飞快，脊梁上冒出许多汗来。买了包子和小菜回家，又手忙脚乱地鼓捣了一锅汤。弄好了汤，就竖起耳朵听着，蒋小雯的钥匙刚插到锁孔里，他就慌忙开门。

蒋小雯没理他，但也没有再继续追问，这就是大吉了。他在心底暗暗祷告这几天快点过。过了这几天，蒋小雯就没事了。蒋小雯去卧室睡觉，他进去看了几次，没有打扰她，偷偷把那条丝巾塞在蒋小雯包里。他想给蒋小雯一个突然的惊喜，她是不是更容易原谅自己？



蒋小雯进家门的时候，整个屋子里都飘荡着一股甜甜的香味。她不知道李国栋在厨房里鼓捣什么。她的全副心思都被她的那个行动计划充塞着。

儿子伏在桌前做飞机模型，刚好完成了最后一道工序，他兴奋地喊妈妈来欣赏他的杰作。蒋小雯应付地看了两眼，敷衍地夸了两句。显然没有表现出足够的惊喜和热情。儿子很不满意，白了她一眼，撅着嘴到厨房去找爸爸。

蒋小雯迅速闪进卧室，轻轻地将卧室的门从里边锁上。

李国栋的外套就挂在门后的衣架上。

蒋小雯的心“砰砰”地跳着，她感觉自己像特工，正在做一件不怎么阳光的事情。她从来都没有翻过李国栋的钱包，可今天她却必须要翻一翻了。

因为急促，也因为紧张，蒋小雯的手有些颤抖，她慌慌地把李国栋的钱包掏出来。

钱包是蒋小雯以前买给李国栋的，因为用了些年代，四个角都磨蹭得掉了皮。年前蒋小雯说给李国栋换一只新钱包，李国栋说旧的还能用，扔掉怪可惜的。蒋小雯就没给他买。





钱包里有几张百元整钞，一沓面额不等的零钞，几枚硬币，一张身份证，几张名片。蒋小雯搜寻着。在钱包的内夹层，有两张折叠在一起的粉色纸片。她一眼便认出那是某某购物中心的购物小票。她屏住呼吸，把那两张纸片展开来，那上面的内容毫不客气地应验了蒋小雯心底最坏的猜测。

像有一盆凉水兜头盖脸地浇灌下来，蒋小雯的脑子“嗡”地响了起来。她努力定了定神，茫然翻弄着那几张名片，她猜测这些名片当中是否有那个女人的一张。她判断名字，似乎都是男人的。但在一张名片的背后，她发现了一组数字，一组奇怪的数字。没什么规律，却整齐地记录在那里。

蓦地，一个更大的猜测涌上她的心头。

她把那张名片抽出来，塞到自己的包里。把李国栋的钱包理好，外套挂好。

她木然地开了卧室的门。

李国栋满脸堆笑地站在餐桌前，正端着一锅热腾腾的粥往桌子上放。粥显然是太烫了，冒着一股白白的热气。李国栋的笑脸在那一团热气里模糊起来。

李国栋吹吹自己的手，冲蒋小雯笑道：“我煮了你最爱喝的八宝粥。”桌子上是炒好的几碟菜和买来的烧饼。

蒋小雯面无表情地坐下。她不动声色。勉强喝粥、吃菜。招呼儿子喝粥、吃菜。

李国栋也坐下。喝粥、吃菜。招呼儿子喝粥、吃菜。

吃完饭，李国栋到厨房洗涮。蒋小雯收拾包出门。

门“咣当”一响。李国栋闻声追出来：“你去哪儿？”

“加班。”蒋小雯头也不回。

不骑自行车，打车到单位。

蒋小雯迫不及待地开了电脑。移动通讯公司。手机号码。手机密码。网页正在打开。

世界如此寂静。蒋小雯听得见自己“砰砰”的心跳声。一个谜底揭晓。

震惊！

蒋小雯的重大反应是“震惊”！

话费！

李国栋的话费！李国栋最近以来的话费翻番N倍。

话费清单！

李国栋所有的电话，所有的短信几乎都是同一个号码。一号、二号、三号、四、五、六……三十一号。一日不隔，一日不落。同一个号码。同一个女人。七点、八点、九点、十、十一、十二……二十四点。全天候的交流，全天候的燃烧。

李国栋！李国栋！李国栋原来一直都在忙这些！还有什么可说的？

这就是现实！活生生的现实！冷酷的现实！

蒋小雯的泪，哗哗地流了下来。

这是李国栋吗？这是李国栋做的事吗？不是他，不是他，他不会伤害我的，他不会做对不起我的事的。可分明是他，是他，他在伤害我，伤害我们的婚姻，以一种暴强的方式，还有什么方式比这种方式更具有杀伤力？

完了。一切都完了。原来我们的婚姻如此不堪？情感如此淡薄？我怎么就没有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我真是个笨蛋！傻瓜！天底下第一号蠢人！

这个世界上，任何不可能发生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这个世界上，任何发生的事情，都有它发生的必然。该结束了。这场或许



本来就是一个错误的婚姻。

“李国栋那小子平白无故逮了个大便宜。”谁的声音响起？柳婷？黎美？你们骂我吧。狠狠骂我吧。我后悔！我后悔！我怎能不后悔？

证据。要留下证据。

白纸。一厚沓洁白的纸。打印机碾过。“嗒嗒”地碾过。像齿轮，碾过心头。

碾着。“嗒嗒”地碾着。狠劲地碾着。无情地碾着。

一页，一页，又一页。一轮，一轮，又一轮。

罢了。罢了。够了。够了。

李国栋！李国栋！你为什么要这样？

蒋小雯不知道自己是怎样爬到自家楼上的。她掏出钥匙往锁孔里插。一次，两次，插不进去。她浑身都在发抖。

李国栋开门。给蒋小雯递拖鞋。

你就伪装吧！你就心虚吧！你就表演吧！没想到啊，没想到，我蒋小雯做梦都不会想到你还有那样的能耐！一向以为你循规蹈矩，本本分分，没什么大本事，没什么大出息，但也不出什么大篓子。没想到，一万个没想到，你居然那样！还有什么好说的？我们结束吧！

蒋小雯阴着脸，一言不发，把一沓纸“啪”地甩在桌子上。

李国栋不明就里地翻了一下，脸登时就白了。

“对不起……老婆……请原谅……”李国栋慌乱无措。

对不起？请原谅？有那么简单容易吗？我的心在流血，你看见了吗？你为什么要那么做？为什么要伤害我？为什么要玷污我们这个家？为什么要蹂躏我们的婚姻……

蒋小雯哗哗地流泪。

李国栋慌忙地道歉。反反复复。同一句话。

“她是谁？”蒋小雯目光像箭，射向李国栋。

李国栋涨红了脸：“不问……行吗……我保证以后绝对不会有事了……”

“我有权利知道让你神魂颠倒的女人是谁。更有义务成全你追求更加幸福美满的生活。既然我们在一起多年，平淡乏味，也没必要再勉强下去。”

“老婆……不要这样说……我离不开你……离不开儿子……离不开这个家……”

“你觉得你还没有离开我？离开儿子？离开家？”

“天地良心……我真的没有离开过！我一时糊涂……鬼迷心窍。我错了……向你保证以后不会有事了……”

“可笑！你觉得还有以后？请问她是谁？”

“别问了……”李国栋举拳头砸向自己的脑袋。

“不要再演戏了。心疼你的人不在这里。”蒋小雯绝情地转身而去。

她进卧室。儿子静静地睡着、乖乖地睡着。她俯在床头，泪哗哗地落在儿子的额头脸颊。儿子转一个身，继续睡去。

李国栋追进来。他从背后环拥住蒋小雯的肩膀，哀声道：“原谅我！”

有那么一瞬间的沉寂。蒋小雯的泪落在李国栋的手上臂上。突然地，来自心底的愤怒化作无穷的力量，蒋小雯狠狠地将李国栋甩向一边，仇人般地瞪着李国栋：“你，离我远点！”

李国栋像泄了气的皮球一般，萎缩下去。他沉默片刻，现出一副无能为力、无可奈何的样子，换了语气说：“好，你看着办吧！我是错了，但我真心诚意请求你原谅。如果你不肯原谅我，我也没有办法。反正我在你眼里一直都不怎么样。”



“不怎么样？你还想怎么样？”蒋小雯愤怒无比。

是的，你在我眼里一直都不怎么样，你在柳婷和黎美的眼里更不怎么样，也只有我蒋小雯这样的傻瓜才会嫁给你，为你洗衣，给你做饭，像蜡烛一样燃烧了自己，最终却不能把你照亮。我蒋小雯真是活该！当初为什么要可怜你？同情你？找不到自己所爱的，就找一个爱自己的！这是谁总结的狗屁爱情定律？爱你爱你，能永远爱你？亘古不变？什么海枯石烂？地老天荒？海誓山盟？地久天长？都通通用鬼去吧！爱，爱，只不过一朝一夕沧海桑田。

她躺下，躺在儿子身边。听儿子匀称的呼吸声，任眼泪默默地流。

是的，这样的事情在生活中屡见不鲜，无数的女人都在经受着同样的痛苦，无数的家庭都在经历着同样的磨难。可她绝没有想到有一天会落到自己的头上。李国栋是没什么大出息，这点还真是让柳婷和黎美给看准了。可他再怎么没出息，也不至于做伤害她的事吧？他总归有能力做一个安分守己的好丈夫吧？可没想到，他正经本事没有，歪本事歪心眼倒是不缺。真让她心寒！她想不清楚，实在想不清楚，李国栋为什么要那么做？是什么样的女人对他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吸引力？日复一日，一时又一时，密集无比的联络，足以见证李国栋全身心的燃烧和投入。这种激情，这种动力，来自一个什么样的女人？这种燃烧和投入会带给他什么？光明无比的未来？甜蜜无比的生活？去吧，去吧，去追寻你的光明和甜蜜吧！

沉寂的早晨。蒋小雯早早地坐在办公桌前。

她没有工作。她的注意力已经不能被工作所转移。

她在发愣。眼睛直直地盯着桌面。发愣。她的大脑里飞速旋转着一件事情。像杂技团的摩托车飞人表演。一个巨型圆球，纵横交错的轨道，飞车轰地向上，轰地向下，轰地向左，轰地向右，轰轰

隆隆，一刻不息。

那个女人是谁？是谁？是谁？

试过几次，拨那个号码，但她不知道该说什么。自己的老公被别的女人所吸引，是她的耻辱，她没有勇气面对。

“噎噎噎……”高跟鞋急促的声音，小白闯进来，一边恨恨地把脖子上的丝巾揪下来，一边大呼小叫：“倒霉死了，昨天买的丝巾跟楼上一个人一模一样，刚才电梯里碰上。不行，我不能再系了，我得去换。看她系那么难看，是不是我系也挺难看？倒霉！都怪昨天那小丫忽悠，说这款丝巾卖得好，一个先生一下子买两条。合着我就只配这一款？你也不给我好好参谋，让我稀里糊涂就买了。得，跟别人一样了，我最讨厌跟别人一样，还在眼皮子底下。受不了了，我要换，你跟我走，谁让你昨天不给我好好参谋？”

蒋小雯一激灵：“哪个女的？”

“档案室的，就走路有点拖沓的那个。以前来咱们这儿找过小孙。听说离了，还是红杏先出墙，结果她离了，跟她好的那个男的又不离了，又想复婚，可她老公早二婚找了个小姑娘。嘿，到咱们这个年龄离婚，人家男的好找，女的就麻烦了。”

蒋小雯脑子里迅速闪现出一个模糊的人影。一个强烈刺痛她心脏的模糊的人影。她一把抓起话筒，拨李国栋办公室电话，又“啪”一声扣掉。

她掏出手机，发短信：“李国栋！请你回答！那个女人是不是楼里的？”

没有反应。

再发：“李国栋！请你回答！”

没有反应。

再发。

办公室的电话铃响起。



慢了一步。

小白接起来：“李国栋啊，刚上班就找老婆，什么话在家里没说完？哈哈小雯同志正忙，有什么话我替你转达？哈哈，好好，稍等，稍等。”

故作镇静地接过话筒。

李国栋低沉、迟疑、蚊子一般的声音传过来：“是……原谅我……”

“啪”一声扣掉。

蒋小雯浑身发抖。一股寒流从心底深处迅猛袭来，像原子弹爆炸，威力无比，四散发射，迅速覆盖每一寸肌肤、每一处毛孔、每一段血管、每一个细胞。大脑在旋转，身体在旋转，大楼在旋转，桌子在旋转，世界在旋转，一切都在旋转。

“小雯，小雯，你怎么了？”小白慌乱地大叫。

“李国栋，李国栋……”小白慌乱地打电话。

10



蒋小雯迷迷糊糊地睡过大半个白天。从恍惚中醒来，发生的一切似乎都在梦中。她轻轻叹一口气。

卧室的门“吱呀”一响，儿子的小脑袋探进来：“妈妈你醒了？爸爸要我照顾你。”

“我没事，孩子。”

“你吃饭吧？饭在微波炉里，我会热。”

“妈妈不想吃。”

“那你喝水。不，喝牛奶。不吃饭，应该喝牛奶。”儿子俨然一个小大人，回身给妈妈拿来一盒牛奶。

蒋小雯尽力喝牛奶。泪在眼眶里打转。她使劲忍着。

“妈妈，刚才你手机响，我怕吵醒你就接了，是黎美阿姨，我说你病了在睡觉，她就挂了。还有妈妈，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

“什么事？你说。”

“顾桐桐给我打电话了，他想来咱们家跟我一起写作业。”顾桐桐是儿子的好朋友。

“没问题，让他来吧。”

“他晚上也要住在咱们家。”



“是吗？跟他爸爸妈妈说好了？”

“没有……”儿子的声音低弱下去，迟疑道：“他爸爸妈妈要离婚，让他选跟谁，他谁也不选。”

“噢……”蒋小雯的心疼痛起来。她到卫生间去。哗哗的流水，冲刷脸上的泪水。

这个世界是怎么了？为什么这么多的家庭都在经历磨难？发生变故？可怜的孩子，小小的心灵为什么要承受无法选择的痛苦？曾经的一切，去了就去了，可是孩子呢？谁来抚慰他们心底深处的伤痛？暗痂存留，阴影何时能够清除？

“嘀嘀当当，嘀嘀当当……”蒋小雯的手机铃声欢快地响起。儿子冲过来：“妈妈，还是黎美阿姨。”蒋小雯接听。却不是黎美的声音。

“蒋小雯吧，我是刘杰，黎美出事了你能过来吗……”慌乱急促嘶哑的男中音。

蒋小雯只听清了前边几句，来不及多想，匆匆忙忙冲下楼。打车。再给刘杰打电话。

医院。急救室。

“不要……不要管我……让我死……”黎美撕心裂肺的哭喊声断断续续地传出。

刘杰。一向都整整齐齐的刘杰，头发凌乱，慌乱无措地在门口打转，“黎美，黎美吃了一瓶药。她不配合治疗。都怪我。都怪我。”声音慌乱，急促，嘶哑。

“黎美，犯什么傻啊……不会有事吧？”蒋小雯哽咽道。

“发现早，应该不会，都怪我，”刘杰懊悔地撕抓头发，“小雯你帮我劝劝黎美，我最近生意忙头绪多，心烦喝醉酒，出了点事，伤了她，可绝对不像她想象的那么严重。我会把事情处理好的，只

是费点时间。黎美暴性子，不听我解释。她要有个三长两短，我还是男人吗？黎美是个好人，在我生活一团糟的时候跟了我，对我对两个孩子那都没说的。我没文化，娶了黎美是我的福气，也是两个孩子的福气。我心满意足。我对黎美绝对没有二心。出了点岔子，那纯粹是个意外。我会处理好的，我一定会处理好的。我不会对不起黎美，相信我，你好好劝劝她，不要做傻事……”刘杰捶打自己的胸部。

蒋小雯大概明白了，她的心一阵刺痛。黎美，黎美遇到了和她一样的问题。

这个世界究竟是怎么了？为什么所有的男人都蠢蠢欲动？所有的男人都惹是生非？所有的男人都一时糊涂？所有的男人都意外错误？像刘杰这样的，混得不错的、有一些钱的所谓成功男士，出点什么旁枝末节是再正常不过。可像李国栋那样的，混得不怎么样的、没什么钱的非成功男士，也要来点花花草草点缀生活？这究竟是怎么了？情感在经受考验，家庭在经历磨难，女人在承受痛苦。家庭，责任，孩子，情感，什么是我们的最终所求？伤心，绝望，痛苦，悲伤，一切压在女人身上，我们怎么办？拿生命去赌一口气？你能赌赢吗？即使赌赢了，又有什么意义？让他备受煎熬？深感愧疚？永远忏悔？良心永世不得安宁？

时间一分一秒地煎熬过去，急救室的门终于打开。

黎美被推出来。面容憔悴。惨淡无色。一位高个儿女大夫，面无表情地膘了刘杰一眼：“家属吧？多亏送来早，不然没治。病人情绪激动，不要再刺激她。”

刘杰搓手，诺诺连声地点头。

黎美被推到病房休息。蒋小雯用纸巾轻轻擦拭黎美的眼角。那里不停地溢出泪水。她睁开眼，喃喃一声“小雯”就“哇——”地





哭出了声。

刘杰的脑门上立刻浸出汗珠，手足无措地围着病床打转。

蒋小雯也忍不住泪，刷刷地往下掉。她示意刘杰先出去回避一阵。刘杰躲到病房外。黎美的情绪渐渐安定下来。她开始控诉。

“刘杰这个狗东西，越来越不像样，瞒着我在外边招惹女人，都招惹到我头上了，简直要气死我！我说去外边工作，他说丢他人。我说去他公司，他说不好管理。原来是怕我坏他好事。他去年招了个女学生做文秘，人长得漂亮，就上眼了。你说上眼就上眼，吃饭，喝酒，唱歌，跳舞，我从不过问。现在的男人哪个没花花肠，咱也不是小气计较的女人，你爱疯就疯，爱玩就玩，总有你疯不动玩不动的一天。没想到他还动真格了，这个狗东西要气死我！”

“今天上午那个女孩儿找上门了，理直气壮，一进门就说刘杰爱她，喜欢她，离不开她，让我主动让路，不然吃不了兜着走。没有一点不好意思，没有一点难为情，脸皮真是厚得可以。本来我没把她当回事，小丫头片子一个，没见过世面，逮住一个刘杰就以为抱住一棵大树，眼皮薄。可没想到她拿出一张单子来，说怀了刘杰的孩子，她要生下来，并且要让孩子拥有完整的父爱。你说这不是要我的命？

“我还说什么？这么大的人居然被一个小丫头片子给噎住。气死我！刘杰这狗东西，敢放任一个小丫头片子闯家里来欺负我，像话？我当时就打电话，这狗东西不说实话，说喝醉酒出点事，纯粹是个意外，拿我当傻瓜二百五？孩子都有了是一点事？这不明摆着要气死我？我想要个孩子他死不肯答应，还讥笑我当年没想清楚。这可倒好，他让外边的小丫头片子给怀上了。你说这么多年我值吗我？我容易吗我？好！你狗东西想气死我，我就给你个痛快，我自己解决自己，让你狗东西好好活！我看你要好活到哪里去？”

黎美愤愤地倾吐完毕，长长舒一口气。

蒋小雯知道，这时的黎美才算真正地安定下来。她得给她醒醒脑：“黎美，你傻！你聪明人做糊涂事！你真想解决了自己让刘杰好活？你想整治他，教训他，用什么方法不行，非要用这一手，万一你过去了，一了百了，刘杰活好活赖，你看得见？人家要活得更好，你去得值不值？再怎么赌，也不能拿命去赌。你赌不赢。再怎么气，也不能拿命出气。命就一条。一次性。非再生。”

“我知道，可我太气了！这狗东西，狼心狗肺！还不如那两个孩子，都向着我，跟我亲……”黎美哽咽起来。

蒋小雯落泪：“这就对了，黎美你这么多年没白忙，孩子都亲你，还做什么傻事？”

“我喝完药就后悔，给你打电话，你儿子说你病了在睡觉。后来给两个孩子打的电话。我是不会给那狗东西打的。你没事吧？”

“没事。”蒋小雯的心一震，一种停止的感觉。她努力调整情绪：“你睡会儿。这一折腾，脸上多出来八条皱纹，大发了！”

蒋小雯从医院出来，已是华灯初上时分。

她坐在出租车里。眼睛直直地盯着前方。脑子一片空白。窗外来来往往的车辆、人流从她眼前刷刷地闪过。她没有知觉。

一个转弯路口，师傅问：“左转？右转？”她没有反应。

再问，还是没有反应。

师傅慌忙大幅度减速，车后的喇叭声混响成一片。

蒋小雯一个惊悸，回过神来，尴尬地冲师傅笑笑：“右转。”

师傅一边右转弯，一边开玩笑说：“你怎么了，没把我给吓坏，我这人胆小。”

是的，你怎么了，这一天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自家楼门口，儿子的小身影一闪：“妈妈，我在等你。顾桐桐



来了。我们把沙发床搬小房间了，今晚我俩一起睡。”

一个瘦瘦弱弱的小身影在蒋小雯眼前一晃。

三个人一起上楼。

桐桐不说话，儿子却很兴奋。他叽叽咕咕地跟桐桐谈论着他的飞机模型。一边说一边比画，一边比画还一边发出各种声音摹拟飞翔。

蒋小雯心里酸酸的。

李国栋已经做好晚餐。看上去还挺丰盛。形形色色的，摆了一桌子。

平日里这些活儿基本上由蒋小雯一人担纲，李国栋可没怎么伸过手。他一向工作都挺忙的，家里的活儿蒋小雯可从来都没有指望过他，谁知道他怎么就忙到斜道上了？

不能想，不能想，这个问题不能想。

有儿子在跟前，有儿子的朋友在跟前，蒋小雯努力挤出笑容，不停地给桐桐夹菜，给儿子夹菜。

一顿看上去颇为温馨的晚餐结束。儿子和桐桐去客厅看电视。蒋小雯躲进卧室。

李国栋推门进来，压低声音说：“要不要给桐桐家长打个电话？这孩子没跟家长说。”

蒋小雯没有答话。她喊儿子过来征求意见。

“不行，不能说。桐桐让我保守秘密。他是偷跑来的，他要让爸爸妈妈着急，看他们还敢不敢离婚。我坚决支持桐桐。”

“还是说一下好。大人的事你们小孩子不懂。”蒋小雯试图说服儿子。

“对，说一下好。桐桐家电话多少？”李国栋附和道。

“不行，坚决不能说。”儿子不容商量地回身走掉。

李国栋一时找不到话题，喃喃道：“这孩子，这孩子。”

蒋小雯不理他。一头倒在床上，用枕巾蒙住脸。她不想让李国栋看见她无法抑制的泪水。

不知过了多久，蒋小雯恍恍惚惚的，似乎是在梦中，一阵电话铃声把她惊醒。

“是不是李子浩家，顾桐桐有没有去过，我是他妈妈……”一个女人焦急的充斥哭腔的声音划过耳膜。

“别急，桐桐在我家。”

“可找到了，我马上过去。这孩子下午跑出去就没回来，急死人了……”电话扣掉，随即又打过来：“你家怎么走？我就过去，别让桐桐乱跑……”

半小时过去，楼道里响起急促的脚步声。一前一后，一男一女，气喘吁吁。

蒋小雯刚打开门，那男人就一头冲进来：“儿子，儿子。”女人红肿着眼，向蒋小雯哭诉：“这孩子急死人！找一下午哪儿也找不到，要出什么事可要我命！”

不见桐桐的回应。两个孩子早得了风声，钻进小房间，把门从里边反锁了。

桐桐妈妈哭着求儿子：“桐桐，都是妈妈不好，你把门打开，妈妈找你一下午，都快急死了，快跟妈妈回去。”

“好儿子，爸爸也不好，向你道歉，咱们回去吧。”桐桐爸爸也不甘落后。

良久，门下塞出来一张小纸条，一行歪歪扭扭的小字写着：“你们离婚吧，我谁也不选。”“婚”字不会写，用的是拼音。

“不离，儿子，我们不离，咱们回去吧。”“对对，我们不离，儿子，跟爸爸妈妈回去吧。”

桐桐妈妈和桐桐爸爸争先表态。





又一张小纸条塞出来：“你们骗人。”

“不骗你，儿子，相信妈妈，妈妈什么时候骗过你？”“爸爸也不骗你，真的，儿子。”

小纸条又塞出来：“不信。”

“儿子，妈妈求你了。宝贝儿子，妈妈哪能舍得你啊？没你妈妈可怎么活？”“儿子，好儿子，爸爸也舍不得你。”男人的声音也哽咽起来。

“叔叔阿姨，桐桐要你们写保证书。”李子浩俨然一个仲裁者。

“好好，我们写，我们写，你们开门。”

两个大人乖乖地写了一行字：“我们向儿子保证坚决不离婚”，从门缝下边塞进去。

“不行，你们得签上名字。”纸条被退出来。

两个大人乖乖地签了名，又从门缝下边塞进去。

门终于开了。桐桐妈妈一把搂住儿子大哭起来，桐桐爸爸也俯下身去抚摸儿子的头。

一阵忙乱。

待一切安定下来，桐桐还是不肯跟爸爸妈妈回去。

“要不就让他在这儿住一晚上，两个孩子玩得正高兴！”蒋小雯建议。

桐桐妈妈极不情愿地答应。两个人准备告辞。

桐桐冲他们扬扬手中的纸条，一本正经道：“李子浩替我保存，你们不许骗我。”

“不骗不骗，爸爸妈妈都不骗你。”两个人连连保证。

“你们要是骗我”，桐桐停顿一下，一字一板，狠狠地说：“我就吃老鼠药！跳楼！”

“桐桐——”桐桐妈妈惊叫一声，再次大哭起来。桐桐爸爸愣怔一下，用拳头“咚咚”地捶打自己的脑袋。

最终，桐桐爸妈很失落地离开。两个孩子“啪”地双手对击掌，像打赢了一场战争。

时间不早了，蒋小雯打发两个孩子睡下，回到大房间。李国栋已经铺好床。两个枕头并排列在床头。蒋小雯盯着那两个枕头，有一种怪异的感觉，很久都没有跟李国栋在一张床上睡过觉了。自从有了儿子，两个人就以儿子为中心，自动地“分居”为两张床。现在儿子突然不在身边，真有点不习惯。

李国栋没话找话：“我看桐桐爸妈不错的，怎么要离婚？看把孩子弄成啥样。”话一出口就感觉话题不对，但又收不回来。

蒋小雯没好气地瞪他一眼：“我们两个咋样？”

“当然不错。”李国栋讪讪道。

“你好意思说？”

“出点小岔子，请老婆同志原谅。”

“什么才算大岔子？生个儿子出来？”

“看你说哪儿去？有那么严重？”

“不严重。你继续吧！我祝福你！”

“哪敢？对不起！对不起！”李国栋连连道歉，并试图揽蒋小雯的肩膀。

蒋小雯一把甩开，把自己的枕头换到床尾。

李国栋也赶紧把自己的枕头换到床尾。

蒋小雯再把自己的枕头换到床头，瞪着李国栋：“不许过来！”

李国栋悻悻地垂下头。





11



蒋小雯早起给两个孩子备好早点，兀自出门上班。李国栋主动断后，说他招呼两个孩子起床吃饭。蒋小雯没有搭理他。权当他不存在，她的心里才好受一些。

蒋小雯走进机关大楼，心底有一种非常别扭的感觉。小白昨天在电梯里遇到的那个女人，她今天是不是也有可能遇到？她不知道自己在明处、那个女人在暗处已经过去了多么久？她害怕那种尴尬场景的出现，她不知道怎样面对？那个女人的脖子上是不是还系着那条丝巾？她该怎样控制面部的表情？她该怎样平抑内心的剧痛？装作什么也不知道？像个傻子？让对方自得、惬意？看她的笑话？看她和李国栋的笑话？

蒋小雯脑子乱哄哄地进了电梯，有人跟她打招呼，她木然地回应。电梯里都有些什么人，她根本没有打量。她盯着自己的鼻尖，只盼快地停在自己的楼层。

小白今天来得早，蒋小雯一推门，小白就叫起来：“看我换了一条，怎么样？”

该死的丝巾！蒋小雯心里诅咒着，嘴上敷衍道：“挺好挺好！”

“看清没有？就挺好挺好！”小白很不满意。

蒋小雯勉强扫两眼：“是挺好！”

“你这几天怎么了？昨天那样子没把我吓死！是不是低血糖？没去检查一下？”

“没事。可能没睡好。”

“啥事老睡不好？你得向我学习，天大的事也得等睡醒了再说。我可提醒你，睡不好的女人老得快！女人老了那样子惨不忍睹！别说老公不喜欢，就自己看着也窝心！我可告诉你，哪天你家李国栋要是喜欢上别人，你别后悔！现在的男人哪个不喜欢年轻漂亮的？”

蒋小雯“嗯嗯”两声，心底凉飕飕：李国栋喜欢的女人，一不年轻，二不漂亮，在小白的眼里更是不怎么样，可李国栋偏偏就是被这样的女人所吸引，这要是让小白知道了，还不大跌眼镜？一种深深的耻辱感袭上蒋小雯的心头。

她想起以前在哪本书中看到过：一位漂亮的女博士嫁给了一位事业成功但没读过多少书的企业家，那位企业家喜欢书读得多人又长得漂亮的女人。所谓才貌双全，完美无憾。后来企业家丈夫未能免俗有了外遇，漂亮女博士很疑惑，还有什么样的女人能够将她打败？能够将她打败的女人该是怎样的国色天香？于是精心打扮一番，前去会晤。那个女人出现了。她的形象却完全出乎女博士的预期，彻底摧毁了女博士的自信和自尊。因为那个女人：矮，黑，胖，趿拉着鞋，牙缝里粘着茴香叶子。女人如果被比自己优秀的女人所打败，尚能保留自己的一点信心；如果被不如自己的女人所打败，往往会一败涂地。

一败涂地。此刻的蒋小雯正是一败涂地。她呆呆坐在桌前，想自己目前的境遇。事业一塌糊涂，家庭又遭遇危机，自己的人生竟然如此失败，命运竟然如此不堪，多年前不被人看好的一个抉择，今日终于以这样讽刺的方式验证了众人的看法和目光。一切都是自



己抉择的错误，一切都是自己无法把握自己的错误，该向谁去倾诉？

她不能向小白倾诉，因为那个女人在小白的眼里实在不怎么样，说李国栋就是被这样的一个女人所吸引？她害怕看到小白惊诧加鄙夷的神情。

她不能向黎美倾诉，因为李国栋在黎美的眼里本来就不怎么样，说李国栋这样一个混得不怎么样的男人居然也有了外遇？她害怕听黎美重复多年前的断论。

她第一次发现，当一份伤痛无法诉说、无从发泄的时候，这份伤痛又不知加剧多少倍！

呆坐大半个上午，蒋小雯提前下班。她并不想回家。

她在街头花店买了一束花，去医院看望黎美。她知道黎美喜欢那种杂色的康乃馨，但她还是让花店老板加了几枝素洁的马蹄莲。

马蹄莲是蒋小雯喜欢的。她想一半是给黎美买，一半就当是给自己买了，自己安慰自己受伤的心吧。这样想着，眼底不自觉湿润起来。

黎美的气色明显好了许多，看见蒋小雯捧一束花进来，像个小姑娘一样拍手笑了。

蒋小雯在床边坐下，故意打趣：“你要昨天过去了，今天可就看不到这么漂亮的花了。”

黎美抚弄着那束花，撇撇嘴：“好你个蒋小雯，给我买花，还加了你喜欢的马蹄莲，私心无处不在啊！”

“好不容易买一次，还不买几枝自己喜欢的？又不是只给你看，我也要看的！”

“好了，说正经的。我想通了。如果那小丫头不肯放过刘杰，我就放他们一码。不信我黎美离了刘杰还活不了？我跟他离婚，分

一半财产，这么多年，我就当保姆也有份工资。完了我做小生意，开个服装专卖店什么的，我还当老板过把瘾呢！”

“好啊！我去给你打工，你可别抠巴我。”蒋小雯说着，心中暗想，财产这个东西可真是个好东西，至少可以给伤痛一份安慰。没有了“人”，但有“财产”在，总还可以鼓起生活的底气。要是有什么也没有呢？譬如她，要是跟李国栋离婚的话，是没有什么“财产”可分的，那就只意味着一个“人”的失去。

“好，咱俩合伙开。又能穿漂亮衣服又能卖钱，多好！女人不独立还真不行！”

“突然悟出这么深刻的大道理，你倒没白遭罪！”

“在说什么？这么热闹？”刘杰提着一兜水果进来。黎美看见刘杰，立马绷了脸，换一副冰冷的表情。

蒋小雯打圆场：“没啥，瞎聊！”

“你吃香蕉。”刘杰递给蒋小雯一根，回身又掰下一根扯开皮凑到黎美嘴边：“吃点！别生气了！都是我不好，说一千遍了。当小雯的面，我再说一遍，我不好，我向你道歉，那事情纯属意外，我一定会处理好，请你放心！请你原谅！亲爱的老婆！”黎美不张口。“你不吃，我吃！”刘杰把香蕉塞自己嘴里，咬一口又停住，“老婆不吃，我哪儿敢吃？”

“得得，你吃吧，我给黎美。”蒋小雯笑着递给黎美一根，“该吃就吃，你跟吃的又没仇！”黎美撇嘴笑笑，接过香蕉开吃。

“敢情就跟我一个人有仇？这日子可怎么熬下去？”刘杰摇头作痛苦状。

“你很快就会解脱的！我们好说好散，绝不耽误你！”黎美一字一板道。

“不不，我不是那个意思。”刘杰慌忙声明。

“不是那个意思，是哪个意思？我不拦你。回去就把手续办了，



该怎样就怎样，友好拜拜！”

“看你说的。我可从来没想到过这事。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将来更不会有。告诉你，我不答应！”

“你不答应？有人等不及了！我黎美可不想背后让人诅咒，我还要好好活呢！不能把命搭你刘杰刘老板一个人身上。”

“黎美，别说负气话，我会把事情处理好的。那真是一个意外，我不知道该怎么向你解释，怎么解释你也不会信。唉！事情摆在那儿，我想说也说不清楚！”

“你想怎么说清楚？不是有人找上门，我黎美还傻着呢！”

“黎美，对不起！不要再提这件事了。我很快就会处理好的。”

“哼！我黎美不会再傻了。你走吧！我不想看见你！”

“黎美别这样！……”刘杰还想说什么，他手机响了，“公司还有点儿事，我去去就来。”

“有什么事？是你孩子他妈有事了吧？”

“黎美，你别气我！公司真有事。小雯你待会儿，我先去了。”

“你不要回来！”黎美没好气地冲他的背影喊。

陪黎美吃过午餐，蒋小雯走出医院大门，她不知道自己到哪里去。

她不想回家。她漫无目的地在街上游荡。

手机响了两次。是李国栋。

她没有接。

李国栋改发短信：“你在哪里？回来吧！我错了！对不起！”

不理他。

李国栋继续发：“真的对不起！我恨我自己！为什么要对不起你？”

还是不理他。

短信音再响。她索性关机。

她想起李国栋以前是不怎么发短信的，他拼音不好，发一个短信要费好大工夫，可现在他为了另一个女人，早已把发短信的功夫练得炉火纯青。现在发给她，实在是一种绝妙的讽刺！也许，她跟李国栋之间的情感真的是太淡漠了。除了关于儿子的交流，他们之间还有什么可以交流的？日复一日枯燥无味的琐碎生活，早已将曾经有过的那丝柔情消磨殆尽；锅碗瓢盆柴米油盐的平淡日子，早已将昔日的那份激情一缕缕抽尽。什么都没有了。她跟李国栋，如今也只不过是一纸法律文书签署在一起的两个男女而已。麻木地生活着。为了儿子，麻木地在同一个空间内生活着。

这就是婚姻！这就是婚姻的现状！摧毁这个可恶的、麻木的婚姻不是难事，可是儿子呢？蒋小雯眼前浮现出桐桐那可怜的小身影，她的心一阵疼痛。让儿子也像桐桐一样经受创伤？让儿子也像桐桐一样遭遇不能选择的痛苦？不！坚决不！为了儿子，她要忍受！她只能忍受。忍受不堪的婚姻。忍受不堪的李国栋。反正这婚姻本来就不被大家看好，现在无非是更加应验而已。有什么可痛惜的？有什么可抱怨的？

她漫无目的地在街上游荡。像一只流浪猫，一只受伤的流浪猫，独自舔着伤痕，灰溜溜地从街边遛过……

多年前，当她首次踏入这座城市的时候，她的心底曾经激荡着怎样激越的情怀？一切都是那么美好，一切都是那么明艳，她像一株不知名的小草，可曾怎样满怀希冀地渴望过春天？可是，现在，一切的一切，都是虚无。她一无所有。

有《回家》的萨克斯乐曲传入耳膜，舒缓、悠扬、低回、惆怅……蒋小雯沉浸在那一片氛围中，有种身心被粉碎的感觉……



她游荡到办公室。她无处可去。

办公电话一次两次高亢地响起，她不理睬。

她伏在桌子上，大脑高速旋转：李国栋为什么会被那个女人所吸引？那个女人究竟有什么吸引李国栋？

办公室的门骤然大开，李国栋冲进来：“你怎么不回家？梧桐接走了，浩浩一个人在，问你怎么不回去？咱们不要闹别扭，要不影响浩浩。”

“我成心闹！我想闹！”蒋小雯愤怒地抬起头来。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事情都过去了，我也道歉了，不要老为这个生气。”

“你说得倒轻巧。我不是圣人，我没有那么宽广的胸怀。我们在一起可以瞎凑合，权当为了儿子，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我不干涉。”

“看你，还是不肯原谅我，我从来也没想怎么样。”

“没想怎么样？你的热恋呢？当我傻子笨蛋纸人一个？你不觉得耻辱？我为自己感到耻辱！我为自己有这样的老公感到耻辱！”

“对不起，我错了，一再向你道歉，你不肯原谅。”

“原谅？有那么简单？你不觉得我们的婚姻不堪一击？我们的情感淡薄如水？也许我们在一起真的是一个错误。如果不是你提醒我，我还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别这么说，我知道你嫁给我后悔，可我李国栋真心实意对你好，不能因为一点小错误就全盘否定。”

“一点小错误？你可真好意思说。真心实意对我好？你就这样子对我好？我嫁给你不是后悔不后悔的问题，是我们根本就不合适的问题。现在你喜欢的欣赏的让你神魂颠倒的热血沸腾的女人终于出现在眼前了，你去好好把握你的幸福吧。我衷心祝福你！”

“不是那么回事，不要拿我开涮。”

“拿你开涮？我高兴拿你开涮？我在拿我自己开涮！我在拿我自己受伤的心开涮！与你无关！与你们无关！我在为自己而伤心，我在为自己的命运而伤心，我不知道如何才能够不伤心。你去吧，我再再说一遍，与你无关！与你们无关！”

“唉！你……唉！你……”李国栋语塞。

晚上，蒋小雯坐在电视机跟前，手拿遥控器漫无目的地更换着频道。儿子到楼下小朋友家玩，李国栋钻厨房里收拾碗筷，积极表现。

蒋小雯不爱看古装剧，而几乎所有的现代剧里都充斥着婚外恋的情节，这是当今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而社会舆论的导向似乎也对男人的出轨给予了极大的宽容，一种倾向性的论调是男人的出轨并不完全归因于男人，而在于自己的妻子没有足够的魅力让自己的男人不出轨。这只要看看影视剧里第三者的形象就一目了然：那些个女子年轻漂亮，温柔乖巧，尤物般在身边晃来晃去，哪个男人能不动心？再看看屋里的那个糟糠之妻吧，人老珠黄，唠唠叨叨，打拼一天的男人回家面对这样一个黄脸婆，一切都顺理成章了。妻子受伤不仅无法博得大家的同情，反而要遭受自身无能的讥讽。心理咨询师总是煞有介事地开导受伤者：给对方一个机会也就是给自己一个机会，只有原谅对方才能让自己不痛苦。说来说去，颠来倒去，这苦果终是要让女人去背负，男人倒没有了一点责任。这就是现实！说到底这个社会终究是男人的社会，女人的平等权利从何谈起？

李国栋收拾完，走过来在蒋小雯身边坐下。

蒋小雯腾地站起，往一边挪开一截儿距离。

屏幕里一位戴面具的中年女士正在叙述自己的不幸：女儿三岁

她就发现丈夫外遇，多少次她想过离婚，可为了女儿委曲求全，一忍再忍，一去就是十五年。十五年里，婚姻名存实亡，她背负着巨大的伤痛在女儿面前上演着和睦家庭的假象，女儿在谎言和假象下健康长大。如今十八岁成人，她没有必要再假扮下去。她太累，她要离婚，她要为自己活，不然这一辈子就算白活。女儿非常理解并坚决支持妈妈。可是这个时候，丈夫却死活不离，原因很可笑：他现在老了，有病了，情人也离他而去了，他无依无靠，他需要照顾，他需要温暖。看看，这是多么具有代表性的一个男人，不曾给对方幸福和温暖，现在却厚颜无耻地要求对方给自己幸福和温暖，真是可恶！

蒋小雯愤愤地换了频道，并狠狠地斜了李国栋一眼。

“你别斜我，我跟他是两码事。”

“性质一样。”

“我那是小儿科，没什么想法的。”

“没想法？没想法能那么火热浓烈？别否定，否则对不起你的‘知心爱人’！”

“谁是知心爱人？你！”

“请注意，我只是你法律意义上的‘爱人’，并不是你实际意义上的‘爱人’。我没那个水平。”

“别说气话。我以后再不犯错了。”

“以后？你可真会说话！你杀了人，说我以后不杀了，可以吗？”

“我说不过你，可我们不能这样僵下去。”

“那你想咋样？就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可惜我有记忆，而且不善于遗忘。就算你能忘掉你的甜蜜，可是我忘不掉我的悲伤！”

“我错了，我晕头。”

“晕头？任何一个女人都能让你晕头！我觉得很可笑！很耻

辱！”

“你看低我？”

“我看低你？我成心看低你？这么多年，你有什么让我看高的吗？”

“我……”李国栋一下子被戳到软肋，蔫蔫垂下头去。

蒋小雯的泪刷刷地流泻下来，这何尝又不是她的软肋？多年前不被人看好的一个抉择，至今都无法注以全新的、出人预料的、可以改写人们目光的诠释，反倒变得比人们的预期更糟糕、更一塌糊涂、更无法提起。

李国栋不再说话，拿起一沓报纸，一张张“哗哗”地翻过去。他找不到自己要看的內容。他心烦意乱，什么也看不进去。

蒋小雯继续有一搭没一搭地更换着电视频道。

气氛沉闷得令人窒息。

儿子在门外“咚咚”地敲门。李国栋去开门。蒋小雯赶紧拭拭眼泪，做出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的样子。

儿子回来拿了一件什么东西又下楼玩去了。蒋小雯叮嘱：“早点回来睡觉。”儿子一面应着一面“噔噔”地跑下楼去了。

李国栋猛然间想起了什么，说：“给浩浩买张床吧。不能老睡沙发。”

“嗯。”蒋小雯回应。

“你说买什么材质的？”

蒋小雯没有反应。

李国栋继续说：“关键是要环保，买品牌好点的，质量放心。”

“嗯。”

“星期天咱们去家具市场看看。可能得订货，不一定有现货。”

“嗯。”





“儿子总算长大了，能独立自己睡了。”

“嗯。”

说完了以上这些话，李国栋挠挠脑袋，也没什么可说的了，就继续“哗哗”地翻报纸。

气氛再次沉闷到令人窒息的状态。

蒋小雯素来喜静不喜动，喜冷清不喜热闹，这样沉闷的气氛对她来说似乎也没有什么大不妥。何况她正生李国栋的气，不理他正是一种惩戒。

李国栋却沉不住气，心里急得跟猴子抓似的。看看蒋小雯，想说什么又觉得自讨没趣，只好使劲忍着。忍无可忍，就把报纸扔一边，起身在方寸之屋来回打转，一双拖鞋在地上趿拉乱响。

一夜无话。

蒋小雯睡床头，李国栋睡床尾。

李国栋很快入眠。

蒋小雯折腾了一阵，也迷迷糊糊地睡了。



转眼到了情人节。

在这样一个敏感的日子里，李国栋格外小心翼翼。

虽说情人节这舶来的洋节，还没有混到或者说永远不可能混到国家法定节日的份儿上，但“情人节”这个词的热门程度，却一点也不亚于最盛大传统的节日“春节”。春节，迫不得已的男士们不得不肩负家庭团聚的使命，这紧随而来的情人节，遭受短暂冷落的情人们如雨后春笋般从地下冒了出来。一年里也就这么名正言顺、扬眉吐气一天，不好好庆贺一番，毫无道理。

李国栋心里莫名的有点酸酸的。

他没有想到他竟然不能真正地过一个“情人”的节。

自从蒋小雯知道了那件事，他就下决心跟蔡玉芬断绝来往。不是他想断绝来往，是他不这么做，蒋小雯那儿就没法儿交代。但他没有把蒋小雯知道这件事告诉蔡玉芬。他不想让蔡玉芬觉得他怕老婆，老婆一知道就不敢轻举妄动了。他希望慢慢地斩断与蔡玉芬的来往，这样也不至于让蔡玉芬觉得突兀。

他不再主动跟蔡玉芬联络，蔡玉芬似乎也有些觉察，两人的关系便有些若即若离，没有了前一阵子的那股激情和火热。蔡玉芬依



然会给李国栋发一些让他心底痒痒的短信，他沉醉在那种温软的暧昧情愫里，很是享受。他想象要是蒋小雯没有发现这件事多好，他就可以和蔡玉芬一直联络下去，他就可以一直沉醉在那种暧昧的情愫里。他甚至懊悔自己的保密工作做得不到位。

那种沉醉的感觉，他从蒋小雯那儿似乎从来都没有得到过。蒋小雯似乎从来都没有对他说过一句温软暧昧的话。她是那种含蓄内敛的女人，对他一直都不温不火。当然，他不是她心目中最中意的男人。这点他很清楚。她像一件精美的瓷器，最终被他捧在了手里，却也给了他无穷的压力。他不能让这件瓷器在自己手里失去光芒，他得努力工作，出人头地。他得让蒋小雯觉得嫁给自己不后悔，他得让柳婷和黎美为当年她们的决断后悔。

可却事与愿违，现在的李国栋倍感自己底气不足。也许当年那样死乞白赖地把蒋小雯追到手里是一个错误。不可否认，娶了蒋小雯，曾经给他脑门上增添了几许光晕。这不仅让李国栋在全班男生面前倍感光彩，更让他以及他的父母在他们那个小山村里倍感光彩。一个山里娃，能从城里娶一个媳妇回来就够“能耐”的了，还娶了一个念书念那么多的博士媳妇，那“能耐”大的！

蒋小雯是他们那个小山村的第二个“外面的”媳妇。

头一个是东头老周家的二儿媳。周家老二远在新疆当兵，提了干还娶了部队首长的女儿。当年那好消息在小山村的上空飘荡了好一阵子，让老周头的脸上大放异彩。但周家老二娶妻后有好几年都没有回家，山里人对有首长家庭背景的媳妇煞是好奇，愣是惦记着想看看首长家的女儿究竟长啥样。惦记几年，总不见周家老二回来，就不免背地里说风凉话，说周家老二娶了媳妇忘了祖，咱这小山村是放不到他眼里了。老周头脸上挂不住，托人给儿子写信总不忘在末尾强调一句：回家看看。

有一年，周家老二终于领着媳妇牵着儿子回来了，这小村子那个兴奋啊，一群人都挤到老周家院子里看个稀罕。这不看不要紧，一看让大伙的心结结实实落了个地：原来那首长的女儿模样倒也算周正，但背上顶一个罗锅，敢情是有点残疾，所以才下嫁咱山里的小伙子。山里人开始为周家老二感到不值，看咱老二浓眉大眼，一表人才，军装一穿，那个精气神儿，跟电影里的明星一个样，这要生在城里有头有脸的人家，没准还就成大明星了，那媳妇哪里配得上咱老二？

待李国栋娶了蒋小雯这第二个“外面的”媳妇，山里人半份赞叹之外已加了半份狐疑。李国栋第一次领蒋小雯回家，山里人早不招自来地在李国栋家早早守候上了。蒋小雯一出现，手电筒的光束就齐齐把她包围住，并且那些光束恶作剧般在蒋小雯背上做了特别的停留。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大伙终于按捺不住地发出一阵哄笑。

这个细节，很多年里，李国栋都没有跟蒋小雯提起过。他不想让蒋小雯觉得他娶了她像逮了什么便宜似的，她嫁给他似乎委屈了自己似的。虽然他心里清楚，他不想让蒋小雯觉得的，正是大伙包括山里人和柳婷、黎美所认为的。

因为娶了蒋小雯，这些年里李国栋总能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罩着自己，他在不断地鞭策自己，努力地证明自己，他要扭转柳婷、黎美的看法，他要削减周家老二媳妇带给山里人的落差。他觉得自己活得很累，似乎很多的意愿都不是源于他自身。

要是换了蔡玉芬这样的女人呢，他觉得自己不需要证明什么，他可以完完全全地做普普通通的自己。可以没有什么想法，没有什么追求。就是简简单单地生活，像祖辈的山里人那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而他尽可以上班下班，吃饭睡觉，快快乐乐，享受生活。可现在他却不能。





这天的早晨，李国栋从床上爬起来，刚打开手机，就有一则短信传来。不用看也知道是蔡玉芬的。幸好蒋小雯刚去了卫生间，不然，在她的眼皮子底下如此胆大妄为，不是存心找麻烦？他瞄了一眼，迅速删掉。蔡玉芬在以一种挑逗的口吻问：今天这个日子，你准备好了吗？李国栋心里自嘲：准备好？脚都踩地雷上了，还准备好什么？

他没有回复。这些日子以来，蒋小雯对他的态度一直都冷冰冰，有话不得不说的時候她会开口跟他说一两句，但眼睛却不正视他。更多的时候她总是沉默着，任李国栋说什么，她都不怎么回应。李国栋很憋闷，这样的日子何时是个头？

毫无疑问，情人节是一个契机。李国栋以前从来都没有对情人节上心过。现在可得好好利用一下这个契机了。他谋划着给蒋小雯买点什么，然后再请蒋小雯和儿子一起出去吃饭，营造一点浪漫和温馨的氛围，好让蒋小雯的心慢慢地暖和起来。

给蒋小雯买点什么呢？他想起来那条丝巾，至今都被蒋小雯胡乱塞在鞋柜里，跟儿子的臭球鞋混在一起。他几次看到，想整理到衣柜，那毕竟花了他二百多块钱，蒋小雯从来也没有过这么值钱的丝巾，可他不敢。仔细想想，也实在是有点愧疚，以前从来都没有给蒋小雯买过什么，第一次买竟然不是出自本意要买给蒋小雯的。她怎么能够不生气？又怎么能看见那件东西不冒火？

情人节，最少不了的大概是玫瑰花，街头大大小小的花店早就打出预定的招牌，给人造成的一种错觉是到了情人节当天去买，大概买不到手。玫瑰花这个东西真那么紧俏抢手？李国栋有点懊悔自己没有早点儿到花店看看。

这几天，花的价格上涨那是肯定的。平常没什么人买，好不容易逮住一个商机，商家还不好好炒作一番狠赚一笔？平日里除了搞对象的小年轻，买些个诸如此类的“务虚”东西哄女友开心之外，

成了家的大老爷们谁肯在这些虚东西上白扔钱？不如来只烤鸭经济实惠，吃到肚里也营养实在。

不过，现在这个非常时期，“务虚”一把很有必要。给蒋小雯买束玫瑰花！对，玫瑰花！蒋小雯去年不是抱怨说钉鞋的卖烤红薯的都知道买玫瑰花？今年咱也给她来一束。

李国栋早早从单位溜出来。他肩负重任。他得去买花。

门面阔大、装修豪华的大花店不进去。李国栋断定价格与空间成正比。街角一家小花店，门口立一块牌子，上写：“一枝一心一意，二枝心心相印，九枝长长久久，九九九枝天长地久。”李国栋琢磨“一心一意”不如“心心相印”，“长长久久”不如“天长地久”。爱情的品质与口袋里的钱成正比。

李国栋走进去，地上几只大塑料桶，插着大捧的红白黄粉玫瑰；柜上几只小塑料桶，插着小捧的蓝玫瑰，花瓣上闪着星星点点的银粉。这就是时下炒得火热的蓝玫瑰？人工色素处理过，工艺里添加了科技的含量，价格便也翻番了很多倍。物以稀为贵，单从审美角度衡量，蓝花还真看不出来比其他花好看在哪里。人们本来是崇尚自然，提倡返璞归真的，在这花儿上又背弃信念，追逐起人造和伪真的来了。

“先生，买花？”一个圆脸的胖姑娘招呼李国栋。

“我先看看。”

“这些刚到货，多鲜！”姑娘指着地上的几只大桶说，见李国栋的眼神盯着柜上的小桶，又补充道：“先生您预定没有？蓝玫瑰都是预定的。”

“预定？没有。”

“那您看这些吧。蓝的除了预定，没货。”

“没货？”李国栋的眼神没有移动。你别说，人的审美不知不觉



中就遵循于从众心理，大家都在追捧蓝玫瑰，量少，稀罕，价高，与众不同，自然而然你就看着那花顺眼、高贵、妩媚、妖冶，要不得了个“蓝色妖姬”的美誉？

“没有多余的？”李国栋问。第一次给蒋小雯买花，不能老土，得来新潮的。

“没有。”圆脸姑娘很肯定。

李国栋有些失望。他准备到别的花店看看。

花店外一位长发小伙一边停自行车，一边冲店内喊：“那王先生联系不上。定的昨天，今天都没影儿。”长发捧着一束蓝玫瑰走进来：“电话打了N遍，无法接通。留的地址也假的，根本没这个人，八成不要了吧？”

“说不准。每年都有这样几单，留了定金，花来了又不要了。也不言语一声，人就没了。”

“嘿！这问题复杂着呢。那王先生是小年轻还是中年？”

“中年。定这个价位的中年多。”

“那就是偷偷定好准备送情人的。运气不好，偏偏情人节这几天被老婆发现了，你说这花还敢送？不仅不敢送，咱这儿的电话也不能接了，怕老婆顺藤摸瓜。只能玩人间蒸发。要不留个地址也假的，这都留着一手。”

“哈哈，尽瞎扯。要是小年轻呢？”

“那就简单一些。女友突然在情人节爱上别人了，突然宣布跟他正式分手了，突然要跟别人一起去过情人节了，小年轻伤心得肠子都疼，哪儿还顾得上花儿？”

“嘻，你还知道不少。八成自己肠子疼过！”

“哼！我要有女友，她能爱上别人？笑话！”

两人说得起劲，李国栋也听得起劲，准备离开的腿竟然没有挪动。

“先生，您看这花咋样？”胖姑娘猛然想起什么。

“可没桶里的鲜。”李国栋跟柜上的蓝玫瑰做比较。

“其实差不多。这是昨天的货，也就一天工夫。蓝花是染出来的，寿命本来就短。说实话，这花儿看一天是看，看两天也是看，最后还不都蔫掉？您要的话，给您打折。我们不挣钱，按成本价给您。”胖姑娘说。

“对，打折。这花儿紧俏着呢，不预定根本没货，不信您到别家看看。您这是赶巧了，过了这个村可没那个店，我们这花不愁卖。”长发帮衬道。

“打几折？”李国栋动了心思。

“这柜上的一枝六十，九枝一束最低五百，有的家一枝八十呢，我们小店本来就低价。这束也九枝，三百给您咋样？”

“三百……”李国栋思忖道。这价码对他来说还是有点贵。300块钱买几枝花？不值！

“还能再让让？”李国栋讨价还价。

“最低二百八，要您就拿走，不要您就到别家看看。”胖姑娘的语气不容再商量。

李国栋捧着那束蓝玫瑰在街上走。不时有年轻的、不年轻的女士盯着那花儿看，看完了花还眼神一瞥，往李国栋的脸上扫一下。

“扫什么扫？我这可是送老婆的。”那眼神让李国栋感觉到了某种冤枉。

这一天，情人的地位倍长，花店里的花有多少是男人们买来送老婆的？婚姻内的东西都是些柴米油盐，俗不可耐；婚姻外的才是玫瑰巧克力，浪漫温馨。谁说男人不懂情调？谁说男人不识浪漫？那是分着场内场外的。跟自己的老婆玩情调？要浪漫？没劲！没谱！蒋小雯要是没察觉，这束花还真是要送给蔡玉芬的。李国栋边





走边想。

当年跟蒋小雯谈恋爱，还真没给她买过什么。那会儿一是不懂这些个精神的東西，二是也缺那个物质的钱，山里娃一个，哪儿有玩浪漫的资本？现在有点小钱了，又没了那个心思，没了那个必要。自己的老婆客气啥？哄着不哄着都是自己的老婆。情人就不同了，不哄着就换主了。情人是啥？开胃的小菜，调剂胃口，丰富生活，愉悦惬意！老婆是啥？冬天的土豆大白菜，不吃不行，老吃着腻歪。李国栋为自己的美妙比喻沾沾自喜。

李国栋捧着那束花回来，才发现家里从来都没有过那种叫做“花瓶”的东西。他翻腾半天，翻出来一只磕碰得掉了漆皮的旧搪瓷缸，是他在学校用过的，还是蒋小雯在学校用过的，他搞不清楚，但绝对可以称得上是家里的一件“文物”。

他把那缸子洗洗，把那束花插进去，审视一番。娇嫩、妩媚的“蓝色妖姬”立在一只旧搪瓷缸里，像高挽发髻、身着华服的丽人脚蹬一双破球鞋，不协调，不搭调，突兀得让人诧异。但顾全不了那么多了。

儿子盯着那束花，满腹狐疑：“爸爸，这是啥花？你好好的买花干啥？”

“蓝玫瑰，给你妈妈的，儿子，今天是情人节！”李国栋突然觉得在儿子面前树立一个好好丈夫的形象更为必要。

“情人节？你的情人是妈妈？桐桐他爸爸的情人是一位阿姨。”

“别乱说，小孩子知道什么？晚上咱们出去吃饭，你想吃啥？”李国栋赶紧转换话题。

“必胜客！我还没吃过呢，桐桐都吃好几次了，他爸爸和那位阿姨带他去。”

“好，必胜客，咱们三个一起去。”李国栋说着，瞄了蒋小雯一

眼。

“吃必胜客喽！”儿子高兴得拍手大叫。

蒋小雯在整理儿子的衣物。李国栋捧着一束花进来，她是看见了的。蓝蓝的一束，那是眼下正炒得火热的蓝玫瑰。现在买花有什么意义？要是以前买给她，她一定会欣喜兴奋，可现在只会勾起她的联想和厌恶。

李国栋见蒋小雯没什么反应。有点悻悻。他端起那缸花了他二百八十元大钞的花儿，在蒋小雯眼前一晃：“咋样？老婆，蓝色妖姬！”

儿子在身边，蒋小雯随口说了句：“好看。”

“二百八！这花很紧俏，有人定了没要，不然还买不到。”李国栋赶紧炫耀。

“你发财了？”蒋小雯语气冷冷的。

李国栋听着她话里有话，只好说别的：“走，咱们去吃必胜客。”

“对，必胜客，走了，妈妈。”儿子已冲到门口换鞋去了。

一家三口弃自行车不用，打车前往。

空气中流淌着暧昧的气息，街上来来往往的男女，沉浸在节日的愉悦里。往年的情人节，蒋小雯总免不了抱怨李国栋，你就不能给我买束花？我这种从来都没有收到过花的女人是不是很可怜？李国栋没心没肺，根本不把蒋小雯的抱怨放心里。

她没有想到，有这么一天，她还终于收到了李国栋买给她的花，可是却是在这样的一种状况之下。这样的花她宁愿没有收到。一束道歉弥补性质的玫瑰，褪去它原本美丽的光晕，只让蒋小雯感觉到芒刺的尖锐。



李国栋的手机不合时宜地响起。他惊悸地看了蒋小雯一眼，像摸着一只烫手的山芋，暗自把手机关掉了。这个时候，打给他的除了蔡玉芬，没有别人。他后悔没有把蔡玉芬那儿安顿一下。他只能关掉手机，在这一触即发的关键时刻，他不能马失前蹄。

蒋小雯心底蓦地一震，如果李国栋的“好事”没有露馅，如果她现在还傻傻地蒙在鼓里，此刻陪伴在李国栋身边的就是那位“知心爱人”了。

一种耻辱感像沙尘暴铺天盖地裹挟而来。

必胜客到了，三个人同时惊愕地发现门外蜿蜒排着长龙。餐厅内坐着的、餐厅外候着的均以年轻男女居多，这些洋快餐一向倍受年轻人的追捧，在这样一个舶来的洋节日里吃着舶来的洋食品，年轻男女沉浸在与时代、与国际接轨的愉悦里。

儿子首先泄气起来：“妈呀，看来我是吃不着了。”

李国栋也有点泄气：“咋这么多人？”

蒋小雯没有言语。她想既然来了，就耐心等待一阵，不能让儿子失望。

李国栋自告奋勇排队等候。蒋小雯和儿子逛附近书摊。儿子翻看童书，她翻看杂志。

随手拿起的每一本生活类杂志，无一不充斥着第三者、婚外恋、情人、二奶、离异、单亲的内容情节，由此而衍生出一系列欺骗、暴力、情杀、报复、毁灭等事件，这铺天盖地、席卷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女人的风暴，不能不让人对婚姻的本质意义产生彻头彻尾的怀疑。不消说，婚姻是一种羁绊、一副枷锁，人们创造了它，却又时时想背弃它，可取而代之的更好的模式是什么？

街边天桥下，一对中年盲人夫妇在卖艺。男的拉二胡，女的引

吭高歌。旋律优美悠扬，歌声婉转流畅，演绎着当下的流行歌《两只蝴蝶》、《老鼠爱大米》、《2002年的第一场雪》……面前一只生锈的铁皮筒，不知谁插了一枝红玫瑰，静静地开在盲人的世界里。

蒋小雯知道这一对夫妇在这儿卖艺很多年了，春夏秋冬，从不歇息，形影相随，互为依赖，这是他们的生存方式，也是他们的生活方式。有多少健全的夫妇能像他们这样朝夕相伴？不离不弃？健全人的世界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欲望和诱惑？伤害和背叛？

踏进炫目的玻璃门，一股暖意扑面而来。一家三口在服务小姐的导引下转两个弯，在一张餐桌前坐下。一本厚厚的印制精美的餐谱递过来，每一副图片都流溢出诱人的光泽。儿子猛吸两口气，看看这个想吃，那个也想要，鲜美的水果冰淇淋更是把儿子的馋样儿完全勾引出来。

李国栋翻翻餐谱，不得要领，推给蒋小雯：“你点。”

蒋小雯爱怜地看看儿子，对服务小姐说：“给他来份冰淇淋，别的你推荐吧。”当不知道该点什么的时候，这是最简单便捷的方式。

服务小姐推荐了一款比萨，三种不同口味的汤，自助沙拉，小吃和甜点。先付款，李国栋掏钱包。

盛沙拉的盘子拿过来，父子两个抢着去盛。儿子说桐桐说过，那沙拉要一层一层盛，能盛好几层，网上有图片，最牛的六层。蒋小雯说不要那么多，吃不了浪费。两个男子笨手笨脚弄了一阵，端过来一盘乱蓬蓬的“大花”，颤颤巍巍，摇摇欲坠。蒋小雯帮忙，那朵“大花”总算开在了桌子上。

沙拉弄好，其他的东西也一道道上，儿子兴奋异常，不知道自己该先吃什么，后吃什么。忽儿这个一口，忽儿那个一口，毫无章法。手里的冰淇淋用勺子铲了，一勺喂妈妈，一勺喂爸爸，乐得





合不上嘴。

李国栋也兴奋异常。不停地赞叹汤好喝真好喝。不停地纠正儿子用刀叉的手势，好像他用得很地道；不停地向蒋小雯推荐这个，推荐那个，讨好蒋小雯。

蒋小雯眼底湿湿的，这无论怎么看都是幸福的一家子，可貌似平静、温馨、和谐的表象，却无法掩盖内在的创伤、暗痂、刺痛。像风平浪静、祥和安宁的大海，暗流汹涌，暗礁险恶，不知何时就掀起惊涛骇浪、荡起滚滚烟波……

情人节之夜，李国栋格外心潮澎湃，给蒋小雯买了花，请蒋小雯吃了饭，表现格外卖力，无可挑剔，形势一片大好，捅下的那个窟窿也该稍稍弥补些吧？他小心察看蒋小雯的脸色，似乎并不那么冷冰冰、生硬硬，看来这些天尤其是今天的种种努力终是有了一些效果。只要有效果，李国栋就有信心继续努力，再接再厉，终归有蒋小雯原谅自己的一天。

打发儿子睡下，李国栋低声哼着小曲在卫生间洗漱，并顺手打开手机，蔡玉芬的数条短信一并涌了来：在哪儿？怎么关机了？速回信。在等你。我想你。李国栋心中一阵狂喜，有女人在眼巴巴地等着自己，岂不是男人的一种幸福？忽儿又一阵紧张，这件事是绝对不能再演绎下去了，后果不堪设想。弄不好蒋小雯将他扫地出门，他能去娶蔡玉芬？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可蔡玉芬一个单身女人，难免会有这样的想法，万一她就是冲着这想法来的，他可怎么脱身？李国栋一阵后怕，不能，这事是万万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快刀斩乱麻。李国栋狠狠心把那些短信删掉，没有给蔡玉芬任何回应。先把眼下这个窟窿补好了再说。

李国栋从卫生间出来，蒋小雯进去洗漱。李国栋就去卧室铺床。他特意将自己的枕头和蒋小雯的枕头并列在床头。许多日子，

他都被蒋小雯赶在床尾，今天这么个形势，蒋小雯还不给点面子？给点缓和的余地？他心里盘算着。

蒋小雯洗漱完毕，并没有立刻到卧室去。她注意到那缸“蓝色妖姬”被李国栋放在客厅的小几上，那个小几紧靠墙边的暖气，这么烘烤一晚上，明天还不枯萎了？她赌气，枯萎就枯萎吧，李国栋买的，与她何干？但想想，花毕竟是花，它们又没有什么过错，赌气也犯不上跟花赌！就过去把那缸子换个地方，顺便端详一番。这要在往年，不消说一束，就是一枝，她也会很高兴的。可现在，她高兴不起来。

李国栋从卧室出来，见蒋小雯在端详那缸花，甚是欣慰。他花那么多钱买花，就指着给蒋小雯一个突然的惊喜，却不想蒋小雯白天的反应漫不经心，不免让他有点泄气，更心疼那二百八十元的钞票。现在见蒋小雯在端详，说明她还是挺在意的，说不定心里喜欢，表面上不想流露罢了。这么着，那窟窿就有希望尽快弥补。李国栋的信心鼓胀起来。

蒋小雯进了卧室，抬眼见李国栋的枕头放在床头，立刻毫不客气、毫不犹豫地把它甩到床尾。李国栋皱眉，她咋还这样？竟是白忙活一场，空欢喜一回？仗着今天的表现和刚刚鼓胀起来的信心，李国栋厚着脸把枕头挪了回来。蒋小雯再挪，他要赖脑袋枕在枕头上不动。蒋小雯不再理会，背身躺下。

李国栋做进一步努力。他把一只手伸到蒋小雯被子里，揽她的身子，蒋小雯“啪”地一巴掌，他缩回手。再次伸过去，揽她的身子，又被“啪”地拍了回来。再伸，再揽，再拍。

李国栋一时兴起，翻身将蒋小雯压在身下。蒋小雯冷冷地瞪着他，眼前浮现出那条丝巾，再浮现出那个女人，她狠狠地吐出一个字：“滚！”

李国栋溃败下来……





13



这天上午，编辑部新来的小伙子过来通知大家说开个短会，小白立刻先知先觉：“选妇女标兵。”蒋小雯漠然点头。

“标兵”向来十有八九是熊主任自己，不选也罢，自己把自己报上去就行了，但熊主任却年年要开个短会，年年要选，而且选得煞有介事，像模像样。

开会的人三三两两到齐，熊主任正襟危坐，清清嗓子，环视一周，拿本子拿笔的没几个，她的眉头蹙了几下。不过通知说开个短会，可见没什么重要的指示下达，也就不计较大家。

熊主任再清清嗓子，直入主题：“哦——，是这样，三八妇女节到了，通知大家来，是为了选出咱们的妇女标兵。哦——，妇女标兵嘛，自然是咱们妇女同志当中的佼佼者。哦——，选举标准嘛，我想主要有以下几点。哦——，一是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哦——，二是不迟到早退，不叫苦喊累。哦——，三是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不串门不闲扯。哦——，四是不讲究穿着打扮，作风朴素。哦——，大概就这几点，大家想想还有什么补充？”

熊主任停顿，环视一周，似在谦逊地征求补充意见。自然没有人会补充。事实上她也没有真的想要人补充。这只是领导同志惯常

使用的一种彰显自己谦逊和民主风范的艺术方式而已。没有人会那么不识时务。

熊主任满意地点点头，再清清嗓子，继续说：“哦——，总之呢，妇女标兵就是我们劳动妇女当中的好同志，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哦——，选举的宗旨嘛，仍然是公平公正、民主集中。哦——，这个宗旨是永远都不会改变的。哦——，现在把大家召集来，就是要发扬民主。哦——，大家看，这是一个纸盒。哦——，大家可以把自已认为的妇女标兵写下来，投在这个盒子里。哦——，不记名，大家不用担心选谁不选谁，完了闹意见闹矛盾。哦——，等大家投完票，我和小范一起会对大家选举的结果进行一下集中。哦——，当然了，大家有什么异议，可以随时到我办公室去进行监督，我欢迎大家。哦——，小范，你现在把纸条发一下，咱们速战速决。哦——，再强调一句，大家要端正态度，严肃对待，珍惜选举权。哦——，尤其是咱们的妇女同志，更要好好珍惜这个权利。哦——，不多说了！”

熊主任指指面前的盒子，又指指新来的小伙子。那只盒子用红纸包裹密封，顶上留一个洞，像电视里常见的募捐箱。

大家低头草草在纸条上写。写的时候不忘巧妙地变换字体。有笑话说熊主任会藏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捏着一张张纸条，校验笔迹，仔细推敲，揣摩度量，煞费心机。为了迎合熊主任的“嗜好”，大家恶作剧地把每个字都描成一朵迎风怒放的花儿，一朵即使把花瓣一片片撕碎解剖了也弄不明白是什么花儿的花儿。

描完“花儿”，往那只盒子里一塞，完事大吉。熊主任宣布散会，捧着那只宝贝盒子回自己的办公室去“集中”。她再次强调，欢迎大家积极参与民主监督，但无人响应。这不怨领导，是群众的觉悟不高，参与意识不强。

最终“集中”的结果如何？无人关心。熊主任也从来只“集



中”，不宣布，亦无人“民主”打探。很多年，大家已经习惯于不关心。因为关心或不关心都没有什么分别，它几乎一直在重复演绎着同样的内容。

三八妇女节表彰大会，熊主任大放异彩的身影会出现在领奖台上。有时还会作为受表彰的妇女代表讲话，声音洪亮，激情昂扬，把她那一腔的“哦——”通过扩音机的喇叭扩散开来，在回音袅袅的大礼堂里久久回荡。

熊主任会提回来一只电饭煲或一件太空被之类，都被她当做奖杯一般放在办公室的柜子顶上。那是她的荣誉，是组织对她的肯定。她从来都不曾使用那些东西，或许是一个人过日子用不着，或许是那些东西的精神象征意义远远大于物质消耗意义。

蒋小雯没带笔，看小白手里有笔，就顺手把纸条塞给她。

小白瞟她一眼，怪怪一笑。

散会回来，小白手心里两个纸团，在蒋小雯眼前晃晃，扔进了垃圾桶。

蒋小雯奇怪她今天怎么没有了“描花儿”的兴趣。

这天下午，蒋小雯煞是无聊。

对面的小白没来，说不是标兵，自己给自己放半天假。蒋小雯手头的工作暂时告一段落。没事可干，也没有可以说话的人。她在桌前枯坐了一阵，想不如到黎美那儿遛一圈，看看黎美这几天怎么样。就早早从单位出来，到黎美那儿。

骑车走了几分钟，感觉车胎瘪。她停下来在路边一个车摊上打气。气筒不好使，费劲不说，还粘了她满手的油污。打好气，她掏出一张纸巾来擦手，却怎么也擦不干净。这时候，路边一辆疾驰过去的轿车又突然倒了回来，缓缓停在蒋小雯身边，一扇玻璃摇下来，副驾驶座上伸出来一个男人的脑袋：“是你吗？蒋小雯！”

蒋小雯疑惑地看看，惊叫：“武征途？”

那人迅速打开车门奔下来：“老天！不是我眼花吧？昨天晚上真做好梦了，我还寻思有啥好事等我？原来遇见你。呵呵。”一只手向蒋小雯伸过来。

眼前的武征途身体微微发福，双目放光，满面笑容。头发喷了摩丝，水亮亮地立着。灰色西服笔挺，黑色皮鞋光亮，搭配灰色系的衬衣领带，一看就精心收拾过。

蒋小雯伸出左手，粘着油污；她换右手，粘着油污。她尴尬地笑笑：“不好意思。”

“大博士，你可没怎么变。刚才一下晃过去，我说这身影儿老熟悉，想是不是蒋大博士？没成想还真是。”

“别拿我取笑，什么大博士蒋大博士的，现在就一个角色，家庭主妇，还中年的。”

“这可不是取笑。是由衷的钦佩！问问咱们班男生，哪个不钦佩蒋大博士？昨天是，今天是，明天还是。一直都是。呵呵。”

“你嘴还这么贫。”

“我嘴贫？我哪儿嘴贫？我嘴笨！呵呵。要说嘴贫，那是李国栋，不然这小子能把咱们班大博士追到手。呵呵。我刚回来两天，还没来得及跟大家联系，想不到就先碰上咱们班大博士了，真是缘分！我以后就在这儿长待了，公司往这儿发展业务，我来驻点。往后跟大家见面的机会就多了，说起来有七八年不见大家了。李国栋呢？高升了吧！”

“还那样。”

“还咋样？该李处了吧！呵呵。我得去拜访拜访，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哪天有难求到李处头上，还得多多照顾。你回头给李处捎个话，鄙人武征途向他问好！”

“哪儿来的李处？他还平头老百姓一个。有空来家里玩。”



“好好，先留个号，改天我请大家聚一聚。”武征途掏出手机，“说你的号，我给你打过去。”

蒋小雯报出自己的号，随即她包里的手机响了起来。

“你去哪儿？我送你！”

“不用，你忙去吧，回头再联系。”

“那好，我有事先走，再联系啊！”武征途摆摆手钻车里走了。

黎美家在本市较早开发的一个商品住宅小区内。当年能够在这个小区买房的，毋庸说都是那先富裕起来的少部分。

小区内有普通住宅、连栋和独栋别墅，设计独特，造型各异，各成一体又相互呼应。除住宅外，配套有医院、幼儿园、学校、商店、餐馆以及娱乐设施等等。小区内绿地茵茵、流水淙淙，有假山，有喷泉，有回廊，有楼阁，堪称园林式住宅的典范。以当年的标准和眼光衡量，这小区实在是超前、现代。当年这漂亮的小区曾作为一道样板工程，时时接受各级官员和普通百姓的观瞻。如今，商品住宅如雨后春笋般遍地露芽，各种超现代的设计理念和建筑手法在处处纷纷施展，这老字辈的小区多少现出一些古旧、落伍来。

黎美家是连栋别墅中的一栋，是多年前刘杰迎娶黎美时专门买的婚房。独立小院，上下两层半，带一个大露台，一至三层所有窗户都安了铁艺护栏，远远看去，黑压压，密匝匝，像防备精良的监狱。蒋小雯说空间虽大，但箍了一圈铁网，像个笼子，你就是笼里的那只鸟。黎美说没办法，就这么箍着都有铁网被撬进来贼的。

蒋小雯按小院铁栅栏门上的门铃。好半天，里边的防盗门才一响，头发松乱、一身居家服装扮的黎美露出小半张脸：“小雯？怎么不先打个电话，我正收拾东西呢，乱糟糟的，没注意门铃响。”

“下午没事，过来看看你。”

“你什么时候也闲起来了？以为你时时刻刻都忙！”

“偶尔闲一把。没法跟你比。”

“哼！你以为我闲？现在也忙呢。”

“忙啥？”

“收拾东西。准备跟刘杰一刀两断。”

“呵，你来真的了？”

“是，我下决心了。”

“刘杰同意？”

“不同意也得同意。我不能原谅他！”

蒋小雯进门。屋内乱糟糟，像刚遭了贼一般，零零碎碎的东西摊得到处都是。

“平常不觉得东西多，现在一收拾，不知道从哪儿出来这么多东西。”黎美把沙发上的东西理理，给蒋小雯腾出一块地方来坐下。

“你收拾了去哪儿？”

“还没想。先收拾好再说。”黎美顿顿，“按说这房子应该分我，不过我一人住着也嫌大，干脆折钱，我拿钱买套小的，然后干点别的。我还是想开服装店，要品牌的，有档次的，过把老板瘾。”黎美若有所思，沉浸在对未来的幻想中。

蒋小雯清楚黎美此刻所想的未必就是她一定要做并能够做到的。

女人在遭受伤痛的时候，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总会冒出种种的规划和设想，这些规划和设想也许永远都会停留在雏形阶段。不为别的，只为这些规划和设想能够削弱暂时的伤痛。说白了就是一种望梅止渴般的自我安慰和解脱。

“这也是你要带着的？”蒋小雯面前摊了一堆汽车、飞机之类的模型。

“大仔的，我帮他理理。”

“你还有这小碎花裙？我咋没见过？”蒋小雯身边堆了一摞夏季





衣裙。

“二妞的，这丫头今年猛长个儿，好些条裙子都不能穿了，我帮她理出来。女孩儿没妈，总是可怜。”黎美的声音有些变调。

蒋小雯深知黎美将两个孩子一手带大，积淀了很深厚的情感，现在让她割舍，她哪里能舍得？她只不过是气愤刘杰罢了。

蒋小雯岔开话题：“刚才在路上遇见咱们班班长武征途，你记得他不？”

“武征途？名字耳熟。”

“就是你说长得像周润发的那个？”

“周润发？噢！想起来了，是像，尤其是侧半个脸特像。”一提周润发，黎美来了劲。

“你迷周润发，就看见谁也像周润发，我看不像。”

“像，绝对像。我就看他比李国栋帅。”

“哪儿跟哪儿啊？你看他帅，当年介绍给你，你不要。”

“介绍给我？人家喜欢的是你，你介绍给我？我黎美没人要？”

“多会儿喜欢我？你净瞎猜！黎美能没人要？刘杰早等上了！”

“不提他！”黎美变了脸，把手里拿着的一个靠垫狠狠往边上一甩。

蒋小雯暗想绕一圈又回来了，赶紧打趣道：“好，不说刘杰说周润发，你这个老粉丝！”

黎美翻白眼：“谁粉丝？不是你提起来的？”

“我说武征途，你想不起来。一说周润发，你就想起来了。”

“你就拿我开心。说正经的，我看武征途当年就是喜欢你，要不毕业了还来找你溜嘴，一溜大半天，就是不往主题上溜，我都急得想替他点破。偏巧你也好，知道人家有那意思，愣假装不知道，就在那儿漫无边际地瞎扯，真费劲！”

“你过敏，判断失误！”

“我凭直觉，一点没错。他不是在深圳？听说混得不错。我还听人说你呢。”

“说我什么？”蒋小雯敏感起来。

“当然说你好。省府大楼里混，能不好？”

“好不好，你还不清楚？”蒋小雯难过起来。

“看怎么说，可有不好的。我原来酒厂那几个同学都下岗了，现在干啥的都有，我对门宿舍一个就早市卖菜，夜市卖小吃，辛苦着呢。她们都羡慕我，说我有福气，嫁了个好老公，有吃有喝，有房有车，啥也不愁，啥也不缺。说女人干得好不如嫁得好，说女人最大的成功就是找到一个成功的男人。哪想我正窝着一肚子气！这气跟谁撒？一人不知一人难，外边看见的都是光鲜的那一面，里边糟成一锅渣也没人看得见。好不好，自己心里清楚就是，管别人说啥。”

蒋小雯心里一震：黎美经过这件事，突然悟出了很多道理似的。是啊，好赖只管自己知道就是了，管别人说啥？可是，李国栋这件事，除了她知道，他知道，还有另一个她知道。她怎么去面对另一个她？在同一栋大楼里混事，她如何能够避免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事实？她可以装作什么也不知，什么也不问，可那个她的鬼魅的阴影，又如何能够不在她的心头萦绕？

黎美遇到的事终究与自己不同，年轻漂亮、心怀野心的女职员和气质儒雅、事业有成的男老板闹出什么绯闻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世俗的评判也往往带着某种程度的宽容。可是李国栋呢？说他自己混得不怎么样，姑且不说也罢，还突然爱上了一个很平常不过的女人并为之神魂颠倒。这要人们怎么看？一个女人最大的不幸，也许不是自己的老公外遇出轨，而是在老公外遇出轨的事实面前，她难以启齿。前者可以诉说，博得同情和安慰；后者却只能深埋，独自咀嚼和苦撑。





蒋小雯的思绪麻乱起来。有那么几秒钟，她想把李国栋的事说出来，但她又实在不想看到黎美的惊诧反应。她只好忍着，强忍着，像用手指强压着被蒸汽顶起来的壶盖，她强忍着手指的灼痛。黎美再说什么，她一句没有听进去。

黎美家的电话响起来，黎美接电话，蒋小雯呆坐。

黎美的电话接了好一阵子，但没有听见她说一个字。蒋小雯坐也不是，走也不是，煞是无聊。

黎美放了电话，没了一贯的爽快利落，沉吟半晌，喃喃道：“这叫什么事儿？”

“怎么了？”蒋小雯问。

“乱了，我脑子乱了。不管它，等我心静了再说。”

黎美不再说话。蒋小雯也不再追问。她惊诧黎美也有不想说话的时候。

两个人呆坐着。墙上的吊钟“滴答，滴答”地响。两个人都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

最终黎美打破沉默，愤愤道：“这叫什么事儿？刚才一个女的打电话，说是那小丫头片子的表姐。她想约我谈谈，把事儿了了。凭什么跟我谈？有什么可了的？要了也是我跟刘杰之间了，干她们什么事儿？还不够登鼻子上脸？我黎美由她们来摆布？上了天了。等刘杰回来，我撕了他！”黎美飞起一脚，脚下的一摊东西四下散开。

“别生气，有事慢慢处理，气坏自己就又犯傻了。”蒋小雯劝导黎美，却又觉得自己的劝导软弱无力。哪个女人能不生气？男人惹来的一摊事，却要把受伤的女人牵扯进去，遭受伤害且不说，还得不时接受羞辱。道理何在？蒋小雯也愤愤起来。偏巧这时她的手机响了。她看了一眼是李国栋，怒火中生，愤愤然狠狠地掐掉。不理他。都不是好东西！

又呆坐一阵。蒋小雯也想不出更加妥帖有分量的话来劝导黎美。看黎美的情绪不再激动，就起身告辞。黎美也不客气留她。淡淡地道别，蒋小雯回家。

儿子开学，领回来一大摞新书、新本，老师要求都包上皮子。李国栋窝在茶几边给儿子包书皮。显然有些笨手笨脚，好不容易包好了一本，儿子挑剔说不整齐，不如妈妈包得好。遂要求妈妈给包。

蒋小雯也在茶几边坐下。

儿子说：“桐桐今天一看见我就问那张保证书存好没有，千万别弄丢。我说存得好好的，你放心。他说他爸爸妈妈现在怪怪的，他在跟前是一个样子，他不在跟前又是一个样子。他假装睡觉，就听见他爸爸妈妈吵架说要离婚。他妈妈还骂什么狐狸精。他醒了问他们又说不离婚。他爸爸妈妈在骗他，他一点也不高兴，下了课我叫他玩他都不玩。他说他开始攒钱了，等攒够就走。我问他去哪儿，他说不知道。你们说他爸爸妈妈是不是真的要离婚？”

李国栋和蒋小雯两个面面相觑。

蒋小雯说：“大人的事，你们小孩子不懂。不管爸爸妈妈离婚不离婚，他们都是爱自己的孩子的。小孩子只要知道自己的爸爸妈妈爱自己就行了，不用操心爸爸妈妈之间的事情。等你们长大，自然就会明白。”

李国栋也帮腔：“是，大人的事，小孩子不要瞎操心。”

儿子反驳：“长大了也不明白。什么是瞎操心？要是爱孩子就不离婚，离婚就是不爱孩子。”停了一下，又补充道：“要是不结婚是不是就不用离婚？你们大人为什么要结婚？”

蒋小雯心里笑笑，不结婚哪儿来的你？跟儿子是解释不清楚的。她转换话题：“你们调座位没有？有没有换新老师？”

儿子还在想着刚才的问题，对蒋小雯的新问题不感兴趣，草草答一句：“没有”，又回到原来的问题上：“什么是狐狸精？”

李国栋敏感起来：“不要瞎说，不是你们小孩子说的。”

儿子偏不能住口：“别以为我们不懂。我和桐桐都猜出来了，他妈妈说的狐狸精就是那个跟他爸爸一起带他去吃必胜客的阿姨。桐桐现在可后悔了，说他以后再也不吃必胜客。他要再看见那个阿姨就要吐。”儿子摆一个手势做呕吐状。

李国栋脑门一阵燥热。他偷眼瞄一下蒋小雯。蒋小雯狠狠扫他一眼。

李国栋也说别的：“开学了就好好操心学习。别把功课落下。”

儿子不耐烦道：“知道了。”复又忧心忡忡地说：“桐桐要真走了，我跟谁玩？你们说桐桐能去哪儿？我可不想好朋友走。”

蒋小雯安慰道：“别担心，他爸爸妈妈不会让他走的，他们都答应桐桐不离婚，保证书不在你这儿保存着？他们就是暂时生气闹别扭，以后会好起来的。就像你跟桐桐，有时不也闹别扭？完了不就又好了？大人也一样。”

儿子听着似乎有些道理，点点头不再说话。

蒋小雯却对自己说的话惴惴起来。桐桐爸爸妈妈之间的状况究竟如何，她并不清楚。她只能以最好的状况来推测，她只愿桐桐这孩子不要再为大人的事担惊受怕，她愿孩子的心灵不要因为这个事情而留下阴影，她愿所有的家庭都和睦安宁，她愿所有的孩子都快乐成长。

可是，愿望归愿望，这现实中多少的家庭都在经风受雨？多少的孩子都生活在父母离异的阴影里。本来是大人之间的事，最终受伤害最深的却变成了孩子。



三八妇女节说到就到。照例上午开表彰大会，弘扬先进。下午妇女半边天放半天假。注意，男士正常上班。看这唯一一天的特殊待遇！

表彰大会在一家新开业不久的档次颇高的影剧院召开，彰显男士核心领导层对妇女半边天的重视和关怀。会议结束有歌舞节目奉上，还有小礼品赠送。歌舞节目倒没什么可稀罕的，尽是街道大妈的秧歌扇子舞之类，平日里只消不睡懒觉，早起在公园街角随处可见。说是街道大妈为妇女节义务友情演出，倒不如说是妇女节为街道大妈提供一次展示自己的机会。小礼品也不值几个钱，无非一双手套甚或一条围裙之类，但它是白给的。想想要不是这妇女节，谁会好端端因为你的性别而白给你一厘一毫？妇女同志都来捧场。

蒋小雯要来，让她感兴趣的不是节目，不是小礼品，不是妇女主任的长篇报告，不是哪些妇女同志受表彰，而是那家影剧院本身。她不来，她就不会知道那家高档次的影剧院里边长啥模样。很多年都没有看过电影了，最后一次的电影记忆来自学校的露天影场，周围的人似乎也都不看电影，不知道那些火热大片的票房收入都是些什么人在支撑？借着妇女节，到影剧院免费一游，在软椅上



舒舒服服地“歪”一阵，倒是一种享受。

人不少，确切说是妇女同志不少。平常也没什么感觉，大楼里终是男多女少，这一集中，唧唧喳喳、花花绿绿一大片。主席台上高扯着醒目的红底白字的大横幅，红色和金色的垂幔层叠披挂，错落有致。主席桌上铺着垂感极佳的红色丝绒桌幔点缀金色蝴蝶花坠，桌上摆着几捧明艳亮丽、造型别致的鲜插花，桌脚下一圈盆花，半截红半截绿的一品红，一面绿纹一面红纹的孔雀竹芋，看不清楚是真花还是假花。现在好多真花看着像假花，假花看着像真花。

妇女主任主持大会。一年就这么一次。高瞻远瞩，视野多角。俯瞰世界，放眼未来。从国际讲到国内，从国内讲到省内，从省内讲到市内，从市内讲到基层。从国事讲到家事，从大家讲到小家，从大我讲到小我。洋洋洒洒数万言，像开闸的洪水一泻千里，奔腾不息。

蒋小雯刚开始还认真听了一阵，暗暗佩服妇女主任的博大胸怀和撰稿人的文字水准，后来耳朵里冒进来的净是四面八方涌来的窃窃私语，像蜜蜂在耳边上下飞舞嗡嗡嘤嘤，索性靠在椅背上闭目养神。忽儿有掌声响起的时候，她也跟着拍几下。

小白牙疼犯了，一只手捂着半个腮帮，一只手戳戳蒋小雯的胳膊，哼哼道：“熊头儿怎么不见？该上台领奖了。”

“不知道。”蒋小雯眼睛没有睁开。

小白又哼哼道：“今年熊头儿不做报告？”

“谁知道！”蒋小雯漠不关心。

“她不做，我做！哦——，素质好，品质端，哦——，榜样，楷模，哦——，作风朴素，吃苦耐劳，哦——，哦——，还有什么来？”小白学着熊主任的腔调哼哼唧唧。

“你歇会儿，牙不疼？”蒋小雯还是闭着眼睛。

“疼死了。”小白闭嘴。

不到三秒钟，小白又突然发现什么，兴趣大转移，再戳戳蒋小雯的胳膊，哼哼道：“快看，就是前边那个女的，还系着那条丝巾。”

蒋小雯惊悸地睁开眼。

小白的手指向前两排靠右手过道的一个女人，蓝色上装，脑后一个髻，罩着黑网套，脖子上一条半披肩的丝巾。隔着两三米的距离，蒋小雯盯了一眼，像有一道炫目的光刺过来，她难受得再次闭上眼睛。

小白自管自道：“你说那条好看不？有没有我换的那条好？”

“差不多。”蒋小雯应付。

“其实那条丝巾也不难看，是她系着难看。”小白想说的话总要说完，牙疼也不耽误，“同样的衣服也看人穿，有人穿着好看，有人穿着就难看。丝巾也一样。这要看气质。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那天我在街上看见一女的，巨肥的大象腿，偏穿一条超短皮裙。裙子质量不错，一看就是大价码的。不过穿她身上可惜，缺陷暴露无遗，要多难看有多难看。她自己还美滋滋的，以为自己挺时髦。真好笑！”

蒋小雯应付地“嗯”了一声，没有像小白所期望的那样就这个问题展开长篇讨论。小白有这方面的特质，近几年又特别注重保养，讲究修饰，颜值身材都保养有效，服饰配件也追逐流行，是楼里她们这个年纪女人的时尚代言。

小白话说多了，牙疼厉害起来，她“哎呀”两声，问蒋小雯：“你说我这牙要不要拔掉？”

事关同事加朋友间的关爱问题，蒋小雯不能再应付。她尽可能地把思绪集中到小白的牙齿上：“去医院看看，听医生怎么





说。”

“老毛病了，医生早就让拔掉。我不想装假牙，可空一颗又难受。”

“空一颗总比留着那一颗疼好吧。”

“噢，也是。”小白赞同，“明天不上班了，去医院看牙。”

三八妇女节下午，蒋小雯一个人逛街。她特别想给自己买点什么。她心里不想承认是上午受到那条丝巾的刺激，但似乎也找不出更直接的原因。但如果就是因为那条丝巾的缘故，她是不是又太浅薄？

李国栋不曾给她买过什么。谈恋爱的时候不买，因为他不懂。山里出来的，粗枝大叶，考虑不到细枝末节。他认为他喜欢你，就是喜欢你，是无需用一种具体的直露的行为来表白的，更不会把钱花在那些没有什么实质意义的东西上。

结婚了不买，因为他不会买，或者说用不着他买。你要什么可以自己买，我怎么知道你喜欢啥？万一买回来不合你心意，不是白花钱？再说，我买和你买不都是一回事？花的不都是咱自家的钱？蒋小雯是无法跟李国栋讲清楚这番道理的。

这么多年习以为常。不买倒也罢了。却突然给买了，却又是那样的一种状况。这是怎么回事？岂有此理！奇耻大辱！

没人给自己买，自己买给自己！给自己买一件一直想买又舍不得买的东西！

蒋小雯在心底盘点自己曾经渴望过的东西，比如一只稍显一些档次和品味的包，一件新款流行的羊绒衫，一条工艺别致的镶钻项链等等。蒋小雯的月薪几乎不及一件羊绒衫的价格。她咬咬牙，这些东西不是不可以买。但她一向以精打细算、勤俭持家为准则，她自会心甘情愿地放弃心底的种种欲望。倒不是她先天有这样的美

德，是后天的客观因素使然。她会一分钱掰成两瓣花，她会以最小的经济支出把儿子和李国栋都收拾得头是头、脸是脸。自然也不忘拾掇一下自己，虽然她常常把自己排在家庭经济支出的最后一项。

现在这种顺序尽可以打乱。看看李国栋的所作所为吧，自己的种种付出真是毫不值得。不说别的，李国栋谈情说爱的话费支出就足够她买一条项链的。她在这里上下度量、左右俭省，倒抵不上李国栋情牵一线、卿卿我我的付出。这是何苦？

很久以来，她给自己买东西，已经习惯于不单纯以个人喜好为第一出发点。衡量一件东西要不要买的第一宗旨是价钱，其次才兼顾自己的喜好。一件东西，如果价钱超出她的心理底线，她的眼光会迅速地变得苛刻而挑剔，那件东西的种种不足和缺陷也就浮现出来，她会很决然地否决掉，而否决的原因又往往被她认定为那件东西“确实”不是她所喜欢的，因为它“确实”有那么多不足和缺陷。而一件东西的价钱如果在她所认可的心理承受范围内，她的眼光会宽容许多，那件东西的种种优点也被放大开来，放大到她买回来之后还觉得她的决定是多么的正确无误，她“确实”是真心喜欢那件东西的。

这种自欺欺人的购物手法，蒋小雯何尝不清楚，只是她从来都不曾想过要改变，但今天她却特别渴望颠覆。她按按手里的包，那里面有她三个月的工资。她要“豪”掷一笔，为自己。

是的，只为自己。

蒋小雯直奔上次跟小白买毛衣的那家大型综合购物中心，当然也是李国栋买丝巾的地方。她不知道她为什么一定要来这里。

一楼是琳琅满目的珠宝专柜，晶莹透亮的柜台内，各个角度都有灯光照射，各色珠宝熠熠生辉、流光溢彩。蒋小雯坐在高脚凳上，第一次自信地坐在高脚凳上，从容接受专柜小姐的热情服务。

项链选择的余地倒不大，无非简洁流畅，或繁复夸张，大同小



异，变化寥寥。项坠的选择却很费心机。钻石、翡翠、玛瑙镶嵌不说，造型五花八门。动物造型的，植物造型的，也算一目了然。抽象立体流线造型的，“风雨飘摇”、“梦幻未来”、“柔情似水”之类，弄得蒋小雯眼花缭乱，这个别致，那个新颖，左看右看，无从抉择。在专柜小姐的过度热情下，蒋小雯竟有一些尴尬。

最后她抬眼间突然瞥见的一则图片广告给了她启发。那是为情人节而做的广告。一捧硕大的经过虚化处理的蓝玫瑰背景下，一组名为“情结”的镶钻项链似流星点缀其间。一枚枚吊坠似乎是有着灵性的小精灵，调皮而又温情脉脉地演绎着古老传奇的爱情故事。钻石的光辉和花瓣上水珠的光辉交相辉映，浑然一体，让人分不清水珠是真，钻石是真，忍不住想上前触摸一下。

一枝玫瑰在蒋小雯心底绽放开来。对，一枝绽放的玫瑰，一枝永不凋谢的玫瑰。蒋小雯的眼球即刻被一枚镶碎钻的玫瑰项坠所吸引，就是它了。

蒋小雯付了款，包里装着一枝永不凋谢的“玫瑰”和一只干瘪的钱包回家去。她心里踏实而满足。原来女人在为自己“豪”掷一笔后，竟然可以这样惬意。自己可以给自己的，为什么一定要等“别人”？是的，就是“别人”！

家里的那缸“蓝色妖姬”早已枯萎脱落，没精打采、垂头丧气地缩在角落里。蒋小雯懒得理“她”，李国栋或许舍不得扔掉，那缸花便只好硬撑着头皮、无法顾及颜面地支棱在那里，或思及昨日的美艳身姿、傲然神情而黯然神伤。

蒋小雯坐在镜子跟前，为自己戴上那一枝“玫瑰”。黄白两色相间的花式简洁流畅的项链，白枝叶黄花瓣间点点碎钻的玫瑰项坠，精致，别致，惟妙惟肖，静静绽放。对，就是这样的一枝玫瑰，一枝永久绽放的玫瑰。就是这样的一条项链，一条别有意味的

项链。

蒋小雯的脸上露出涟漪般的笑容。久违了，这样的笑容。

李国栋回来，发布新闻一般跟蒋小雯说：“武征途回来了，明天请大家吃饭。”

蒋小雯猛然想起前些天在街上偶遇武征途，武征途让她向李国栋问好的事。她懒得跟李国栋说话，也就没说。

“这小子发财了吧？说是在东方国际生态园请，把大家都张罗上。大马下午给我打电话，要每个同学都通知到，过去狠狠宰他一顿。”李国栋自管自说，“你联系女同学。明天晚上七点准时到。”蒋小雯没有反应。

“明晚上咱俩都去，儿子咋办？”李国栋问，又自答：“让他在邻居家，咱们早点回来。”蒋小雯还是没有反应。

李国栋没辙。他指着这点新闻跟蒋小雯多说几句，蒋小雯却依然不理不睬。真让人丧气！总不能老这样吧？这日子还怎么过？人犯点错误还能老揪着不放？总得给人改正的机会不是？这一段时间以来他不是一直在积极地弥补？可蒋小雯还是不依不饶。如果这样的话，还不如破罐破摔，你不理我，我也不理你，凑合着过吧。

这样想着，李国栋也不说话了。但见蒋小雯坐在镜子跟前不动，又摆弄着脖子上的东西，就凑过去。他看清楚了那是一条项链。话题又有了，他搭讪道：“刚买的？挺好看！”

蒋小雯白他一眼。

“假的吧？几百块？”李国栋没话找话，以他所熟知的蒋小雯所一贯的购物准则和花钱风格来判断蒋小雯的项链。

这在以往，基本是百分之百的正确。但是今天，李国栋判断失误。蒋小雯今天所做的正是对以往的颠覆。颠覆的根本原因源于李国栋。李国栋倒在这里不知个理地妄加评判。



蒋小雯被激怒了：“不识货就闭嘴！”

李国栋偏不闭嘴：“真的你舍得买？”

他知道蒋小雯一直渴望一条这样的项链，一次逛街，她指给他看，他鼓励她买，她偏舍不得，说这种工艺链就戴个新鲜，花那么多钱不定哪天就不喜欢了，不值，不如买假的，既可以假乱真，又可多换几条，还不会审美疲劳。

就又补充一句：“看上去挺像真的，你真会买。”

李国栋哪里晓得蒋小雯今日的购物心理，只当是蒋小雯逛街，突然发现一件物超所值的东西，钱花不多，又是三八，自己高兴，所以顺便买了来。而他也确实不曾给蒋小雯买过什么，夸她会买，意思就是他不会买，所以你想买什么就自己买，我全力支持。这不又夸你买的东西好，又夸你会买。紧赶着说好听的。

我舍不得买？我为什么舍不得买？我舍不得给自己花钱我落着什么好结果了吗？你还好意思说？李国栋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无耻”态度，越发激怒了蒋小雯：“是，我舍不得，但有人舍得，情人给买的，你管得着吗？”

“别瞎说，你哪儿来的情人？”

李国栋真心实意地、心情迫切地想跟蒋小雯改善关系，这么说的意思是他对蒋小雯一百个放心，而放心的根本前提就是他跟蒋小雯的关系并没有像蒋小雯所认为的那样糟糕，蒋小雯也不会采取那种激进的方式来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

这话在蒋小雯听来倒变成了她这样的女人是不可能有情人的。因为她太循规蹈矩，太安分守己，太富于奉献和牺牲。说得直白一点，就是太好糊弄了，太傻了。说得严重一点，就是她这样的女人对墙外的男人是没有什么吸引力的，所以他李国栋尽可以放心。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哼！项链都给买了，比你买条丝巾强多了。”蒋小雯故意刺激李国栋。

李国栋恼羞成怒：“你别老扯着这事好不好？都过去了。”

“过去了？丝巾还在脖子上系着呢，怎么能过去？”

“那是她的事。我说过去就过去了。”

“别那么绝情好不好？一日夫妻百日恩——来日方长——”蒋小雯故意拿腔拿调。

“你胡扯什么？谁跟谁是夫妻？”李国栋激动起来，声音高了八度。

“你急什么？笑话！你不知道你跟谁是夫妻，我还不知道我跟谁是呢！”

“你就不能不再扯这事？”

“不能。我庸俗。我无聊。我心胸狭隘。除了这事我们之间没别的事。”

“你，你怎么这样？”

“我就这样。我一直都这样，你才发现？”

“好了，我不跟你说了。”

“不说也罢。反正有红颜知己，知心爱人！”

“你，你……”李国栋愤怒地挥了挥拳头，他是没有权利砸向蒋小雯的，他只好砸在自己的脑袋上。



15



第二天下午四点，李国栋给蒋小雯打电话，提醒她早点下班回家，晚上七点准时到东方国际生态园赴宴。

蒋小雯情绪低落，从昨晚项链事件之后，她和李国栋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说过一句话。两个人形同陌路，各干各的，都权当对方是一团空气。

李国栋犯了牛脾气，别看自己不占理，但老要他在蒋小雯跟前赔不是，他也没那个耐心。碍于晚上的同学聚会，他不想在同学面前太没面子。蒋小雯要是不理他，那不是往他脸上甩耳光？所以在赴同学会之前，他得向蒋小雯妥协一把。

蒋小雯进家门的时候，李国栋已经换好一件毛衣，正对着镜子整理衣领。那是年前蒋小雯给他买的一件羊绒T恤，鄂尔多斯的，花了两千多。蒋小雯没舍得给自己买，太贵了。但是给李国栋，她一向倒是很舍得。她安慰自己，女人的衣服没必要买贵的，便宜点多穿几件，流行天天在发生变化，买一件死贵，穿不喜欢了还舍不得扔。男人的衣服，样式少，没变化，无所谓流行或不流行，买一件算一件。

可此刻，她看见那件羊绒衫的时候，心里却愤懑起来。

李国栋转身，冲蒋小雯搭讪：“怎么样？就穿这件？”

“嗯。”蒋小雯面无表情地哼了一声。

李国栋很知足。他可不敢巴望蒋小雯有什么热烈的反应。这一阵子以来，蒋小雯这样的表情、态度他已经很习惯了。

“你也换件衣服，一会儿打车走。晚了赶上高峰期容易堵车。我跟楼下老王打招呼了，儿子先在他家。咱们吃完饭就回来。”李国栋去门口刷皮鞋。

蒋小雯站在柜子跟前，却找不出一件可以换的令她满意的衣服。外套没什么可换的，总共就那么几件，都半新不旧，灰不溜秋。毛衣倒是刚买了一件，跟小白一起去买的那件，打折的，洗过一次，有点脱色，但比比也就数它新了，就换上。镜子里照照，并不满意，但也别无选择。倒是毛衣鸡心领的款式，让她脖子上的“玫瑰”凸显出来，算是一个亮点。

去卫生间洗把脸，镜子里照照，眼角和额头现出条条细纹。女人，总也逃不了这一天，变老，变丑，变得自己都不想看自己。翻出久置不用的眉笔唇膏。描眉，描一次，不满意，擦掉，再描；再擦，再描；最终也没有满意。描眉是一项技术活儿，平常不练，应急的时候难免勉强。唇膏还好，涂涂了事。涂完看日期，下个月到。多会儿买的，早已忘却，买来后很少使用。没有用的习惯，更没有用的心情。

收拾妥当下楼，一前一后走出小区。期间遇到两三个邻居，寒暄几句，蒋小雯脸上挤出几丝笑容，之后就平静如水，像夏日午后晒得发蔫的湖面。

李国栋拦了出租车，自管自上了前排。蒋小雯拉开后车门钻进去，不发一言。

李国栋似乎心情大好，他一坐下来就开始跟司机师傅聊车。聊



高档车，好几百万的；聊低档车，满大街跑着的。聊进口的，聊国产的；聊老牌的，聊新贵的；聊公家的，聊私人的；聊大官坐的，聊小官坐的；聊男人开的，聊女人开的。

蒋小雯似听非听，晕乎，迷离，像在一种混沌状态中游走。但司机师傅有一句话她听真切了：“伙计，对车这么有研究，看来是要给老婆来一辆了？”

“那是那是，想买就是钱不冲。”

“都这么说，可街上的新车天天增加。等大家都买了车，我们就该失业了！”

“哪能？像我们这样的，买车还早！”

“哈哈，那好，我们还能再赚几年。唉，活着真是不容易啊！”

司机师傅一声长叹，来自心底的一声长叹，像一枚看不见的手指，拨动蒋小雯心底的一根琴弦。她忍不住哀伤起来，有种说不出的隐痛。

她木然地盯着窗外，感觉自己像这纷繁尘世中的一粒微尘。一阵风一袭雨，都能将自己吹得了无踪迹或浸得粉身碎骨。

目的地到了。蒋小雯努力从一种状态中拔身出来。

东方国际生态园是本市新兴的一家餐饮企业。整个布局如它的名字一般，就是一个大生态园，有山有水，有花有草，餐桌散落其间，吃饭的最高境界不再只局限于富丽堂皇、流光溢彩的包间雅座，而追求人与自然的亲密和谐接触。脚下流水潺潺，耳边百鸟鸣唱，满眼花红草绿，这饭吃得能不舒畅？

在导引小姐的带领下，李国栋和蒋小雯左绕右绕，绕过假山飞瀑，绕过小桥流水，绕过金鱼池，绕过百鸟园，绕过养着大鳄鱼的恐怖的水笼，绕过许许多多不知名的植物花草，总算是看见了同学大马那张油光横溢的肥脸。

请吃的武征途没到，先到了几个吃请的。大马不用说是第一个到，他是班里的活跃分子，一向是班级各项活动的积极组织者和热心撺掇者。大马在省工商局工作，官至小科长。别看官衔不高，但手中有点小实权，很能左右一些事情。但凡在班级活动中喜欢出头露面、不怕张扬的，都是在自己的圈子里有点位置、有点影响的人。自个儿觉得自个儿不含糊，才敢在大伙儿跟前显身手。

大马之外，是侯三儿、老胡、小豆子以及两个从外地赶来捧场的武征途的死党。侯三儿是一家小型国企的副厂长，前几年厂子效益不错，侯三儿眉开眼笑、摇头晃脑，不时豪爽地充大头，张罗大家小撮一顿，生怕大家不知道他手中的那点儿大权。近两年厂子效益滑坡亏损严重，面临改制重组，侯三儿开始发蔫。

老胡在省级研究单位工作，戴一副瓶底厚的眼镜，永远穿过时已久的非时装，一向埋头干自己的事，不闻不问窗外事。但他要一问的时候又总能把大家逗笑。

小豆子是班里的开心果，年龄比大家小，个子小，眼睛小，笑眯眯，宠辱不惊，去留无意。早些年在报社混，后来又混进电视台。小豆子能进电视台，在资历业绩都不占优势的情况下把自己成功地演变为电视台的正式员工，得益于他的漂亮妹妹成功地把自已演变为电视台台长的儿媳妇。

说起来，还是李国栋从一开始就响当当，省府大楼里混事，听起来多光鲜。全省的核心人物、精英人物、重量级人物都集中在那栋大楼里运筹帷幄，那是怎样的心脏重地！只是李国栋光鲜不起来，也心脏不起来。

大马一看见李国栋和蒋小雯，就起身站立，带头鼓掌：“热烈欢迎省领导莅临指导！”大伙跟着噼里啪啦鼓掌哄笑。

李国栋有点发窘，他恨不得自己即刻变成一个真正的省领导。

蒋小雯回敬：“大马科长，马大科长，谁是省领导？你不来点





事就难受？”

她坐下来，注意到满座都是男同学，她负责通知的两个女同学还没到，就拿出手机来发短信。

主角总是最后出场。武征途到，一左一右伴着两个女同学。

在座的男同学就起哄，说武征途你是啥意思，车子不接男同学，专接女同学。

大马冲两个女同学喊：“你们是咋的？武征途才回来几天你们就叛变？原来不是我拉你们，鞍前马后服务多年，一转身就忘了？”

侯三儿就喊：“得了大马，人家要坐奥迪，你那破桑是不行了。”

大马又喊：“我说呢？你们也太势利了吧？唉，现在的女人啊！”

胖胖的憨厚的郭芳向大马解释：“不是啊大马，我们正好跟武征途一路，就省得麻烦你。”

嘴巴不吃亏的丁兰可不理大马那一套，她毫不客气地回敬大马：“是啊，马科长，我们很势利，改天你开辆宝马，我们可哭着喊着要坐呢！”

大马也不含糊：“想得美，我要真开宝马，还不拉你呢！怎么也得拉一青春美眉，谁拉一半老徐娘啊？”

满座哄笑。

丁兰抓起一把瓜子，向大马身上砸去。瓜子四散飞落。

大马躲闪：“哎呀，丁大姐，你饶了我吧。”

丁兰现在最恨大马喊她大姐，她事实上只比大马大三天。他俩在学校是一个学习小组的搭档，斗气拌嘴打打闹闹是常事。那时候丁兰自称为大马的大姐，张口闭口喊马老弟，把大马气得鼻子歪。现在轮到大马张口闭口喊丁大姐了，把丁兰气得脸发绿。

女人在年轻的时候爱充大，是因为自己真的年轻；女人在不太年轻的时候爱充小，是因为自己真的不太年轻。在心理上认识到自己真的不太年轻而事实上又不想承认的情况下，女人是最恨别人有意无意帮她认定这个事实的。

丁兰又抓起一把瓜子向大马身上砸去：“以前让你喊你不喊，现在瞎喊个啥？谁是你大姐？我有你这么老的弟弟吗？”

“那是那是，丁大姐现在越活越年轻。”大马一边喊一边往侯三儿身后躲闪。

侯三儿开口主持公道：“别闹了，都别闹了。大马你得承认，人家丁兰现在看上去就是比你年轻。人家在美容保养，锻炼健身。哪像你，抽烟喝酒，打牌熬夜，满脸褶子，胡子拉碴，喊人家大姐当然不乐意了，喊小姐差不多。”

大伙爆出一阵哄笑。

侯三儿骤然明白过来，赶紧纠正自己的口误：“你们别往歧义上想，我的意思是人家丁兰看着就是年轻。”

丁兰的目标转向侯三儿：“你会不会说话？几顿饭没吃？就等武老板请客？改天宰你一顿，就这么定了，大伙同意不？”

“同意。”“好。”“对，宰他一顿。”一群人连声附和。

侯三儿苦笑：“好，没问题，大伙一会儿定个时间。不过今天主角是武征途，过去的武班长，现在的武老板，你们别冲我啊。”

大马解围：“对，今天是武征途武班长武老板请客。按说武老板北上回归，我们在座的应该给他接风洗尘才是。不过武老板既然发了财，我们在座的也就不客气了。大家想吃什么狠劲儿点，千万别给武老板省钱，不然就是小瞧我们武老板了。是不是，武老板？”

武征途用手挠挠头发，呵呵一笑：“什么老板？都是自家弟兄姊妹，别说见外的话。我也是给人打工，没发什么大财，现在回来发展，单枪匹马，人生地不熟，跟大伙聚聚，热乎热乎，往后有什

么事还请大伙多多帮忙。”

“武老板，我可啥忙也帮不上，这饭就是白吃。”老胡一本正经。

“看把老胡吓得，白吃就白吃，都是白吃，跟武老板还客气啥？”李国栋说。他的意思无异于声明自己也是白吃。

大马喊：“武老板，你生意场上那一套可别把我们吓着，我们都是白吃，往后还要多多白吃，谁让你挣钱比我们多，大伙说是不是？好啦，菜谱拿来，大伙点。”

印制精美无比的厚厚的菜谱拿来，大马并不翻看，一把推给旁边的侯三儿，张口喊出一道菜名。大马对这儿的一切熟稔无比。

侯三儿拿起菜谱研究半天，又跟大马嘀咕几句，点了一道，把菜谱推给旁边的老胡。

老胡摆摆手：“你们点我吃，我是杂食动物，吃什么都行，就是嫌点菜麻烦。”

“那把嫂子请来喂你吃，自己夹菜也麻烦。”小豆子开玩笑逗乐。

“小豆子，你也忒外行，嫂子喂，老胡吃着能香？怎么也得换个人，是不是老胡？”大马把玩笑的含义拓展一步。

老胡并不避讳：“是啊，谁不想换一个，就是还没有找到合适的。”

一群人哄笑。蒋小雯感叹，连正儿八经一副老学究做派的老胡都学会开这样的玩笑了。

男士开始喝酒。刚开始还头脑清醒，意志坚定，都怕自己喝多，都使劲推搡。喝着喝着就兴奋起来，你一杯我一杯，较着劲喝，谁也不肯承认自己不能喝。

侯三儿的酒量大得惊人，据说受遗传因素影响。大马的酒量也

不小，据考是工作缘由后天造就。老胡、小豆子酒量一般，不过在酒桌上轻易不服输。李国栋喝酒上脸，几杯酒下肚，已经涨成个红关公。蒋小雯懒得照应他，跟郭芳、丁兰在一边闲聊。

郭芳性情随和，不恼不怒，不慌不忙，从容，乐观，任东西南北风，凭春夏秋冬雨，仿佛游离于尘世外一般，不为一切凡夫俗子所惯常的烦恼而烦恼。这实在是一种至高的境界，大多数常人非修炼不能到达。蒋小雯特别羡慕郭芳的那份怡然。

丁兰急脾气，直性子，麻辣，火暴，没人敢惹，男人女人都让她三分。蒋小雯想自己要是丁兰那样的脾气性格，在外也不至于受熊主任的挤兑磕打，在内李国栋也不至做出那样让她伤心的事来。

可叹的是，自己既不能像郭芳那样坦然，洒脱，一切都无所谓，一切都不在乎，也不能像丁兰那样刺猬一般毛刺冲外，在自己身边筑起一道保护层，但凡冲过来的人都得掂量掂量。自己是那种中庸的人，中庸的性格，中庸的人生。

蒋小雯话说得少，但她很愿意听。女人在一起，总不外家长里短、婆婆妈妈。刚开始是毫无意义的闲聊，说着说着就集中到现在的男人十之八九花花肠子乱绕的主题上。蒋小雯的心不由得一紧。

丁兰说：“没办法，现在的风气潮流都在往那个方向引导，你说哪个男人能不活动心眼？就算他原来没有那样的心思，天天在这样的大染缸里泡，没心思也得给泡出心思来。以前听说哪个男人咋样，都还说说男人的不是。现在倒好，都夸人家有能耐有本事。”

郭芳说：“你别说，那真是一种能耐本事，要不人家女的能平白无故跟他？”

丁兰说：“是啊，那成了他们男人实现自身价值的一种体现。抓抓权，抓抓财，再抓抓女人，这一辈子就圆满了。男人奋斗一辈子，还不就为这些？”丁兰说着，冲那边喝得闹腾的一帮男同学努



努嘴：“别让他们听见。也怪了，咱看见不顺眼的男的，偏就有女的上赶着往上蹭。咱看见不咋样的女的，还就有男的没头没脑地喜欢。”

郭芳说：“情人眼里出西施。”

丁兰说：“年轻的时候说情人眼里出西施，那是真有可能。到一把岁数，还这么小儿科，就太可笑了。我们单位一男的，跟咱们年龄差不多，前一阵子因为婚外恋闹得鸡飞狗跳、人仰马翻。你说他要找一个比他老婆年轻漂亮、精明能干的也说得过去，问题是他找那女的无论哪儿跟哪儿都差他老婆一大截，要模样没模样，要工作没工作，标准的家庭妇女。人都不理解他，说他脑子进水神经犯抽。他说什么，他说跟他老婆在一起多年，愣是没有找到做男人的感觉。我们都笑他，要是从深山老林、犄角旮旯挖一个什么市面没见过的女人出来，她一定把你当皇帝捧着，岂止是做男人的感觉？真搞不清楚，现在的男人到底需要什么？可怜我们这些做女人的，辛苦半辈子把老公调教好，一不小心就成别人的了。”

郭芳说：“你可不用担心，你那刺头劲儿还不把你老公吓趴下？”

丁兰哈哈一笑：“你就看表象，其实不是那么回事，人家才不怕我，你以为是从前？现在早就从奴隶到将军了，腰板硬得很。一句话，咱们这个年龄的女人惨！是不是蒋小雯？”

蒋小雯愣怔一下，所谓“男人的感觉”几个字正在她脑门里火花迸溅，四散飞射。她赶紧挤出些许笑容，说：“是。”

武征途喝的最少，也加入闲聊队伍。

丁兰开玩笑：“武老板，你一个人过来，把武太太留家里放心？我们可听说武太太靓着呢！”

武征途打哈哈：“靓不靓，我也审美疲劳了，现在就想距离产

生点美!”

郭芳笑：“哈哈，美是美了，美过头你可收不回来。”

“别吓我神经出毛病，回头找你老公理赔!”武征途说着往蒋小雯那个方向看一眼。

蒋小雯不说话，大伙笑的时候她也跟着笑，但笑的节拍总比别人慢一些，笑的程度又总比别人浅一些。

武征途突然想起什么：“你们听说没有？柳婷要回来了。”

“是吗？你消息灵通啊，我们怎么没听说？”丁兰摇头，郭芳也跟着摇头。丁兰转问蒋小雯：“你不知道？你们现在不联系？”地球人都知道蒋小雯和柳婷关系最瓷。

蒋小雯摇头：“好几年没信了。原先一直联系，后来瞎忙，也不知道怎么就断了。”

蒋小雯心里莫名一阵酸楚。

柳婷刚出国那几年，她们确实联系紧密，交流频繁。那时候蒋小雯刚刚参加工作，大楼里的一切正在她眼里春光明媚、姹紫嫣红，她的心底正鼓着一股蓬勃发展、蒸蒸日上的朝气。那片明媚的阳光、嫣然的景致是何时在她眼底退去浓妆、黯然失色的？那股蓬勃的朝气、升腾的热情是怎样在她心底消磨殆尽、日渐冷却的？她不想去想，也想不清楚。她像一枚晶莹的露珠，曾经想折射太阳的光辉，却在太阳的光辉中粉身碎骨；她像一株待放的玫瑰，曾经想绽放自己的美丽，却在一大片春色中悄然零落。没有了阳光，没有了热情，蒋小雯伸向整个世界的触角都凝固起来，一切都进入尘封状态，包括她跟柳婷的联络。

那边的一群男士突然爆出一阵疯狂剧烈的哄笑，一个个面红耳赤，热气蒸腾，诡异的神情泄漏他们刚刚结束一个重量级的荤笑话。





蒋小雯瞟了李国栋一眼，李国栋正随着那群人在没心没肺地狂笑。蒋小雯的眉头不由一蹙。

武征途很敏感地捕捉到蒋小雯那个细微的动作语言，但他只浅层次地理解为蒋小雯反感李国栋喝酒。他冲蒋小雯说：“李国栋现在酒量见涨啊，以前在学校他可不是我的对手。”

没等蒋小雯说话，丁兰就抢先道：“喝酒不是你的对手，别的地方可是你的对手！强对手！你说是不是？”丁兰的语气里夹带着大家都能听得懂的信息。

“那是那是……”武征途不好意思起来。

“蔫了吧？”丁兰不怀好意地大笑。郭芳也跟着笑。

蒋小雯也不好意思起来。



小白牙疼好了来上班。一进门就神秘兮兮地凑在蒋小雯耳边：“熊头儿出事了，跟梅艳芳一样的癌，晚期。”小白缓慢而肯定地吐出一串字。

“真的？”蒋小雯吓了一跳，这才想起来有好些天没看见熊主任了。

“是，已经确诊，手术都没法做了。我说三八那天怎么没见熊头儿上台。”小白双眼空空地盯着窗外，“熊头儿这人命也不好，年轻时盛过头，现在落个这，孤单一一人，多可怜！”小白一向辛辣的嘴变得绵软起来。

“是挺可怜的，我们……”蒋小雯迟疑一下没把话说完，她想说明“我们去看看她？”但又把不准小白的意见。

小白马上领会：“她平常那个劲儿实在让人讨厌。不过现在都这样了，还说啥？我们去看看她。这人呀，不知道今天咋样，明天咋样，一时风光替代不了一辈子。想当年熊头儿刚上任那会儿多牛，整天挺胸抬头，高跟鞋咯噔来咯噔去，见人爱理不理，除了副秘书长在她眼里，别人都不存在。谁能想到她今天能这样？家没家，人没人，有个位子又能咋样？别说身体出问题，就是身体不出



问题，那位子能坐一辈子？到头来不都退休回家？副秘书长那样的大头儿都乖乖在家歇菜，何况她！”

小白停顿一下卖关子：“你知道她前老公后来找了谁？”蒋小雯摇头。

小白播报新闻：“我小学一个同学！很多年不联系，我都不知道。前几天突然遇见，聊好半天，聊到最后，突然搞清楚她居然找的就是熊头儿的前老公。我那同学长得没熊头儿好，但脾气好，说话柔声细语，心善人贤。现在小日子过得挺滋润。”

“熊主任倒一直没遇见个合适的。”

“她眼高，想副秘书长那个级别的，这女的说老就老，花样年华没几年。看她现在这光景，谁能想到。她那位子混得不容易，丢老公丢孩子，不值！她没准儿早就悔得肠子发青，只是没法说罢了。她平常神经兮兮，总怀疑咱们背后议论她，还不是她对自己人生的产投比也产生深刻怀疑了？要说熊头儿心理承受能力真可以，换个差的早趴下了，活着多累！像咱这样的，猪脑子啥也不算计，没心没肺，听天由命，优哉游哉！”小白现出一副自得其乐的样子。

蒋小雯和小白去医院。小孙和另外两个同事也得了信，大家一起同去。

平日里针对熊主任的种种风凉话和玩笑话都收起来，人性中的善良和宽容展现出来，一并感叹熊主任的不幸和可怜。有见过熊主任儿子的，一个劲儿地夸帅、学习好。少不了小白又把小学同学的新闻播报给大家，大家又就小白播报的内容发布了种种评论和个人意见。

到医院门口，买花篮果篮，不再说话。

医院这个地方终是特殊，它展开生命的起点，却也收拢生命的终点；它迎接生命降临于尘世的第一声啼哭，却也闭合生命告别尘

世的最后一次张望；它点燃希望之火，却也熄灭人生之烛。说不清它是温柔的，还是残酷的。

走廊里穿梭着行色匆匆的人，空气中弥漫着消毒水的气味，间或有一两辆推车过来，都急急地向两边躲闪。联想到熊主任的病症，蒋小雯不由得有些紧张，脚步不自觉地放慢起来。

熊主任病房门口，大家推让起来，谁也不肯先进去，谁也不想表现出跟熊主任稍显亲近的关系，谁也想证明自己之所以看熊主任是出于一种道义而非一种情谊，更谁也不想被看做是此次行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

小白责怪一句：“麻烦！”率先推门进去，后边的人也就不分先后了。花篮摆在窗台上，果篮摆在床头柜上，大伙站定。

熊主任从床上欠起身，凄然一笑：“你们过来干啥？大老远的，辛苦跑一趟。”

几天不见，熊主任像换了个人，颜面憔悴，形容枯槁，骤然间萎蔫了。说话的神态、语气和声调与往日截然不同，没有了一贯的官腔，没有了一贯的标志性语言“哦——”，一时都有些不适应。熊主任平常是难得一个笑脸的，刚才那一笑，像风吹残花，霜打败柳，让大伙心里倍感凄楚，免不了心里又是一阵感叹，但表面上竭尽可能地说着宽慰话。

熊主任又凄然一笑：“我这病是没治了，你们都看好身体，好好生活。”几滴泪滚落下来。

蒋小雯感叹，女人终究是女人，在张扬的时候可以把自己开成一枝怒放的刺梅，在一切都成为过去的时候又枯萎凋零得令人叹息。为了追求某种意义上的一种成功，人们可以牺牲婚姻，解体家庭，淡漠亲情，损毁友情，不择手段，费尽心机，可这种成功在失去功用时，那曾经付出的一切又该到哪里去追寻？

一个较熊主任年轻一些的女人，抽一张纸巾给熊主任，又抽一



张纸巾抹自己的眼泪：“表姐，别这么说，医生会有办法……”

小白缓和气氛，说熊主任你要不要吃点水果？说熊主任你要不要出去走走？说熊主任你有什么需要大家帮忙？大伙跟着附和。

熊主任平静下来。说没事。说你们来看我，我很高兴。

一时气氛融洽得像是一贯而来的融洽，空气中流淌着同情与关爱的暖流，谁也不会把眼前的熊主任和办公室冰冷严肃、刻薄乖戾的熊主任联系起来，眼前的熊主任只是一个身患重病、孤苦伶仃、风光不再的女人。

又说了一些无关紧要的闲话。大伙告辞。

熊主任又凄楚起来：“谢谢你们，平常有什么……请原谅……”大伙打断说熊主任你好好养病，别胡思乱想。

熊主任表妹送大家出来，红着眼睛说：“你们有谁认识我表姐夫？表姐想看看孩子。”

大伙一齐向小白看去。

最近以来，李国栋下班严格遵循“到点”原则，绝不拖延，有时甚至提前。一来单位里确实没有多少工作可干，小于刚当上上司，对他指挥不是，不指挥也不是，有事权衡掂量，宁肯找“新人”，也不劳李国栋这个“老人”，李国栋落了个两肩轻松。这些日子成为他进入大楼以来最为松懈的日子。二来他在以实际行动向蒋小雯展示自己的真诚忏悔和洗心革面，其中一下班就回家并主动承担家务一项是他给自己确立的一个基本要求。

蔡玉芬那儿已经好久没有联络，刚开始还有种依依不舍、忍痛割爱的感觉，心里像少了什么东西似的没着没落，日子久了也渐成习惯。他的重心逐渐回归。蔡玉芬大概也悟出些道道，对李国栋的热情日渐冷却，但脖子上的丝巾并没有解下来。或许她在怀念，或许她在依恋，或许她就是专门给李国栋难堪的。在蒋小雯眼里佐证

李国栋“犯罪事实”的那个“犯罪证据”就一直挂在蔡玉芬的脖子上。

李国栋看着着急，但又没有办法去提醒。说我俩的一切都已经成为过去，你把那丝巾解下来吧，我老婆看着冒火？蔡玉芬能不跟他犯急？她要犯急把这事嚷嚷出去，他李国栋的脸往哪儿搁？她倒没事，一个离异的单身女人有追求自己幸福新生活的权利，顶多是目标选择不当的问题，一不小心爱上了一个有家室的男人。李国栋呢？可是有妇之夫，在老婆的眼皮子底下公然与其他女人花前月下、调情浪漫，他这个家还想要不想要了？他这辈子还想不想混出个名堂来了？

冷静下来，李国栋内心颇有几分尴尬。他和蔡玉芬本就是平行线上不应该交叉的两个点，却偏偏偶然地撞击出猛烈的火花。他没法对自己的行为做出合理的解释。不仅没法跟蒋小雯解释清楚，就是自己跟自己也解释不清楚。说他不喜欢蒋小雯了？不爱蒋小雯了？不是那么回事。说他喜欢蔡玉芬？爱蔡玉芬？好像也不是那么回事。可究竟是怎么回事，李国栋理不出头绪。

他在单位里很怕跟蔡玉芬碰面，回了家又很怕面对蒋小雯那张阴沉的脸。

两头儿难堪。

这天下班，李国栋正欲起身而去，于副处长挂着满脸谦逊的微笑踱进来，很诡秘地向李国栋透漏了一个小道消息。大楼最近要派一批干部下去挂职锻炼，挂职人选由分管领导提携推荐，这可是曲线提拔的一个好机会。下去锻炼三年，就相当于给自己脸上抹了一道金，在将来干部提拔考核的时候，就比别人多了一道筹码，不知李国栋有没有这个意愿，如果有的话，不妨早点活动一下。于副处长说到“活动”的时候，意味深长地拍了拍李国栋的肩膀。

李国栋一惊，这确实是一个好机会。这样的小道消息他从来都



不曾在第一时间内获得过，他所有的消息都来源于主渠道，在节拍上严重滞后，节拍上的滞后必然导致你毫无准备，而机会往往是给有准备的人的。看来自己与小于的差别不是一点两点。小于的取胜不是没有缘由。李国栋竟然有点认同于副处长的胜出了。他连连向于副处长真诚道谢。他心里明白把他这株多年没挪窝的老草根挪走，于副处长的的工作就好开展得多了。

李国栋匆忙回家。

蒋小雯在厨房里忙碌晚餐，儿子伏在桌子上写作业。

进家门的一瞬，他的心底突然升起一种责任感，一种久违的男人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由于他的失意而一度被疏忽，而现在突然现出一道微乎其微的光明又重新将这种责任感激发出来。男人有时候并不是真的不负责任，而是缺乏承载责任的一种相应的能力。能力的缺乏让他回避肩上的负荷。

蒋小雯正在厨房削土豆皮，李国栋冷不丁从背后走来，脚步急促，蒋小雯吓了一跳，刀子差点削在手上。李国栋没等蒋小雯反应过来，就急急把于副处长透漏给他的小道消息向蒋小雯复述了一遍。

蒋小雯听着，却并不在意。这是她最近以来一贯在李国栋面前所呈现出来的状态。听或不听，似听非听，耳朵听而心里不听。突然，她耳朵听到了，心里也听到了，并且迅速弄明白这个消息对于李国栋、对于她以及对于整个家庭的意义。

这确实是茫茫黑暗中突然现出一道萤火虫般的光亮。既然够不着绚烂的彩虹，也握不住美丽的朝霞，那么抓一丝微弱的荧光在手，也算一个希望、一步前行、一种收获、一份安慰。吃一堑长一智，她必须提醒李国栋，不然这微弱的一线荧光又将稍纵即逝。

蒋小雯以一种很久都不曾对李国栋使用过的认真的口吻说：“那你赶紧活动。”

李国栋大受鼓舞，像有一股暖流从蒋小雯的方向奔涌而来，蒋小雯很久都没有这样认真地对他说过一句话了。除了仇恨、憎恶、冷漠和反击，他很久都不曾从蒋小雯那里得到些许的温暖和鼓励了。他的信心鼓胀起来：“我明天就去找副秘书长。”

这天的晚餐在一种默契、祥和甚至愉悦的氛围中拉开帷幕。这种氛围已经很久没有出现在这个屋檐下了。李国栋在饭桌上讲笑话，儿子笑得喷饭，蒋小雯也露出难得的笑容。饭后蒋小雯和李国栋一起去厨房收拾，一个刷锅洗碗，一个擦拭灶台，一派男耕女织其乐融融的大好气象。

暖融融的气氛一直延续到两个人上床。蒋小雯铺床，她最近以来第一次没有把李国栋的枕头扔到床角。李国栋心中一阵暗喜。想不到于副处长通报的一个小道消息竟然让蒋小雯的情绪出现回暖状态，可见蒋小雯并没有把他从心底隔离出去，在事关他以及家庭利益的大是大非上，蒋小雯还是在尽心尽职地履行着一个妻子的职责，并且可以暂时忘却个人伤痛，不计前嫌。

蒋小雯靠在床头，把两个人的工资本都拿在手里，计算上边的余数。通常两个本子都躺在抽屉里，谁用谁就拿，蒋小雯倒没有诸多女人把家庭财政大权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的那种习惯，倒不是她大度豁达，是统共没有几个钱，仨核桃俩枣，不值得她去劳那份儿神。李国栋事件之后，她也检讨过自己是不是在经济上太过于松懈管理了，不然可以及早从李国栋的话费支出上找到突破口，防微杜渐。但想想也未必，一颗决意飞翔的心又岂是任何羁绊能够束缚的？束缚不了男人的心，就去束缚男人的口袋，是女人的一种无奈。

“你说得多少？”蒋小雯把两个本子合上，问李国栋。

“我也不知道，先看看再说。”李国栋真的不知道。



这个问题很棘手。他说看看再说，但怎么看看再说？他能去问副秘书长推荐我挂职需要多大个红包？或者去问于副处长你那位子塞了多少？摸不清水深水浅，不知投多大的一块石头进去才能激起不大不小正正好的浪花，真让人头大。但再头大也得去试，不试怎么办？已经错过一次机会了，不能再错过第二次。李国栋横下一条心，老脸全搭上了，不能问副秘书长，但向于副处长虚心求教还是可以的。

“定期的你要用就拿出来。”蒋小雯兜出家里的老底。

“知道了。”李国栋的心底突然升起一种悲悯的情愫，想不到他辛辛苦苦、任劳任怨工作多年，最终也得遵循于潜规则既定的路线，早知如此，不如及早探求，省得他多年的辛苦白白付之东流。

悟道悟得太晚了！

17



同学聚会后的一天，蒋小雯在上班途中接到武征途的电话。刚开始她没有听见手机响，手机放在包里，包又挂在车把上，这在车流如梭、喇叭轰鸣的大街上是根本听不见的。待进了机关大院，又进了大院后的自行车棚，那点微弱的铃声才响亮起来。

“蒋大博士，都拨第五次了，怎么才接？我有重大新闻播报，柳婷回国了要去山北任教。她托人联系同学，我留了你的手机号，估计柳婷马上会跟你联系。”

“你好能耐，消息这么灵通。”

“我深圳那边一个老同事的女儿跟柳婷在美国同一个学校，那天说过的。你那天好像心不在焉，有什么心事？”

“哦……没有。”

“没有就好，算我没问，再见啊！”

挂了电话，蒋小雯有些愣神，柳婷回来了？不知现在的柳婷会是什么样子。更加窈窕靓丽？更加精明能干？更加自信乐观？更加幸运光彩？柳婷的身影像一道绚丽的彩虹在蒋小雯眼前闪亮一现，蒋小雯心底涌起一股自惭形秽的暗流，她叹了一口气，从车棚蔫蔫地走出。



蒋小雯一进办公室，小白就冲她嚷：“小雯，这事办不了。”

“什么事？”蒋小雯一头雾水。

“看你这记性！无事一身轻！我这揽的哪门子事？这时候想起来学雷锋。”小白抱怨，见蒋小雯还是一头雾水，就拔高嗓门，“帮熊头儿联系她前老公。就怕电话里不好讲，昨天晚上专门跑一趟，老远的大东郊，来回打的花我八十块，找谁报销？那人脾气真倔，没等我把话说完就立马变脸一口回绝，没有一点商量余地。让我这脸丢的。又不关我事，我一个旁人好心帮忙，出力不讨好。多亏我同学人不错，没跟我翻脸，不然两个人一起戳我，我不是没事找事吃饱撑的？大老远跑去受洗涮？你说这男人要是伤肝动脾，是不是就会记一辈子？”

“女人也会记一辈子。”蒋小雯答非所问。

“那人也真是，熊头儿都这份上了，还记啥从前的恩怨？熊头儿也真是，这么多年也不知道在琢磨啥，不惦记前老公，还不惦记亲儿子？这母亲当得也够准！现在这样了才着急。”

蒋小雯坐在办公桌前，这一个上午都有些神情恍惚。

手机响过两次，她下意识地反应为柳婷，接听却又不是。一个是校外辅导班的广告，热情并强烈建议蒋小雯给孩子报班；另一个是一口方言的男人在急急找寻“玲”或者“英”，没等蒋小雯接话，那人就叽里呱啦一大段。

柳婷怎么回来了？武征途说什么回山北任教？她的戴维呢？也同她一起回来？一直以为柳婷这一辈子都会生活在异国的土地上了，她当年不是那样子地向往美国吗？说什么要过一种有品质的生活就一定要到美国去，要早日享受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硕果，她要在美国的土地上扎根生长、开花结果，哪里

想过有一天她会回来。

戴维是蒋小雯、黎美的英语口语外教，来自美国，是个眼窝深陷、棕发微卷、棱角分明、硬朗又不失俊俏的帅小伙。柳婷留校后工作松散，时间充裕，时常与蒋小雯、黎美泡在一起，有时也一起去上英语口语课。

刚开始柳婷是出于好奇，“据说还有点帅？”这是柳婷第一次去旁听口语课的缘故。后来因为活泼大胆，开朗好动，在口语课上敢开口说话，积极表现，很受戴维喜欢，竟一时成为戴维口语课的一剂活化剂。蒋小雯、黎美之类因为担心说错，很少开口，课堂气氛便有些沉闷，让戴维一度很伤脑筋。但柳婷的出现，使整个课堂气氛为之一震。像一泓碧波微漾的湖水，因为有了柳婷那枚石子，便开出大朵的涟漪。

戴维对柳婷这个旁听生格外关注，班里哪个学生逃课，戴维一般都不过问，但若是柳婷没来，戴维一定会让蒋小雯、黎美说个清楚。戴维会耸耸肩以一副非常认真的口吻说：“你们三个总在一起，你们两个一定知道另一个的去向。”蒋小雯、黎美为了省事，每次上课都不忘招呼柳婷一起同去。柳婷也表现出大学以来从未有过的对于上课的高涨热情。作为一个旁听生，她的出勤率一直居高不下，口语水平也大大长进。

至于柳婷和戴维是何时牵上手的，蒋小雯、黎美都没有看出来。有一年平安夜，戴维邀请口语班的同学到他的住所做客。蒋小雯、黎美从宿舍出发，先去找柳婷。柳婷宿舍的门却横竖敲不开，柳婷不在，这大大出乎两人的预料，柳婷的行踪第一次不在她俩的掌握之中。她俩犯愁如何向戴维解释，没想到了戴维住所，出现在门口迎接她俩的竟是扎着一副雪白围裙的柳婷。

柳婷女主人一般，已经在戴维的厨房里学做了一堆五花八门的



西餐。蒋小雯、黎美在柳婷的耳边嘀咕，什么时候学得这么深沉？悄无声息秘密进行，把我俩也蒙在鼓里。这好像不是你的风格。柳婷一边否认一边狂笑，戴维赶过来，很认真地用蹩脚的中国话对蒋小雯、黎美说：“她是我的女朋友。”

柳婷的跨国恋情如炸弹般在校园里激起层层巨浪，鉴于柳婷与老板公子的故事在校园里迷雾尚未消散殆尽，柳婷又一次被推向舆论的旋涡。这些舆论对戴维来说没有任何影响，因为他不了解柳婷的过去，而且文化背景的不同也让他不能完全理解这些舆论的含义。而柳婷却咬牙切齿，发誓一定要离开这关注他人超过关注自己、唾沫星子可以淹死人的鬼地方，一定要去异国他乡寻求一种有品质有格调的生活。

从那个时候起，到美国去成就未来成了柳婷的一个梦想一个追求。柳婷发奋学习英语，戴维的口语课一节不拉循环参与。蒋小雯、黎美只在研一上口语课，柳婷则上了四个研一，上到最后已经能够讲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语。戴维合约期满回国，柳婷自然而然随同前往。从此踏上美国的土地，整整十年，再也没有返回来过。

以柳婷当时的心愿、志向、抱负和理想，是一定要在异国他乡扎根下去不再回来的，怎么突然回国了？好多年不联系，蒋小雯发觉自己已经完全不了解柳婷。

直到晚上，蒋小雯也没有接到柳婷的电话，她禁不住狐疑武征途的消息是否有误，但又想柳婷刚回来，一定有一大堆事要忙，哪里顾得上跟她联系？反正她已经回来不走了，以后有的是时间联系，何必着急这一天两天的？

但她期待的心还是忍不住，就给黎美打电话：“柳婷回来了，你有没有消息？”

“你都没有，我哪里会有？我跟柳婷再蜜，也蜜不过你，没有

你，我哪里认得柳婷？”

黎美说的极是，她和柳婷的交往完全源于蒋小雯。蒋小雯和黎美住同一个研究生宿舍，柳婷三天两头过去泡，久之三个人就泡在了一起。起初黎美因为柳婷背后的故事，对柳婷持有一定的看法，熟识了解之后，发觉柳婷这个人其实挺不错，并不像外界传闻的那样不堪。柳婷精明过人，圆润成熟，在任何状况下都游刃有余，左右逢源，是她最显著的特点和长处。她永远处于不懈的追求和改变之中，改变际遇，超越现实，实现自我，这是无可厚非的。

“戴维也回来了吗？”黎美问。

“我不知道，也没听人说。”蒋小雯说。

“那就等着吧，柳婷早晚会跟咱们联系的。不过人家现在是海龟，怕跟我这样的吃闲饭的家庭妇女没有共同语言了吧，你还行，好歹也在大楼里混事。”

“别瞎说，咱们还不都一样。算了，不说这些。你最近咋样？”

“不咋样。我决心跟他离，他死活不同意。今天我专门去他公司一趟，就想快刀斩乱麻，早日做个了结。可是那小丫头片子已经不在公司，突然走了。原来气焰那么嚣张，不弄个鱼死网破誓不罢休，怎么突然就走了？也不知道是刘杰捣鬼，还是手下的人瞒我，他们都说她怀孕一事有诈。新年公司搞大联欢，刘杰醉酒，那丫头片子也醉酒，好多人都醉酒。具体发生了什么，谁也不清楚。随后她放话出来，说怀了刘杰的孩子，一定要给自己讨一份公道。可现在公道没有讨到手，怎么突然就走了？他们估摸她根本没有怀孕，她是有目的而来的，不为别的，就想弄一笔钱。现在的女孩子有心计有谋略的太多了，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择手段不顾廉耻的也太多了。我不知道他们说的是真是假，我可不敢全信。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刘杰总是有自己的念头，才给人钻空子。出了娄子又说自己无辜，纯属意外，左右都是自己错，活该我那伤就白受了？我那气



就白忍了？不行，说什么我也不能咽下这口气，我也要给自己讨一份公道。说到底，还是他刘杰心里早就把我放一边儿去了。你说我还在这儿犯什么傻？愣把自己当棵葱。谁离了谁不能活？我还不信这个邪？反正我是打定主意了，一定要为自己争一口气。”

“你别那么犟，说不准还真是刘杰中了那女孩子的圈套。你知道像刘杰那样的腰包鼓鼓的男人在市面上是很抢手的，现在冲钱去的女孩子不是没有，你再好好想想，别自己往南墙上撞。”

“早就想过了，你说刘杰为啥不想跟我要孩子，还不就是留着一手。说他在外头死拼苦打，挣钱养家，劳苦功高，那我在家里还鞠躬尽瘁、呕心沥血、吃草挤奶了呢！把我这么多年当保姆用当丫头使，现在用腻歪了用过期了，就想扔一边去。哪里还有一点情分？哪里还有一点良心？他伤透我的心了。要不是别人找上门来，我还一直都蒙在鼓里。你说我有多傻！尽跟人家两个孩子瞎亲，再亲能亲过刘杰？人家是血脉相连、骨肉亲情，我算啥？说是个外人就真成了个外人。”

“你别这么想，我看刘杰不是那种不讲情分、没有良心的人，那天你出事，刘杰给我打电话，慌得话都说不清楚，那着急样哪里能够装得出来？毕竟这么多年的夫妻了，哪能说没情分就没情分了？”

蒋小雯还想说什么，突然觉得“说没情分就没情分了”也不是没有可能。譬如她和李国栋，现在还有什么情分可言？即使有，那情分又有多深？能够抵挡风雪严寒的侵袭？能够经受霜雨冷雹的考验？那像一张光泽艳丽、诡异神秘的纸，华而不实，一捅即破。

蒋小雯和黎美通电话的时候，李国栋回来了。他没有仔细听，但还是大致明白了一些事情。蒋小雯一搁电话，李国栋就问：“黎美出什么事了？要离婚？”

蒋小雯心里正不舒服，一句话把他呛回去：“离！我也想离！可惜我有儿子。不然——”蒋小雯语气里夹着一股浓重的火药味。

李国栋不言语了。他不能不知趣地往蒋小雯的枪口上撞。但他有事要跟蒋小雯商量。

隔了一阵，李国栋试探着说：“我问过小于，他不怎么说多少，就说要用卡，现金太厚不方便。你说多少是厚？”

蒋小雯沉默。她不知道多少是厚。一万是薄，三万是厚？三万是薄，五万是厚？让人费思量。其实也不是让人费思量，关键是你手中没有足够的筹码，所以有限的投入便期望产出最大的利润，这样才让你真正地费思量。如果你有足够的筹码，无论要换取什么，都以最大的支出进行，不计较产投比，那还有什么费思量的？

蒋小雯心底一阵悲哀，她咬咬牙：“那就三个数吧。你说呢？”

李国栋用手指比画一个厚度：“三个数，这么厚，是不是太多？”

“谁知道多少才算厚，怕薄了不顶用。”

“也就一个挂职，将来回来安排不安排也不一定，这么花费是不是不划算？”

李国栋的担忧不无缘由，并不是每一个下去挂职的回来都能安排到合适的位置上，情况总是在发生种种的变化，其中的变数谁又能够说得清楚？此一时彼一时，昨天管不了今天，今天也管不了明天。

“眼下也没有别的路，这总是一点希望。划算不划算，我也不知道，就想别人能花费的，你也能花费，别总输在钱上。知道内情的说世道黑，不知道内情的说你没出息。”

李国栋心里难受起来，像有一把钝刀将他的心脏当做磨刀石反复磨试。他的“没出息”，让他难受；蒋小雯完全能够理解他的“没出息”，也让他难受；而为了掀掉他“没出息”的帽子，蒋小雯





甘愿做巨大的经济投入，更让他难受。

李国栋的眼泪几乎掉下来：“本上的不够，折子又不到期，提前取亏利息。”

“那总不能去借。取出来算了。”蒋小雯去柜子底层找定期存折。她预计过那些存折的用途，买房子，供儿子上学，应对疾病甚至养老，但没有想到有一天它们必须为李国栋的前途助一臂之力。

18



蒋小雯一连等了三天，也没有等到柳婷的电话。

这三天里，她要在办公室，就把手机放在办公桌上。要在家里，就把手机放在她活动范围的一两米之内。比如看电视，就放在面前的茶几上。做饭，就放在厨房的窗台上。要是在路上，就特别支着耳朵听包里的动静。有很多时候听错，明明听见手机响，掏出来却又没有。

因为等不到柳婷的电话，蒋小雯莫名的有些失落。

她安慰自己不就是一个电话吗？这么多年不联系不也这么回事？为什么单单这几天这么着急这么惦记？朋友再好也是过去，一切都在改变，环境、际遇、思想、交际圈、个人状况等等，怎能总期待着昨日的友谊一如既往的光鲜？没道理。

小白纳闷：“你这几天有点神经质，等谁的电话？”

“一个朋友。”蒋小雯现出一种焦虑状态。

小白打趣：“男朋友？初恋？刻骨铭心？牵肠挂肚？不然也不会这么严重反常态！当心我给李国栋打你的小报告。”

“打去吧，我正巴不得解体。”蒋小雯亦真亦假。

“哈哈，你真来劲！看来有‘见异思迁’的苗头。知道这个成



语的新解释不？就是见到英俊漂亮、优秀能干的异性就想搬过去住。哈哈，不说了。熊头儿那事有转机。昨晚上我同学来电话，说她和老赵要去医院看熊头儿，但儿子不能去，老赵只同意带儿子的照片过去。这事他们还没有跟儿子说，马上要高考了，不想让儿子的情绪受波动。等高考完，他们会跟儿子商量，由儿子决定要不要去。儿子大了，他们尊重儿子的意愿。”

“那就等高考完，也就两三个月的事。”

“可熊头儿怕挨不到那会儿。不说了，乌鸦嘴。我那同学真不赖，这要是遇上一个心胸狭隘鼠肚鸡肠的女人，别说劝老公去看他前妻，指不定怎么煽风点火惹是生非呢？这男人算是有福气，最终讨到一个好老婆。”

“这都是前世注定的姻缘，他跟熊主任那段算是个错误的经过，现在这段才是正果，前世修来的。”

“你啥时候变得这么宿命？别忘了你可是受过超高等教育的。”

“不是宿命。是感觉。”

“那你跟李国栋前世也好好修炼了吧？不然能碰到一起？”

“我没修好才跟他在一起！”

晚上，蒋小雯在电视机前耗着。她什么节目也没看。她只是更换频道。

黎美突然急急打来电话：“小雯你快看省教育二台，好像是柳婷。”

蒋小雯找省教育二台。省电视台的节目她基本不看，省教育台的就更不看了。一个一个频道找过去，找了一遍没找着。又找，才发现一档关于“前进中的山北大学”的专题报道。山北大学校长、书记及各等领导人物一一在镜头前露脸讲话，其重心落在一个对留学归国人员的大力引进重用的主题上。柳婷，对，就是柳婷，作为

山北大学首批学成归国人员的代表，正在神采飞扬、声情并茂地向省教育二台的女主持、山北大学的各级领导以及电视机前的所有观众表达自己立志归国、报效母校的决心。

蒋小雯微微有些激动。想不到，柳婷，十年未见的柳婷，第一次见面竟然是在电视里。但见柳婷留一头微黄的俏丽短发，穿一身干练的米色系的短西服套裙，身姿优雅、从容自若地落座在宽大的布艺沙发里，像一朵经久怒放、绝不言败的白莲。面容依旧，气色绝佳，岁月的年轮似乎没有在柳婷的脸上留下什么特别的痕迹。唯一的重大改变是柳婷的鼻子上架了一副宽边眼镜，显得更加“知识”、更加“文化”、更加“学问”。

柳婷是真的回国了归校了。这对山北大学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件史无前例的大事。多少年来，山北大学都在不停地向外输送人才，一批批的年轻教师被派往各个发达国家深造学习，却一直都是去无回，要么在异国的土地上扎根发芽，要么回国去往更加发达的城市茁壮成长，谁会在国外镀了一层金后再回到这个相对闭塞落后的中等城市？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古往今来，一概如此。柳婷能够回来，山北大学一定耗了不少力气。看校长、书记通通出马，围坐在柳婷身边的那个架势就看出来了。

联想到自己的际遇，蒋小雯心里一阵难过。她跟柳婷最大的区别就是不能很好地把握自己的命运。在有多条路可选的情况下，她没有选择那条通向更加光明未来的大路。在没路可走的情况下，她不会像柳婷那样自己踩一条路出来。许多事情在过去之后才感觉到后悔，可这个世界上后悔是无药可救的。

李国栋在翻看报纸，电视里演什么他本来没有看，但柳婷的名字传到他耳朵里，他不由得抬头看了一眼屏幕。

“是柳婷？她回来了？”李国栋大感意外。



蒋小雯“嗯”一声应付，并不想跟他说话。她不说话，李国栋倒松了一口气。

这几天在李国栋的眼里，蒋小雯已经表现得如从前一般“正常”，那事的阴霾似乎已经过去，虽然过去得不怎么彻底，但总算是告一段落。

两天前，蒋小雯把三沓子提前支取的钱交到李国栋手里，李国栋去办了一张卡，密码起初写在卡套上，蒋小雯提醒他要写在卡背面，不然领导同志那么多卡，搞混了，密码不对，找谁去问？李国栋说对我怎么没想到？又在卡背面重写一边，描了又描，担心字迹不清楚影响领导同志使用。

做好一切准备工作，那张卡在李国栋右胸口袋里躺了两天，被他的体温暖得热乎乎，却没有找到机会送出去。他去往副秘书长的办公室不下二十次，但每次不是里边有人久等不出来就是外边有人候着一大溜，李国栋始终没有找到单独拜见副秘书长的机会。以前他也没有遇到过需要自己单独拜见副秘书长的重大事项，没想到单独拜见一下竟然这么费劲。任重而道远，这方面的学问技能急需要大力长进。

因为那张卡还在右胸口袋里捂着，李国栋在蒋小雯跟前多少有些气短，就怕她突然问起。她哪里晓得送张卡这么费劲。还不说他李国栋办事拖拉不利落？机遇稍纵即逝，也不知道吸取教训？吃一堑长一智，跌倒了也不知道爬起来？傻傻地在太阳底下等馅饼，能等上？

李国栋在蒋小雯跟前闭口不提卡，蒋小雯心里有事也把那张卡撂一边去了。

李国栋不说卡，但他却很想说点别的。柳婷回来了？这倒是一个话题。

“柳婷出去有几年了？”李国栋问，不等蒋小雯回答，又自答：

“好像十年了。那会儿你还有一年毕业。想她一辈子也不回来。怎么又回来了？兴许国外也不那么好混。柳婷那两下子，谁不知道，成绩当年都不如我，现在也洋博了？”

李国栋对柳婷是一直持有看法的。就像柳婷对李国栋也一直持有看法一样。

蒋小雯并不想跟李国栋谈关于柳婷的事。她知道李国栋与柳婷之间心存芥蒂互无好感。一是柳婷当年朝三暮四哗哗流水的爱情，让李国栋看不惯；二是李国栋一穷二白双眼摸黑的大山背景，柳婷对他有歧视嫌疑。

李国栋却还想说几句：“她那个洋老公呢？没跟着回来？傻眼了吧？两股筋儿哪能扭到一起？就知道他们最终会有这么一天！”

蒋小雯倒开口了：“谁知道我们也会有这么一天。”

她不能容忍李国栋评点他人婚姻时的那种自以为是的口吻以及衡量自己和他人的两副不同的尺度。检验他人他会用显微镜，检验自己他就高度近视。好像别人的婚姻都在出问题，而他们的婚姻永远都不出问题。即便出了问题也是小问题，永远都犯不上大问题。李国栋思想认识上的不深入、不彻底和对自己错误的轻描淡写、满不在乎让她恼怒。

“我们？我们不是挺好？”李国栋偏是掩耳盗铃、视而不见、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愿意承认他们之间有什么沟壑的。就像自己不经意间走了一段岔路，折回来就是，现在还走在正确的路上就是，没必要整天惦记着那条岔路，错就错了，回来就回来了，一切还不都和原来一样？

“是！我们挺好！”蒋小雯咬牙说着从沙发上站起来，转身进了卧室。

她知道她继续待在客厅里的最终结果是跟李国栋大吵一顿，而眼下她不想跟他大吵。她没有那个力气。她是永远都不会忘却那条



岔路的，像有一盏或明或灭的灯在那条岔路上不停地向她警示，让她惊悸，让她心痛，让她产生一种想法，一种冲动。一种想把李国栋一把推到那条岔路上去的冲动，一种想看看他如何好好享受自己明天的想法。

李国栋知道自己又说错了话。可又不知道怎样才能不出错。不是说柳婷吗，怎么又扯到自己身上？这什么话也不能说，说什么话也会被蒋小雯捏住话柄。他的脑门上像刻了几个大字，时不时就要被蒋小雯拿捏一番，这可怎么是好？蒋小雯也是的，这两天说你“正常”了呢？怎么还这样？动不动就扯到自己头上，这谁受得了？

李国栋倒觉得自己有些委屈了。

第二天上午在单位，蒋小雯心不在焉，脑子里不时映现出柳婷的身影。她已经不再期待柳婷的电话，顺势而为吧。柳婷要惦记这个老友，她总会给自己打电话的；她要是不惦记，打个电话也没什么意义。

有一点可以肯定，柳婷刚回来，又被山北大学当做金饽饽给捧着，身边的事一定多得忙不过来。那些事都是大事、重要的事，而与旧友的联系只是小事而已。干事业的人都在忙与事业相关的大事、重要的事，只有自己这种没什么事业可干的人才会惦记一些生活琐事。

蒋小雯莫名地又联想到了自己的碌碌无为。这一联想让她伤感起来。

小白偏是不解蒋小雯的心理活动，一到单位就跟蒋小雯复述关于她同学和老公一起去医院探望熊主任的事。一个劲地夸她同学如何宽厚善良贤惠，好像她同学的宽厚善良贤惠也就是她的宽厚善良贤惠，她为她同学而骄傲，她也为自己而骄傲。

蒋小雯心不在焉地敷衍着。

小白说得正起劲的当口，小孙推门而入，嘻嘻哈哈道：“二位前辈说什么？这么热闹。听说咱们的头儿要换了，你俩谁上啊？我来套套近乎，回头可别给我穿小鞋。”

小白嘴快，立马回道：“当然是蒋博士了，咱大楼里学历最高的。你赶紧套套近乎就走，我还上赶着套呢！”

小孙的嘴也不慢，一屁股挤坐在小白的椅子上：“我刚来你就撵我走啊？不行，这近乎我得长套，不走了。”

二人先就笑作一团。

蒋小雯浅笑一下：“别拿我开涮了，我不是那块料，再说也没有积极上进的要求，至今不是党员，至今没有写过入党申请书，是个典型的后进分子。你俩上吧。小白是老党员，革命多年；小孙是小党员，新鲜血液。你俩谁上我都举双手赞成！”

小白说：“这跟党员非党员可没有直接联系啊。干业务工作，又不是让你当书记管精神文明做思想工作。”

“是啊，业务型干部，博士上吧！我俩一切行动听指挥。”小孙和小白一个鼻孔出气。

“饶了我吧，我对当头儿还真不感兴趣。老百姓多好混，无责一身轻，省得事多麻烦。再说我也管不了你俩啊，你俩哪个是省油的灯？连熊主任那么能耐都头疼眼晕，何况是我？”

“哈哈，可别那么说，好像熊头儿得病是我俩气的。我俩是多好的同志啊！哦——，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哦——，不迟到早退，不叫苦喊累。哦——，不串门聊天，不拉东道西。哦——，不讲究穿戴，不描眉画眼。哦——，还有什么来着？哦——，总之我俩就是标兵模范，三八要上台领奖发表演说，哦——，你们台下的要好好向我们台上的学习！”小白学着熊主任的腔调说得起劲起来。

小孙跟着起哄：“是啊是啊，我俩是多好的同志！我是想上



呢，还不是资历浅？两位前辈在此，哪有我这小字辈伸胳膊展腿儿的份儿？”小孙做出一副受拘谨受束缚的样子。

小白转了枪口冲小孙：“少来了，后生可畏，现在是你们年轻人的天下，哪是我们这帮老菜帮子的？老了不济了，自动靠边站吧，我们给你捧场，你要上去，可得给我们这张老脸留点面子，你说是不是啊小雯？”小白冲蒋小雯努努嘴，统一战线。

蒋小雯笑着点点头，没有回话。她心不在焉。

“你俩正当时！什么老菜帮子？那我成嫩菜芽子了？”小孙用手挠小白的痒痒，二人嬉笑打闹起来。

蒋小雯也跟着笑。只是心底有种凉凉的感觉。

李国栋不知从哪儿得了消息，晚上一回来就问蒋小雯：“你们要换头儿？你也争取一下？”

“没那个兴趣，老百姓当惯了，挺好。”

“要不我帮你跟副秘书长提一提？”

“你是说一份钱弄两个位子？可能吗？弄好你自己就不错了！”

李国栋不言语了。

蒋小雯想起来那张卡：“送了没有？”

李国栋一时气短，低声道：“还没有。”

“夜长梦多。你抓紧点。”

“嗯。知道。”

这一晚上又没别的话可说。李国栋想说点什么，因为蒋小雯说起那张卡，那张卡还在口袋里捂着，李国栋也就只好再说什么了。

前两天副秘书长在，李国栋跑了N次，却一次也没有逮着单独拜见副秘书长的机会。好不容易今天看见副秘书长的办公室门口没有候着的人群了，还没赶得上李国栋高兴，一打听副秘书长外出开会去了。

李国栋口袋里像揣着一枚定时炸弹，随时都有引爆的危险，弄得他心里惴惴不安。

屋子里气氛沉闷。

电话铃响起来，李国栋去接。是武征途。说柳婷明天中午在山北大学邀老同学聚会。李国栋挂了电话，向蒋小雯复述电话内容。

蒋小雯心里嘀咕，柳婷的谱摆得挺大啊。

李国栋说：“明天我就不去了，我管儿子，你跟大伙乐乐。”他惦记那张卡，一点时间也不想耽搁。再说他对柳婷的做派也不太喜欢。

他给自己找了一个合理的事由。



19



第二天上午，蒋小雯看看时间近十一点，就一边收拾东西一边跟小白说：“我有事先走，下午可能要晚来。”

小白回道：“我又不是头儿，跟我请什么假？现在群龙无首，想干吗就干吗，迟到早退，尽享自由。过几天你要是当头儿了可得以身作则，身先士卒。”

“谁爱当当去，我可没那个想头。”

“头儿也不想当，那你想干吗？你呀，颓废！”

“颓废就颓废！祝你蒸蒸日上！”

“那好，我要是当头儿了，你可别后悔。我可要尝尝领导博士是什么感觉。”

“一定没什么感觉，因为太好领导了。”

武征途的车停在大楼门口。后座坐了丁兰、郭芳。

蒋小雯拉开后车门，正欲往里挤。丁兰冲她摆手：“前座前座，专门给你留的，我俩都不敢坐。”

“瞎说什么？我挤后边，前边还能再坐一个。”

“没别人了，咱这是女士专车。前座。”丁兰把蒋小雯推出去。

武征途问：“李国栋怎么不去？”

“他单位有事，再说也得管孩子……”蒋小雯的话没说完，丁兰就插嘴：“武老板，李国栋不去，你不正中下怀？哈哈，别以为我们耳聋眼花。”

郭芳也跟着起哄：“是啊，武老板心里正偷着乐！”

蒋小雯翻她俩白眼：“越说越没谱。”

“又没有说你，你着急啥？”丁兰回敬。

蒋小雯自知不是丁兰的对手，摆摆手：“好好，你们随便说，与我无关啊。”

武征途转移话题：“今天的主角是柳婷，你们快想想怎么好好宰柳婷一把，挣美元的，比咱人民币强多了。”

“好，今天好好宰柳婷一把。”丁兰和郭芳摩拳擦掌。

车子驶出市区，向东南方向奔去。

山北大学坐落在城市的东南郊。数年前，通往山北大学的道路是一条曲折而路面坑洼的旧公路，作为南来北往交通主干线的一截，那条道路上永远拥堵着货运往来的大车，拉煤的，拉石灰的，尘雾飞扬，马达轰鸣，那座幽静而沉寂的学府淹没在一大片混乱和混沌中，像一片被城市遗弃的废墟，孤零零地遥望着城市的朝霞和霓虹。

而今，时代飞速发展，城市像四面伸张的蜘蛛网，像圈圈扩展的树木的年轮，不停地向四面八方拓展自己的势力范围。山北大学像曾经的弃儿，突然被慈爱起来的城市母亲囊括在自己宽阔的臂膀里。通往山北大学的那条旧公路已被纳入城市交通的一部分，过往的大货车被限制另走他途。道路经过修整绿化，宽阔平坦，美观通达，一切都今非昔比。

一个转弯处，后边一辆半新不旧的黑色桑塔纳一个劲儿地摁喇叭



叭。丁兰眼尖，一眼认出是大马的车，从后车窗玻璃往后冲大马摇头晃脑做鬼脸。

大马猛踩油门冲过去，挡在武征途的车前边，故意放松油门晃悠起来。

武征途不着急，跟在大马的车后也晃悠起来。

丁兰着急：“超过他，武老板，杀杀大马的牛气！”

武征途说：“安全第一，斗什么车，你俩怎么跟小孩子似的？一见面就打打闹闹？”

丁兰解气般说：“我就不喜欢大马，看不惯他那个牛劲！眼皮上翻，鼻孔朝天，谁不知道谁呀？自以为是，以为自己多大能耐！”

郭芳不紧不慢、拿腔拿调地说：“有的时候不喜欢恰恰是因为太喜欢。”

武征途和蒋小雯都笑起来：“郭芳真有水平！看问题真准！”“郭芳不说是不能说，说一句顶别人十句。”

“看我封你的嘴！”丁兰跟郭芳在后座上推搡起来。

郭芳大喊：“丁兰你住手，不然我真把你的背景资料给抖搂出来了。”

丁兰嘴里不让：“抖搂就抖搂，看你知道点啥。”手却停了下来。

郭芳以胜利者的口吻说：“看，不敢惹我了吧？你那小辫子可是在我手里攥着。哈哈，咱班里有小辫子的人太多了，就是我这样的傻大哈，没有小辫子，谁也不怕！”

“看把你得意的。”丁兰又开始推搡郭芳。

郭芳换了一副翻然醒悟的语气：“唉！哪里是得意啊，其实我是羡慕你们，青春时节就得有青春时节的故事，多会儿想起来都是一种美好的回忆，哪像我傻傻的啥也不知道，一晃就奔四了，都没给自己留下点儿回忆。白活了！”

丁兰来了劲儿：“现在也不迟啊，瞄上哪个了，我给你拉拉线。”

“你少来不正经，我这是切实的人生感悟，你哪里体会得到？”郭芳扭身转向窗外，不再说话。

丁兰跟蒋小雯相视一笑，用手掩嘴也不说话了。

山北大学出现在眼前。新修的具现代设计理念的流线型的校门，简洁流畅，端庄秀美，气势恢弘。校门外的那片柏树林茁壮笔挺，生机勃勃，郁郁葱葱。林中有碎石铺就的曲径，有蜿蜒而上的石级，直抵山北大学背后的山丘。蒋小雯爱极了那片柏树林，爱那片优雅宁静，爱那份淡泊怡然。一切都像是昨天，却已过去那么久。有几年没有回过母校了，同城相守，却没有回来看看的缘由。而柳婷却已从大洋彼岸飞回来了。

驶入校门，大马在一座漂亮的欧式独栋小二楼前停下车来，早有人拨了电话，一个袅袅婷婷的女子穿一袭果绿色套裙从小院穿门而出。

丁兰眼尖，一眼认出是柳婷，不等武征途的车停下就开了车窗大喊：“柳婷——，我们来了。”

一行人乱乱嚷嚷地下车，男士上前握手，女士上前拥抱。

大马握了手不过瘾，又故意捏着嗓门喊：“柳婷，咱俩再行一个洋礼。”

丁兰奚落大马：“捏啥嗓子眼，跟太监似的。”

大马也不含糊：“太监不太监，你知道？”

“去你的，没正经。”丁兰抬手就给大马一拳。

“丁大姐饶命！”大马一边躲闪一边喊。

丁兰哪能饶他，跟在身后就追。两个人又闹腾起来。

柳婷左手拉着蒋小雯，右手拉着郭芳，一边往屋里走一边说：

“看你们多好，经常能见个面，哪像我，出去十年，一个同学没见着，闷死我了。”

蒋小雯埋怨：“那你回来也不稀罕我们，连个电话也不打，我还一直惦记你，想你是不是牌子耍大了，顾不上答理我。”

柳婷甩一甩蒋小雯的手：“看你说哪儿的话？我不是事多没顾得上？这不一有空就赶紧招呼大家过来坐坐，这么多年我远离组织，孤苦伶仃，你不同情我，还奚落我？”

郭芳和稀泥：“是啊，你刚回来肯定事多，上次我们几个在一起吃饭，武征途说你要回来，我还不大相信，没想到你说回就回来了。柳婷，你可不怎么见老，看来美利坚的水土比咱这儿的好。”

柳婷盯着郭芳的脸：“你也不怎么见老啊，本来嘛，我们大家都还年轻，哪儿老不老的。”

蒋小雯说：“我老了，心老！”

“就你爱瞎说！”柳婷捏一把蒋小雯的胳膊。

进了屋子，柳婷招呼大家落座。一楼是客厅，摆了一圈蓝色皮面的沙发，秀雅凝重。暗红色木质地板，新打过蜡，纹路清晰可见。棕色木质楼梯，靠墙角转一个大弧线直抵二楼。四面几扇拱形木窗，垂着白纱窗帘，阳光斜斜地射入，屋内光线柔和。整个房间，像定格的图片，给人一种古朴、典雅、宁静、温暖的感觉。

这旧式的小楼记载着山北大学的百年校史，这样的小楼是专门留给外籍人士享用的。柳婷出国十年，归国的待遇也大约相当于外籍人士吧。蒋小雯突然觉得这栋小楼似曾相识，她想起来这是戴维以前住过的，对，柳婷出国前她的身影经常出现在这栋小楼里。

男士们叫嚷：“柳婷你不错啊，一回来就住小别墅。”

“这小楼住着真是舒服，啥时候我也住这么一栋？”

“你也想住？回去盖八床被子做你的发财大梦吧。”

“今儿回去我就买彩票，中一个大奖，先买这么一栋小别‘野’

气气你!”

“柳婷，把你挖回来，山北大学一定没少费力气吧?”

“肯定费老力气了，把电视台都搬出来了。”

“那天在电视上看见柳婷，我揉了半天眼睛。我说是我同学，我老婆愣是不信。”

“你老婆才不信呢，你那双色眼加大嘴巴谁不知道!”

“柳婷你可真混得不赖，出去兜一圈，回来就金龟子了。”

“回来给你弄个啥头衔?回头我儿子上山北你可照顾着点。”

“老美那边的日子多好，柳婷你咋就回来了?”

“换了我坚决不回来!下辈子混个美籍华人!”

“你那德行，就看着老美的月亮圆。”

一群人叫嚷够了才在沙发上安静下来。

蒋小雯问:“戴维呢?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

柳婷做一个甩手的动作:“甩了!”

“牛啊柳婷!把老美给甩了?”丁兰道。

“是啊，甩了十年才甩掉!”柳婷又做了一个甩手的动作，比刚才的幅度更大，力度更强，速度更快。

男士们又叫嚷起来:“柳婷现在是单身贵族啊?这般的，我们哥几个就有机会了。”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小心你老婆敲你骨头。”

“嘻!看我是个怕老婆的人吗?哪像你，老婆一瞪眼就得爬下。”

“甩了好!咱中国好男儿多了去了，干吗非嫁老外?”

“看来全球都流行‘甩’啊!早知道套这么一副枷锁这么难受，我就不套了。”

“不套?当年你抢着套呢!只怕套晚了套不上。”

“就是，数你套得早，把我们几个晚套的嫉妒得眼红，现在倒



说起轻巧话来了。”

“都是你这小子误导的。当年你追你老婆追得神魂颠倒，整宿不睡觉，折腾死我们了。”

“那我今天回去就‘甩’，你们也跟着我‘甩’啊。”

“借你一个胆儿，看你怎么‘甩’。”

“别听他胡扯，啥‘甩’不‘甩’的，现在谁真‘甩’啊？现在流行多套几个。”

“是啊，透漏透漏，你这熊家伙偷偷套了几个？”

“天机不可泄漏！你请我喝酒，我好好给你传授传授！”

丁兰敲敲茶几，大喊：“别嚷嚷了好不好？老婆不在跟前你们一个个就不知道姓啥？给你们打打小报告，回去都得跪搓板！你们吃几两干饭，我们还不知道啊。少在这儿装熊！”

郭芳也喊：“人家柳婷刚回来，你们就这么乱嚷嚷，装装斯文好不好？”

一群人再次安静下来。

柳婷招呼大家：“我们先去吃饭吧，我在外边订了餐。”

“你应该请我们吃西餐，好尝尝你的手艺。”大马一本正经地提议。

“是啊，我们想吃西餐。”侯三儿跟着附和。

“一定请，以后日子长着呢，我这儿的东西还不齐整，等齐整了一定请大家吃西餐。”

丁兰瞪大马一眼：“就你毛病多，讨吃还挑拣！”

大马回道：“又没挑拣你，你急啥？”

“你敢挑拣我？回去挑拣你老婆吧！”

“姐啊，你咋老刺我？你看小弟哪儿不顺眼了？”

“待一边儿去！懒得理你！”

柳婷不明就里地劝架：“你俩别争了，都怨我。改日一定请大

家吃西餐。”

郭芳捂嘴笑着戳戳柳婷的胳膊：“别理他俩！心里都美着呢！”

柳婷在校门外的一家餐馆订了餐。这家餐馆有些年头了，当年他们上学的时候，这家餐馆还只是一家小门脸的小面馆，而今经过数年的发展，已经壮大为一家规模、气派、格调、档次都相当有水准的大餐馆了。老板是位复员军人，当年还是个毛头小伙，英俊潇洒，精明干练，跟校园内的大学生们称兄道弟，打得火热，并成功赢得一位大学生妹妹的青睐，一举迎娶为老板娘。而今的老板肥头大耳，膀阔腰圆，脖颈上一根筷子粗细的金链子，眉宇间一股久经江湖历练的霸气。一切的一切都今非昔比。

柳婷订了一间叫做“云水阁”的雅间，在餐馆的二楼。一行人闹闹哄哄地上楼，在雅间坐定，越发没有了章程，你一言我一语，哄闹的声音不绝于耳，让人联想到当年的班级联欢晚会。

武征途是当年班级联欢晚会的铁定主持，今天也不例外，他举起酒杯，率先说了一番祝酒词，大意是欢迎柳婷荣归母校、大展宏图之类，其余的人纷纷效仿，向柳婷举起酒杯祝贺。

柳婷有些激动，与大伙一一碰杯豪饮，几杯酒下肚，面色红润起来。

喝酒，吃菜，胡侃，瞎扯，不知是谁就提起了柳婷当年的数段罗曼史。

郭芳说：“柳婷，我真羡慕你，你那些故事都够拍一部连续剧了。不说拍给别人看，就是拍给自己看也养眼舒心啊！”

丁兰附和：“是啊，柳婷那会儿忙得一出又一出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丰富多彩！哪像我们，平淡无奇，浪费青春。”

柳婷回道：“你们别拿我逗乐，现在还不落了孤单单一人。”

侯三儿说：“柳婷，我们对你有意见，当年你怎么净舍近求远

挂些个外来的，我们想来个近水楼台先得月都不能，合着我们都是癞蛤蟆？”

大马说：“谁是癞蛤蟆？别拿巴掌打自己的脸。都怨你眼睛高度远视，眼前的看不见，忙着去外边钓，结果一个没钓着，丢人现眼。”

侯三儿不服气：“大马，你是说你自己吧？那会儿天天中午不睡觉，就扒窗户往外瞄，瞄着哪个女生漂亮，就屁颠屁颠去追，费老力气了，最后一个没得手，还把身边的给得罪了，那才叫个丢人现眼。”

老胡听出什么音儿，问侯三儿：“大马那些光辉历史我都知道，可我怎么不知道他把身边哪位给得罪了？说来听听。”

侯三儿卖关子：“哪能随便告诉你？先把你的历史交代一下。”

小豆子起哄：“就是，别人的历史我们都清楚，就是不清楚老胡的。老胡埋得深啊，今天透漏透漏。”

老胡一本正经：“唉！我啥历史没有，大智若愚。哪像你们一个个鬼精，早早就知道活动心思捃摸媳妇，我可是晚婚晚育的典型。”

武征途补充：“老胡，我也是个愚人，历史清白，跟你差不多。”

丁兰不让了：“武老板，你别往老胡那边儿蹭，你那历史复杂着呢。别以为我们不说，你就想蒙混过关。”

郭芳帮腔：“是啊，武老板，你哪里跟老胡是一拨儿。要说我历史清白还差不多，我跟老胡都是愚人，是吧？老胡，来，咱俩愚人干一杯！”

丁兰矛头转向郭芳老胡：“你俩挺来劲啊，既然都历史清白，那就现在扯一段，把空白填补填补，省得老表白找麻烦。”

小豆子积极赞成：“对啊，省得你俩老觉得自己吃亏，跟大伙

不是一拨儿。”

郭芳嗓门高起来：“丁兰，看来不给你曝曝光是不行了。当年要不是你张口一声马老弟闭口一声马老弟，能把大马吓退？明明心里喜欢得要命，却偏要装作一副漫不经心满不在乎的样子，结果给装熊了吧？你那马老弟也是，明明心里也装着丁大姐呢，却装傻满世界采花，采给他丁大姐看。得，俩人都装熊了，现在都后悔，一对儿活棒槌！”

大马急得脸红耳涨：“郭芳，你编小说？我哪儿得罪你了，来编排我？”

郭芳哈哈一笑：“你自个儿心里明白，我们大伙心里也都明白，别装蒜了。”

老胡恍然大悟：“原来如此！你们怎么早没跟我透信儿？看来我是真愚人，郭芳比我还精明一些。”

柳婷也恍然大悟：“我也刚知道啊。”

蒋小雯说柳婷：“你不知道的事多呢，当年你哪里顾得上关心别人的闲事。”

柳婷回蒋小雯：“别人的闲事我不关心，你的闲事我可没少关心，你别没良心。”突然想起什么，问：“李国栋呢？怎么没来？”

蒋小雯知道李国栋是那种在人堆里不容易被人记起的人，柳婷现在想起来已是不易。她低声道：“有事来不了。”

柳婷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他跟我记仇吧？当年我可没少反对你找他。”

蒋小雯说：“啥时候的老皇历了？还提。”

柳婷说：“过不去的老皇历。当年我跟黎美可是净说李国栋的坏话，他一定记我俩的仇。也是，当年我俩尽瞎操心，差点成了王母娘娘。该罚！来，我自罚一杯，你给李国栋捎个信儿，说我柳婷向他道歉了。祝你俩百年好合，白头偕老，相亲相爱，天长地久！”



柳婷一扬脖，一杯酒下肚。

蒋小雯没有说话，兀自端起面前的酒杯也一饮而尽。

大伙乐了，一起嚷：“柳婷你主持婚礼？”“像个司仪，老美也兴这一套？”“还没祝我呢，我也要天长地久。”

又是一阵哄闹。吃。喝。侃。

持续到下午三点半。餐馆要打烩了。一群人才散伙。

原班人马分乘两辆车原路返回。都有些疲倦，车子开得徐缓。车内的人也安静得不说话。

进了市区，两辆车分手。武征途先送丁兰，后送郭芳，最后在省府大楼前停下。

蒋小雯谢过武征途，正欲下车，武征途说：“蒋小雯，你没事吧？”

“没事。”蒋小雯淡然一笑。

“没事就好。”武征途停顿一下，一字一板道：“我希望你快乐！”

“谢谢！”蒋小雯掉头而去。

武征途在身后莫名地猛按两下喇叭。

蒋小雯的心掀起一阵莫名的疼痛，她加快脚步向大楼走去。



李国栋的那张卡总算是送出去了。最终还是于副处长帮了李国栋的大忙。副秘书长外出开会回来的具体消息是于副处长透漏给李国栋的。

之前李国栋向有可能了解副秘书长行踪的数个“圈中人”打听，但没人能够说出具体的时间。李国栋搞不清楚他们是真的不知道，还是因为长期在领导身边，训练有素，不轻易透漏消息。或是故意拿捏关子，屁大点事也当国家机密，明明知道但就是不想顺顺当当告诉你。

李国栋隔一阵就去副秘书长办公室门口遛一圈，隔一阵就去遛一圈。从上午遛到下午，从上班遛到下班，遛得自己都不好意思了，但还是不见副秘书长的门开半条缝。李国栋的身影这一天里就在自己的办公室出出进进，对面办公室的于副处长注意到这一现象，李国栋再从门口晃悠过去的时候，就把李国栋喊了进来。

李国栋起先装作没事的样子，不肯说出其中的原委。但于副处长关切地问上次他说的那个事李国栋是否找过副秘书长。李国栋撑不住了，说还没有，这不正为这事着急犯愁，这些天一直都没有找到单独拜见副秘书长的机会，今天他都遛了不知道多少圈了，但还



是没有踏进副秘书长办公室的门槛。

于副处长说事不宜迟，这事要抓紧办。这样吧，我好事做到底，今天再帮你一个忙，给你透个信，其实副秘书长已经开会回来了，现正在某某宾馆休息，晚上约了牌局，我一会儿就要过去。你不妨去那里找找。不过千万不要透漏你是从我这儿得到的消息。

李国栋一听，心中那个惊喜，想不到他昔日看不在眼里的“小于”这么够意思，他拱手作揖、连声致谢后，离开于副处长的办公室，直奔某某宾馆。

至于副处长透漏的某某宾馆某某房间门口，李国栋才知道他的这个小道消息获悉得还是有些晚，因为在那个门口已经候着数张熟悉或不熟悉的面孔了，不过较平日候在副秘书长办公室门口的已经少了许多，这说明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无从获悉这个小道消息的。李国栋不禁又在心底谢了谢“小于”。

这似乎不是客房，而是办公室的一个整体转移。接下来的程序进展顺利迅速到李国栋回不过神来。他敲门进去，在一张小沙发上坐下小半个屁股，他慌慌表明自己的意图，匆匆将那张卡放在面前的矮几上，然后起身告辞。他不知道副秘书长对他说了什么，或者根本就没有说。但那张卡分明是放在面前的矮几上了，这一点确切无疑。

李国栋像卸了一枚堵在胸口的重磅炸弹，长舒一口气。个人该做的努力总算是做过了，事情成与不成，听天由命吧。

李国栋回家来，立马向蒋小雯报告了他的重大进展。蒋小雯沉默。卡也只是送出去了，事情的成败与否并不能决定。而且这份重量是否足够，她不知晓。

蒋小雯终于接到一个柳婷打来的电话。在她对柳婷的电话完全没有期待，更完全没有预料的情况下。

柳婷说：“黎美现在咋样？还忙乎那对儿双胞胎？你俩还老泡在一起？多羡慕！我这下也要泡进去了。你跟我一起去看黎美。”

蒋小雯嘴上说：“黎美挺好，你过来我跟你一起去。”心里却想黎美目前的状况比较糟糕，而她自己的状况比黎美的还要糟糕。

蒋小雯给黎美打电话报信，黎美说：“我现在这个心境，真不想见人。”

蒋小雯没头没脑地来一句：“我也不想见人呢！”

“你咋了？李国栋惹你了？”

“没事。”蒋小雯不等黎美再说，挂了电话。

她的电话再度响起，她直接反应为黎美，看也没看道：“没事，真没事，你别瞎操心了。”

“是我，武征途。”

蒋小雯反应过来：“啊？不好意思，我刚跟黎美通话，以为还是她。”

“我……”一向嘴皮顺溜的武征途打结巴，“我……我能请你喝杯茶吗？肯不肯赏光？我去接你。”武征途迅速说完，语气里充满期待和焦虑。

“什么事？这么客气？我刚跟柳婷约好去看黎美。”

“那明天可以吧？”

“明天……”蒋小雯沉吟。

“明天，说定了。”武征途先挂了电话。

柳婷很快就到了。她穿着蒋小雯那天在电视上看见的那身米色系短西服套裙，脖子上多了一条浅咖啡色几何图案的小丝巾，更添几分俏丽。

到黎美家。门铃刚一响，黎美就出现在门口。

黎美今天也精心收拾了一番，不像蒋小雯前些日子过来时的那



般随意。家居服换下，穿一件麻灰色薄羊毛连衣裙，低V领，露出白皙的胸部。

柳婷和黎美一见面，立马大呼小叫，亲热地抱作一团。

“你想死我了，柳婷！”

“你想死我了，黎美！”

“柳婷，你还这么苗条！”

“黎美，你还这么年轻！”

蒋小雯泼凉水：“你俩别肉麻。我浑身起鸡皮疙瘩。”

俩人又激动一阵才安定下来。蒋小雯和柳婷在沙发上落座，黎美去厨房端一盘预先备好的水果出来，西瓜蜜橘火龙果之类，特别摆一个造型。

蒋小雯挑刺：“黎美你偏心眼，我来看你，你从不这般待我。”

黎美回应：“这你也嫉妒？人家柳婷从哪儿来，你从哪儿来，见你多了不是不新鲜？”

柳婷笑：“那我以后也不能多来，不然见多了也不新鲜。”

黎美说：“以后怕是请你多来也不肯多来，我家庭妇女一个，你‘海龟’学者，我们不是一个水平，没有共同语言。”

柳婷说：“听你这么说，我以后还非得多来不可。不然你要把我排斥在外了。什么‘海龟’学者！我们大家还不都一样？女人，就那么回事！”

蒋小雯说：“就怎么回事？听你这话里有话，我们看你挺成功，有什么可感叹的？”

柳婷说：“要感叹的事多了去！你们哪里知道！”

黎美说：“戴维呢？没跟你一起回来？”

柳婷说：“彻底拜拜了，不然我也不会回来。”

黎美说：“你当年没把大家眼热死，怎么拜拜了？戴维那人不错啊。”

柳婷说：“本质算是不错，但他骨子里其实是看不起我们中国人的。我受不了他那股子娘胎里带出来的优越感，那家伙在咱们这儿待了几年，别的没记住什么，就记了一脑子咱们这儿如何的落后如何的不文明之类。我们一有矛盾，他就从我身上挑毛病，从我背后的文化背景上挑毛病。挑我毛病我还能忍受，挑我背后的毛病我就特受不了。中国人咋了，不比你们老美缺胳膊少腿，国家比你们落后一点，人就比你们矮半截？就该受你们的歧视？刚到美国那几年，他对我还不错，我乐得啥心不操，也没出去工作。我的那点英文对付日常生活可以，真要出去工作还有点问题。后来这些年他工作不顺，收入不涨，脾气大变，什么怨气都往我身上撒，横竖看不顺眼，说我好吃懒做，好逸恶劳，骨子里充满懒惰和愚昧的基因。不仅怀疑我找他的动机不纯，还神经质地怀疑所有嫁到美国的中国女孩都怀着同一个动机。我承认我确实图慕虚荣，羡慕美国生活，但也不全是。总还是看你戴维这个人不错才嫁给你的，你真要歪瓜裂枣一个，我瞎了眼也不会跟你。”

黎美插话：“就是，这小子当年我们都看他不错，怎么就变质了？”

柳婷说：“后来这些年，我憋一口气，一定要让戴维看看我不是好吃懒做，是不是好逸恶劳，是不是骨子里充满懒惰和愚昧的基因。我不为自己争口气，也得为中国人争口气。我先上语言学校，又上专业学校，把丢了多年的学业又拣起来，自己打工，自己上学，什么苦也吃，什么罪也受，咬牙坚持，生生把自己磨掉几层皮，总算为自己赚回了脸。我发现这人就是给逼出来的。大学没用的功，这些年我全给补上了。以前没使的劲儿，这些年我全都加倍使了。我柳婷终于腰板硬底气足，我还受戴维的窝囊气？那不是我要的生活。离婚，我坚决离婚，不仅要戴维踢出我的生活，还要把美国也踢出我的生活，所以我回来了。”

黎美感叹：“柳婷你真好样的！我得向你学习！”

蒋小雯也感叹：“柳婷你真不容易！”

柳婷说：“说说你们自己，别光听我说。”

蒋小雯黯然：“我没什么可说的，一切都平平淡淡。”

黎美说：“我倒不平平淡淡，正轰轰烈烈闹离婚！”

柳婷惊讶：“你也离？”

黎美说：“离，不离不行，我那口子有小三。”黎美情绪激动，开始自己的长篇陈述。

蒋小雯思绪游离于黎美和柳婷之外。柳婷的一切可以坦然陈述，黎美的一切也可以坦然陈述，为什么自己的一切不可以坦然陈述？是事件本身不坦然，还是自己把可以坦然的事情变得不坦然起来？

就听柳婷说：“我这个人其实最反感离婚，我从小就对这两个字咬牙切齿深恶痛绝，可到如今自己也走了这步棋。好在我没有孩子，离就离，了无牵挂。真该庆幸。刚开始几年戴维想要孩子，我说没玩够以后再说，后来我想要，他说生一个黑头发的出来跟我一样懒惰愚昧。这下倒好，转身拜拜，不带走一片云彩。”

黎美说：“我跟你一样，也了无牵挂。还是蒋小雯日子舒服，相夫教子，挺全乎！”

柳婷附和：“可不是？说自己平平淡淡。说到底平平淡淡才是真！我们俩连平平淡淡的这些都不具备。”

蒋小雯回应：“你俩一个鼻孔出气。现在离婚是时尚，我倒想离，不是比你俩多一份牵挂，离不了！”

黎美说：“得！别得乖卖乖，我俩真是羡慕你。柳婷我不敢说，就我自己，多想要个自己的孩子，老天就是不给我机会！”

柳婷说：“我和你一样，老天也不给机会。不过话说回来，如果婚姻没保障，还是不要孩子的好。我对这一点有痛彻心扉的体

验。”

柳婷停顿一下，神色黯然起来：“你俩都是温暖家庭长大的孩子，跟我从小的体验绝不相同。我五岁那年父母离婚，刚开始我跟着我妈，后来我妈再婚，生了异父的弟弟。我觉得我妈不疼我，跟小弟弟争宠争不过，就赌气去找我爸。我爸也再婚，有了异母的妹妹，我觉得我爸也不疼我，跟小妹妹争宠也争不过，就赌气我妈我爸家都不去。去找我奶奶，奶奶跟叔叔在一起，我又争不过叔叔家的孩子。我又去找姥姥，姥姥家又有舅舅的孩子。我到哪儿都没有自己的空间，我到哪儿都觉得自己多余。我就每天瞎想，突然刮一阵大风把自己刮跑算了，突然下一场大雨把自己冲掉多好。后来长大了，我学会在夹缝中生存。我去我妈那儿，就使劲讨好后爸和弟弟。我去我爸那儿，就使劲讨好后妈和妹妹。我自欺欺人，苦中作乐，我让自己感觉自己不多余，我让自己感觉所有的人都喜欢我。再后来，我学会讨异性的喜欢，我不停地谈恋爱，不停地索取爱，又觉得自己把握不住爱，所以我半真半假，半清醒半糊涂，半认真半游戏。我不管别人怎么看我，我努力让自己快乐，让自己高兴。我每天都嘻嘻哈哈，无忧无虑，这是我从小就非常渴望的生活。再后来遇到戴维，我就想出国。我不否认，我确实想借戴维的肩膀，一脚踏入西方的文明世界，我图慕虚荣，追求享受，这是大家眼里看得到的柳婷。但有一点大家没看到，你们也没看到，我必须离开，我一定要离开。”

蒋小雯和黎美面面相觑。她们确实不知道她们没看到什么。

黎美忍不住了：“柳婷，你可真够神巫，我不了解你倒也正常，蒋小雯也不了解你？你俩可一张床睡了四年。”

蒋小雯抱怨：“她了解我，我不了解她。我什么都对她透明，她什么都敷衍我。”

柳婷叹一口气：“你们简单明了，水晶般清透，我羡慕你们。



知道我当年为什么能留校？我四年没怎么学习，成绩平平，还挂了两门，又天天谈恋爱，换男友，名声不好，末了还顺利留校，为什么？我爸妈可从来没有过问过我，我孤苦伶仃，无依无靠，一切都靠自己。毕业我不想返回原籍，不想面对我爸妈，不想面对无家可归的事实，不想再回到过去的那个生活圈。我就想离开老家，离开我爸妈，越远越好。我知道我去不了别的地方，所以只有争取留校。我去找系主任，找了很多次，以我的条件他根本不可能答应我，最后我一咬牙把自己给了系主任，然后我就顺利留校了。后来我非常憎恶自己，憎恶系主任，憎恶周围的一切，所以我必须离开。不然我活不下去。我会疯掉。”

柳婷说完，伸展双臂，身子后仰，长舒一口气，像搬掉压在胸口多年的一块巨石，像疏通多年堵塞的一条心理暗道，骤然间轻松起来：“在美国的这些年，快把我给憋死了，没有亲人，没有朋友，多少次我都梦见咱们在一起的日子，就想什么时候才能再见你们，没想到说见就见着了，以前想出去再也不回来了，现在想回来再也不出去了。”

蒋小雯心底蓦地一阵，她想不到柳婷身后还有这样不为人知的“秘密”，也想不到柳婷的生活并不像她以及黎美等人眼里所看到的那般光鲜明艳，柳婷走过来的更是一条曲折坎坷坑坑洼洼的小路。

蒋小雯不解：“你为什么要回山北？”

柳婷一字一板地说：“我要改变自己，战胜自己，从哪里跌倒的，再从哪里爬起来。我一定要回山北，我柳婷一定会是好样的！”

蒋小雯说：“你本来就是好样的！”

黎美也说：“是，你本来就是好样的！我还一直拿你刺激蒋小雯呢！”

柳婷笑起来：“我能刺激蒋小雯？她可是大家眼里一帆风顺优秀模范的乖乖女！”

黎美打趣：“当年是，现在也稀松平常，跟在李国栋身后做家庭妇女！”

蒋小雯心底一阵难受，她不想让人提起李国栋。她自嘲：“当年就稀松平常，一直都稀松平常。”

柳婷说：“家庭妇女也不好做，我现在想做都做不了，家庭都没有，去哪儿做妇女？黎美，咱俩当年都不看好李国栋，真是瞎操心。”

黎美说：“可不是？现在就数蒋小雯这个家庭妇女最幸福。我眼看着也没有家庭了，妇女也做不成了。活个女人可真不容易！”

蒋小雯喃喃道：“是，我最‘幸福’。”

她声音低得只有自己听到。

关于“幸福”一事，她不想跟黎美和柳婷做任何探讨。她宁愿黎美和柳婷认为她真的过得最“幸福”。因为“幸福”或“不幸福”，她都只能那样子过下去。她连摧毁“不幸福”的勇气和信心都没有。在这一点上，她是真正的弱者。





21



第二天下午，武征途没有给蒋小雯打电话，发来一个短信，说现在能出来吗？我在大楼外等你。

蒋小雯心绪纷乱，不知道该去还是不去。不去不妥，去也不妥。她不知道武征途找她会有什么事，也不知道武征途会跟她说什么，更不知道自己该如何面对。

犹豫间，武征途又发来一个短信，就是随便聊聊，你不会介意吧？

不去的话，倒显得自己介意、小家子气。蒋小雯就收拾东西往外走。

小白干咳两下，故意怪声怪气道：“蒋小雯同志，这才上班多一阵儿，屁股没捂热，你就想溜？这些天你表现可是忒差了，没个头儿管你，你还真不自觉。”

“我有事出去。”

“有啥事？说来听听。神秘兮兮的，肯定不对劲，没准红杏出墙梅开二度了吧？当心我回头给李国栋打小报告。别着急走，看看我在写什么。主任竞聘报告，你不写写？上头说要民主推举、公开选拔，自己先打报告，然后再综合考评。通知贴出来有两天了，你

也不捧捧场？”

“免了。我全力推你。”

“你还是写写的好。我一人写着特没劲儿不是？”

“那要什么劲儿？”蒋小雯急急走掉。

在她心底是根本不相信那个什么通知的，所以她不去做无谓的努力。对于得不到的东西，她宁愿逃避躲离。

蒋小雯立在电梯跟前，盯着门上方的显示屏，看那个红色的数字逐一递减。

门开了，她踏进去。一瞬间，她猛然意识到那个令她最为恐惧、最为尴尬、最为痛苦、最想逃避的场景突然而至了，在她毫无心理准备、毫无预期、毫无想象、毫不设防的状态下骤然降临了。那个女人，那个脖子上系丝巾的女人，倏忽间出现在她的眼前，像利刃锋刀、像毒箭锐刺。一切都来不及反应，电梯门一关，不足五立方米的狭小空间瞬间凝固起来，向着一个无底的深渊坠下去。

蒋小雯窒息了，像有一只巨大的看不见的手突然恶狠狠地掐住她的喉咙，她眼前一黑，身子一歪，斜倚在电梯壁上。她僵在那里，像一块化石，像一尊木雕，没有思维，没有记忆，没有表情，没有气息。像是过了一个世纪，缓慢前行的一个世纪，蒋小雯从远古走来。

她是怎么走到武征途的车跟前的，她不知道，她没有知觉、没有意识。

在她恢复知觉、恢复意识的时候，她已经坐在一家茶社的一间雅间。木墙，木地，藤桌，藤椅，砂壶，砂杯，白色蕾丝窗帘低垂，暖融融的阳光斜斜地射入，罩着窗台上一束素洁典雅、大气又不失妩媚的马蹄莲。她盯着那束花，缓缓从失忆中醒来。

“请喝茶。”对面的武征途一改西装革履的职业装束，一身浅蓝色棉质休闲装出场，他微笑着向蒋小雯做个手势。

“谢谢！”蒋小雯点点头。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以前听黎美说过你喜欢马蹄莲，所以我专门找老板换了插花。”

“谢谢！”蒋小雯不好意思地再次道谢。

“我没什么事，就想和你随便聊聊，不介意吧？”

“不介意。”

“你好像有什么事？刚才脸色很差。”

“没有啊。”蒋小雯遮掩。

“你不方便说就算了，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是希望你快乐！”

“谢谢！”

“你别跟我太客气，老是‘谢谢’、‘谢谢’的，这一阵你都谢我几回了？你这么客气，我都不好意思跟你说什么了。”

“好，不客气，你想说什么？”

“其实也没什么，就想随便聊聊。”武征途迟疑一下，“我这个人以前留给你的印象很一般，是不是？大家都觉得我嘴皮子溜，能说会道，能言善辩，可一点儿也没派上用场。你说有哪个青春年少、情窦初开的男孩子遇到自己心仪的女孩子不敢流露、表白。明明心里喜欢，可就是不敢说。为什么不敢说？因为自己的心理太脆弱，害怕遭受拒绝、遭受失败，不想承受痛苦、承受失落，所以宁愿一个七彩的梦藏在心底，也不想把它轻易打破。可是，你舍不得把这个梦打破，你想把这个梦一直做下去，可能吗？自欺欺人。最终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喜欢的女孩子被别人抢走，梦彻底破灭，那个难受的滋味难以言说。你不知道我有多么的恨自己，无能，懦弱，不作为，没出息到家了！”

武征途捶捶自己的脑袋，“一件事成功与否，如果自己尝试

过、努力过，失败了也会心服口服、了无遗憾；如果因为害怕失败而不做尝试、不做努力，那么那种因失败而至的痛苦和遗憾就会伴随终生。我现在是深深地体会到这点了。这些年我在南方，基本上不跟同学联系，远离旧日的一切，那种失落和遗憾似乎远离了我。可现在我回来了，又回到同学们中间，那旧日的一切又历历在目起来。我那个时候真的是太傻！太没出息！为什么就不敢表白？为什么就那么脆弱？一个男子汉大丈夫没一点勇气跟自己心仪的女孩子说出自己的心里话，你说这人活得有多憋屈？我知道我现在说这一切都无济于事，没有任何意义，但不说出来，我心里憋得慌，四十岁的人，黄土埋半截，还不敢跟自己昨日心仪的人流露一下心声，不也忒懦弱了？你可别笑我……”武征途突然不好意思起来。

蒋小雯听着，在心底验证了黎美做出过的论断。但她不知道说什么好，就帮武征途续茶：“你别说那么多了，喝茶。”

“今天我总算是勇敢了一回，把憋了很多年的话说了出来。要是以前也像今天这样勇敢就好了。在这一点上，我非常佩服李国栋。”

蒋小雯听到李国栋的名字，神色黯然下去。

“我真的非常佩服李国栋，那时候还非常嫉妒他。也不怕你笑话，当年我突然发现自己的那个梦被李国栋给戳破的时候，心里很不是滋味，很不服气，就觉得自己哪儿都不比李国栋差，差就差在勇气上。我痛恨自己，痛恨自己怎么那么没出息。连尝试一下的勇气都没有。大不了就是失败二字，为什么就不敢面对？李国栋在这一点上真是我的楷模，当年李国栋找你可没少费力气，这一点上我自叹弗如。你别介意。我现在说这些没什么意义，就想说说而已。多年的一块心病，不说去不了根。现在说了也就轻松了。有一点，就是真心希望你们过得好、过得快乐！”

“谢谢！”蒋小雯淡然一笑。



武征途犹豫一下，“有些话我不知道当说不当说，如果说得不合适，你别往心里去。这几次我见你，总感觉你有什么心事，好像很忧郁，刚才你从大楼里出来，脸色灰得吓人。有什么事可以跟我说说吗？如果你把我当同学当朋友的话。”

“我……”蒋小雯无言以对。

“也许我的感觉不对。那样最好。我真心希望你和李国栋幸福快乐！希望所有的老同学都幸福快乐！我多年不见大家，对大家的情况其实并不太了解，可能我多虑了。你别介意！好，我向你道歉，就当 I 刚才的话没说。”

“我……”蒋小雯沉下头去，用手捻着台布的一角。刚才电梯里的一幕在她眼前晃动起来，那个女人，那条丝巾，在她眼前急速晃动起来。她心底一阵难受，眼泪终于抑制不住地滚落下来。

“对不起……我……”武征途一时有些无措，他慌乱地从桌上小巧精致的纸巾盒里抽纸巾，因为动作急促，纸巾盒被他碰翻，“其实……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无论发生什么事，终究都会过去的……”

蒋小雯的眼泪一落下来，就再也控制不住，像决堤的洪水一般奔涌而出，多日的委屈、压抑、难过、伤心、愤懑一并随着那眼泪宣泄出来，她再也没有了伪装的能力。她在小白面前装，在黎美面前装，在柳婷面前装，在所有同事面前装，在所有同学面前装，最关键的是在儿子面前装，而且还必须一直装下去。此刻她却装不下去了。

她终于装不下去了。

她终于向第一个人泄露了她竭力掩藏的秘密。

她没有想到她会把掩藏已久的秘密突然毫无征兆地泄漏给一个在她的生活圈中并不靠近核心的一个人。

一个男人。

武征途进入沉默状态。他喝杯子里的水，喝完一杯添一杯，喝完一杯添一杯，直到壶里的水都被他喝干。

最后，武征途说：“你必须让自己努力忘掉这件事，让它过去，就当它从来都不曾发生一样。我想伤害你绝对不是李国栋的本意，男人有时候会做一些自己都无法解释清楚的莫名其妙的事情。只要他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并真心改过，你就应该原谅他。为孩子，为家庭，也为你自己，你都必须宽容。有些事情不可太较真，太较真的结果只会加重自己的心理负荷。不要追究这事件背后的意义，也许它什么意义都没有，只是偶然发生而已。过去就过去了。你要忘掉它，彻底忘掉它，从压抑中走出，这不是什么不可逾越的鸿沟。每个人的生活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每个人都会遇到种种的难关、困境，只要摆脱了，闯过来了，一切都会如从前一般美好！真的。有一句话，我深有感触，就是‘我们不能选择生活，但我们能够选择心情’，生活再苛刻，我们也要笑着面对。我不知道我说得对不对，但有一点，我真心希望你过得好、过得快乐！希望你能早日摆脱阴影，走出忧郁。”

蒋小雯没有说话。她对武征途的安慰完全没有期待，一切的道理她都明白。她更明白最终忧郁心境的摆脱、痛苦阴影的逃离都只能靠她自己。她要战胜的只是她自己。武征途像一枚起子，突然掀掉堵在瓶口的那一枚盖子，她心底郁结的痛苦、愤懑、委屈和伤心的情愫喷吐而出，她的心轻松起来。这些日子以来，她所缺少的不是一只抚慰的手，而是一只适于倾听的耳朵。在这一点上，她非常感激武征途并因此而感到欣慰。

是的，每个人的生活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譬如柳婷，譬如黎美，哪个不是在遭受生活的种种不如意？只是每个人的心境不同，承受力有别，所以呈现在大家面前的面貌也就完全不同而已。柳婷



无疑是生活的强者，遭受种种曲折磨难，最终还能活得神采飞扬，不能不让人佩服。换了她蒋小雯呢？她能神采飞扬起来吗？

武征途又说：“谢谢你把我当朋友，能跟我说心里话。说实在的，今天我找你出来，一是想把自己的心里话跟你说说，二来也想你的心里话能跟我说说。这几次见你，总觉得你好像罩着一层看不见的忧郁的壳，我真希望我的直觉是错误的，但又希望我的直觉是正确的。有壳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任由那层壳罩着自己，不去打破它，这样你就永远都不得解脱，永远都痛苦。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你。所以，我鼓足勇气，无论如何也要试一试，试着帮你掀掉那层壳。我对自己没有把握，但我有一腔的真诚。真的，请相信我的真诚，我真的希望你过得幸福！过得快乐！”

蒋小雯点点头，眼泪再一次决堤。

李国栋晚上下班回来，又向蒋小雯报告他的重大进展。

其实也算不上什么进展，只是李国栋把这当做一个重大进展而已。

那就是今天下午，李国栋偶然在电梯里遇到副秘书长了。他到楼下去拿一份什么材料，而副秘书长也正好下楼，电梯里只有他和副秘书长两个人。副秘书长显然已经对李国栋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他居然和蔼地对李国栋说：“小李，好好干！”

李国栋受宠若惊，急得光知道点头都不知道向副秘书长表个什么态。

在电梯里遇见副秘书长那是经常有的事情，单独遇见的时候也很多，但李国栋跟副秘书长打招呼，副秘书长一般都冷若冰霜，拿鼻子哼一声，具体对面的人长什么模样他看清楚没有谁也不知道。

但今天，副秘书长的表现与平日绝不相同。这就是说，李国栋在副秘书长那里是已经挂上了“号”的，虽然这个“号”还远远不

及“小于”在副秘书长那里挂的那个“号”更亲密、更瓷实，但终究是比原先的李国栋的状况大大长进了一步。副秘书长那么和蔼，那么亲切，说什么“小李，好好干！”这在李国栋来说，是多么鼓舞人心的一句话！

李国栋有些兴奋，说：“还是钱好使，我怎么没有早明白这个道理？”

蒋小雯倒十分平静。

她对这样的“进展”似乎有什么预期。她没有因李国栋的兴奋而兴奋。

她今天下午在电梯里遇到的是和李国栋截然不同的两个场景。她不想回忆那个场景。那个场景，她将来还会遇到。那个场景，曾经让她无比惧怕。但无论多么可怕，她都必须勇敢面对。也许经过第一次，以后的N次就不那么可怕了。

她想起下午武征途说过的话“我们不能选择生活，但我们能够选择心情”。是的，她得努力让自己的心情明快亮丽起来，她得掀掉身上罩着的那层看不见的忧郁的壳。她得做出努力。她得自我拯救。

生活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

别人能够过去的，她也能够过去。





22



几个星期后的一天上午，蒋小雯在办公室，黎美打来电话：“小雯，你能不能陪我去趟医院？”

“你怎么了？”

“没什么，就是……就是……”

“就是什么？哼哼唧唧的，这可不是你的风格。”

“我说不清楚，你过来再说吧。”

黎美挂了电话。

医院门口，黎美有些忸怩：“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不知道是不是那个了。”

“哪个了？”蒋小雯没心没肺。

“就是……那个……”黎美越发忸怩。

“哪个？你不说清楚，我怎么知道！”

“你……跟你说话咋这么费劲！”黎美有些泄气，也有些生气。

蒋小雯突然明白过来：“噢，知道了，那去查查看啊！”

“这不来医院就是想查查？没经验怕弄出什么笑话来招人笑，赶紧把你这有经验的找来，你也这么没心肝，笑我不是？”

“对不起，我脑子笨，反应迟钝。”蒋小雯笑着道歉。

黎美不无忧虑：“不是我提前进入更年期了吧？更年期不是也会停例假？我可分不清楚。要是弄错了，你不能笑我。”

“想多了不是？我怎么会笑你？还有别的感觉没有？”

“好像没有。我也弄不清楚。”

蒋小雯陪黎美去妇产科，黎美不好意思开口，生怕自己说错什么招人笑。蒋小雯替她跟医生说明情况。医生开了B超单。

B超室，黎美的肚皮紧张得绷成一面鼓，年轻的女医师不客气地说：“你放松点好不好，生个二胎，至于紧张成这样？”

黎美听到“二胎”两字，肚皮骤然松懈下来。

B超单拿回来给医生看。医生说：“你这年龄不太适合生育，而且高龄初孕，很容易导致妊娠高血压、糖尿病等系列并发症，影响母胎健康甚至危及生命，有一定风险。一般来讲，高龄孕妇宫内胎儿发育迟缓且早产的可能性较大，患染色体疾病的几率明显增加，先天性畸形率较高。这些你都要有一个心理准备……”

黎美哪里能听得进去？不等医生说完，就拉着蒋小雯逃离。

她沉浸在巨大的喜悦里。她拉着蒋小雯的手语无伦次道：“医生的话吓人，中午庆贺一下，给柳婷打电话，我要当妈妈了，不听医生的，我请你们吃饭，我太高兴了，我也有自己的孩子了，我要当妈妈了……”

蒋小雯笑道：“好，我这就给柳婷打电话，让她火速赶来分享你的快乐！”完了想起什么，又故意道：“你还吵吵离婚不？”

“一边去！”黎美嗔怪道。

“看来你把刘杰给整趴下了，几天没见你，都做孩子妈了。”

“我这是因祸得福，没他那档子事，他指定不肯让步。他说没想到我居然这么在意生孩子。怎么没想到？不肯在我身上用心罢





了。”

“别说没用的，情绪不好可影响胎儿健康。”蒋小雯故意唬她。

“噢，知道了。”黎美很认真地点头。

蒋小雯一阵暗笑。

同一天下午，蒋小雯在单位帮小白收拾东西。

小白搬办公室。搬入一间单人办公室。小白荣升为编辑部主任，成为蒋小雯的顶头上司。

对于这样的结果，蒋小雯是早有预期的，所以她一点都不感到意外。

她一边收拾一边开玩笑：“以后得尊称您为‘白主任’了，我得多练练口，一下子改不过来，您可多担待。”

小白回敬：“少来了，这破主任你不稀罕，让你当你也不当，看大博士多脱俗！多与众不同！”

“不是脱俗，不是与众不同。是自认为没那个能力，没那个水平，所以自动靠边，不费那个心思。我这人不求上进，早就习惯成自然。”

“谁说你不求上进？自个儿给自个儿贴标签。我不跟你理论。”

“你当然不能跟我理论，你当上级，哪能跟属下一般见识？”

“去——”小白瞪眼睛。

小孙冲进来道喜：“白主任，恭喜恭喜！我说这主任肯定会从二位前辈里边产生，我没看错吧？近乎我可是预先套过的，白主任没忘吧？回头可不能给我穿小鞋。”

蒋小雯笑道：“你看得不准，根本就是白主任一个，非把我拉过来做陪衬。这小鞋白主任是给你穿定了。”

“哎呀，你这不是当面打我的小报告？我可没活头了。”

“可不是？白主任新官上任三把火，正不知道怎么烧，你送上

门了就从你开刀。”

小孙和蒋小雯笑作一团。

同一天晚上，蒋小雯在家里帮李国栋收拾东西。

李国栋被派驻下乡，挂职锻炼。二百公里外的河西县。明天一早出发。

这天晚上李国栋在家里特别做很多事情。他擦洗煤气灶，擦洗厨房的地砖，反复检查水龙头，检查电源开关，检查儿子的台灯光线够不够亮，检查窗户的插销够不够紧。他还特别跟儿子做了一番重要谈话，叮嘱儿子听妈妈的话。

他突然对家里的一切都不放心起来。

蒋小雯整理李国栋的衣物。外边穿的，里边穿的，长的，短的，厚的，薄的，剃须刀，充电器，各种常备药。

李国栋说：“简单收拾点换洗的就行，河西县不算远，我不忙就常回来。”

蒋小雯说：“你还是在那儿好好待着，好不容易下去，给人留个好印象，别跑来跑去的，下几年乡最后白下。”

李国栋说：“是，我知道。我得珍惜这次机会。”

蒋小雯说：“家里的事你不用操心，我自己会弄好的。”

李国栋说：“辛苦你，小雯。”

蒋小雯说：“没什么。”

李国栋说：“对不起，小雯。”

蒋小雯说：“别说了。”

她想起什么，找自己的包，从包里掏出一个还没有去掉包装的男用钱夹，她递给李国栋。

李国栋的眼泪几乎淌出来。

他重复道：“对不起，小雯。”



蒋小雯的眼泪也几乎淌出来。

她也重复道：“别说了。”

又说：“你在下边多注意身体，头痛脑热的早点吃药。”

李国栋说：“你在家看好自己，看好儿子，有什么事赶紧给我打电话。”

“嗯。”蒋小雯埋下头去。

李国栋轻抚蒋小雯的头发，把她的头抬起来。

那张脸已泪流满面。

他一把将蒋小雯揽在怀里。

顷刻间他也泪流满面……

这年的夏天，熊主任去世。熊主任是在高考后的第三天合上她的眼的，据说去得很安详，因为前一天，她十多年未见的亲生儿子来医院看望了她。

这年的冬天，分管综合五处的副秘书长被有关部门“双规”，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李国栋在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那厚沓钱花得真是冤，其次便对未来充盈了信心，像多年前他刚刚踏入那栋大楼的时候。

心高气傲终至心灰意冷的女博士蒋小雯，仕途不顺却墙头采杏的机关小人物李国栋，乖戾刁蛮以“潜规则”上位的熊主任，浮华背后尽品沧桑的硕士黎美，精明过人通于爱情哲学的“海龟”柳婷……

说的是围城之诟病、婚姻之困惑，道的是爱情之迷茫、情感之伤害，却折射出生活之百态、人性之善恶，向读者展示知识女性群体隐秘的内心世界和面对现实生活的种种无奈和挣扎……

令人叩问，发人深思，引人共鸣……

XIANDAI HUNYIN



责任编辑 席香妮

装帧设计 张丽

ISBN 978-7-5378-3237-3



9 787537 832373 >

定价:25.00元